

此 聖際反顧內愧金絀曰小臣無學問才又不美早年驟陞無補於身無益於國每欲退而學之而後仕 上曰近日擇師長甚詳臺諫以金世弼爲不合無乃或有可任者而朝廷不得知乎光祖曰金安國其人也 上曰安國雖可當已除外任矣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五

中宗恭勤皇帝文訓海卷之三十五

入世 土曰安國...

金世宗為不令...

求燕益其國...

地 聖朝又...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一

五月癸巳朔左議政申用漑右議政安瑋以諫院疏論其失辭職諫院欲使上下皆知其失而交修不逮勿辭用漑等再辭不允○殿講儒生申用漑安瑋南袞李長坤高荆山韓世桓李耜趙光祖等八侍先祖曰若有延訪之事必會大臣近多有可議之事今日大臣咸在可議便否 上曰可世桓請分水軍為四營長坤曰便荆山曰恐似紛擾用漑曰不可輕易荆山曰宜先刷閑丁充之 上曰慶尚道地廣一監司不能周知道內事宜分左右道置兩監司又使以於其任用漑曰此事似有弊荆山曰可分袞曰以事言之弊亦不少以勢見之土地之廣郡邑之多人民之繁一監司雖欲盡力亦不能也分為兩監司似便以任則在 祖宗朝以為有弊而不為也瑋曰若更張而有弊則不若不更之為愈也耜曰監司一期而帝固不見效必使久任而後實效著矣 上曰臺論以申公濟為不合於邊將於大臣意何如用漑曰公濟果不能應變制敵然近來北道弊癘尤甚公濟能安靜為治革弊安民是亦大事不可待尚威武不務安靜如不得已適公濟必如朴英者然後可也瑋曰公濟弓馬之才不及武人然為昌原府使時臣為監司持身清謹

措事得宜為民除弊如恐不及如此之人不可多得今若適之則可代其任者朴英也 命考 祖宗朝燕觀察使沈公革事以啓○南袞李紱辭賞典不許○臺諫啓前事 命適沈貞餘不允○甲午 御朝講司諫朴世熹曰兵曹判書李繼孟立朝久而有才器物望但近來有好底事則皆不肯為之有不樂於時之色自 上有所振作之事則皆不肯奉行其判禮曹所為類此况兵曹用人之地不可任之請速適權鈞前判禮曹物論不愜宰相要須以公平正大為心且朝廷禮貌皆出於禮官此人又比李繼孟之儔今者自 上方興風化以此人為判書甚不可尤當速適掌令奇遵曰鈞少無學力不合人望今者方興學校禮官乃學校之本人材作成亦由於此比他司固尤擇任非鈞得處之地非謂鈞為可永棄而不用亦有可用之處宜速適之世熹曰成均館同知金世弼學問言語則有可取者然一時之人無出於世弼之右者則不得已使此人為之當今之時豈必以世弼為同知乎同知之任必為儒生所觀瞻取法者然後可也遵曰世弼為人難信而無物望世熹曰北道兵使申公濟大臣以為不當適臣亦非以此人為庸鄙但謂不當於器也其初赴任物論嗤笑以為朝廷用人與童子之見無異請速

帝知事南表曰臣與世弼同為成均館堂上見其人多涉獵經史今被
論駁必不能安處其職然其不得為同知之任則臣未知也領事安瑋
曰世弼少有學問而久在侍從之列宜為此職而今者物論如是誠以
為不當於師表則可適也 上曰有物論則果不得安處其職矣適曰
禮曹參判崔命昌其為人謹直固可用之然二品則須擔當國事者然
後可為之 上曰權鈞金世弼申公濟可適餘並不允史臣曰繼孟名
甚高世弼亦亞之鈞雖不如二人然時稱有宰相之度而一時俱被論
謗議愈譁崔淑生之同里方行鄉約請淑生為都約正一日繼孟訪申
用漑而已報淑生至繼孟故隱於門屏之後遲淑生入繼孟遽出控袖
長呼曰都約正入蓋譏之也遂相與大噱因責淑生曰君以六卿之尊循
時苟同同間里兒輩主鄉中之約呂氏蓋不得行道於時寧欲善俗厚
風於一鄉而有此約耳豈立朝宰相所為乎用漑雖以淑生不為是而
亦責繼孟之放浪繼孟略不屈猶謂譏不已語侵用漑用漑竟笑而置
之繼孟嘗不滿安瑋之為人及拜贊成繼孟大笑曰已恠安瑋面目之
異似是效少年輩伎倆今果得陞也允一時所為有不滿於心則必托
為俳諧之辭而譏之故士類甚非之鈞則本非儒者自與時世不合不

足多論若世弼者少有成譽士林推許但其為數言語善問答時論頗
疑近佞○傳于吏曹政廳曰人云南衮合於禮官宜單望以啟傳于兵
曹曰李長坤可當北道兵使之任其特拜之

長坤曰是豈上意乎古亦無由二相出為節度使者政丞諸公必有命愕然衮亦忽忽不樂語

所處長坤曰上意重北道此地雖阻遠無異吾家退休於此亦幸矣

吏曹判書申錦啟曰前日聞上教及物論皆以金安國合居禮官頃

者所以特拜全羅監司者欲使安國興教化而然矣然監司則雖非安

國自有可為者而內外輕重亦懸矣傳曰安國已除外任不可還適北

道當遣賢於公濟者多大臣以補英柳庸謹為可當恐未慣知虜情當

遣長坤回啟曰北鄙則別無艱險柳庸謹粗知邊事為可遣也傳曰加

庸謹資拜之申錦啟曰成均館所任至重自金湜登第後物論皆欲以

湜為師表請以湜為太司成以尹倬為守同知使久任責效傳曰湜果

合師表然不可遽陞堂上宜久任直提學知其為人然後可拜太司成

矣○以權鈞為永昌府院君沈貞為花川君洪淑兼知義禁府事南衮

為禮曹判書金淨為司憲府大司憲李成童為禮曹參議朴壕為承政

院左承旨柳庸謹為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乙未御朝講侍講官

金湜曰進退人物之權出於政府則紀綱立而期月之間可見其效臺

諫則修舉其失誤而已大臣於人物進退不肯為之臺諫不言其賢否則為國事者何人領事申用漑曰臣於人物賢否不能詳知故不得有所論薦耳若不詳知其賢否而進退之則固不可也 上曰果不能明知而進退之則不可也持平丁至亨正言閔懷賢論李繼孟等事不允

○御晝講○領議政鄭光弼辭職

因諫院疏也

傳曰予即位有十四年而風

俗不厚人心漸惡此予委任大臣未能盡誠而然也且大臣豈可輕適毋辭光弼懇辭不允○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洪叔人物庸雜素無學識論適沈貞而又以此人為禁府知事未便令克愷別無賢能已除外任而吏曹請留為兵曹正郎非矣咸鏡都事李迨無行之人請並迨之曩者倭陷熊川其處人民以李海為恃而海乃先士卒走避致有覆沒之患其時得免其罪至今不削仕版幸矣請適平安盧侯皆不允史臣曰啟雖無才望無大過失故得至六卿而時論不許克愷以門蔭至五品始得出身至是吏曹以乏人除兵部人幸恠焉李迨陰險不為公議所容○丙申 御朝講○北道節度使柳庸謹啓曰咸鏡道兵使本以秩高重臣任之古者不次擢置於將相之職者必其在草野之時已能講究將相事業故一朝舉以為相為將無不稱其任也臣本無學問才

夷之稱出身纔三十朔而遽陞為二品有何異能而蒙此特恩乎請適
臣職傳曰用人不在出身以近只在其人賢否勿辭再辭不允○御夕
講○臺諫啟前事不允○丁酉 召對經筵官○臺諫啟前事不允○
京畿利川龍仁兩電○戊戌 御朝講 上臨文曰王安石之法則已
雖良法至於有弊則更張乃可治也知事南袞曰人主若有心於更張
則甚不可也 祖宗當創業之時竭其謀慮立法至為詳密子孫當謹
守祖宗之法而遵行之王安石變亂祖宗之法故司馬光悉皆更定矣
祖宗之法雖久而弊生若得人而任之則可行之無弊矣至於不得已
改者當與大臣議而為之 上曰非強欲改祖宗之法有弊於民者則
可祛之袞曰司馬光之改法非改祖宗之法只革王安石之弊法耳領
事申用漑曰祖宗之法莫若遵守雖有小弊不可輒改袞曰我國法條
經國大典亦或不及於續大典今欲改此法則必得其立此法以上之
人材然後可也 上曰予固非欲改 祖宗之法也有弊於生民不得
已可革者則欲革之矣至如軍額之多民甚苦之不可仍循不改也袞
曰今者無徵斂之政無死亡溝壑之患不知軍額何以至此縮耶然遽
減其數固非輕易用漑曰由豪右之民多占良民故如此不實也不刷

出良民徒求於末務而變其法章恐不可也姑令外方先刷流移之民可也然先為戶籍然後可能刷括也 上曰前為軍籍時臺諫則請先戶籍而後為軍籍大臣以為可先軍籍此甚失之兵固在精不在多也侍講官李清曰閑民多而後王政可謂寬裕欲充定軍額而盡為搜括似乎紛擾袁曰清之言失矣有身則有役古今常法持平趙佑正言俞炯論前事 上曰李迨可適餘不允○政院啓曰 世宗朝監司兼牧歷文宗至魯山還革今者欲見治效則豈可計其一時細瑣之弊而不為乎兼牧可復也傳曰慶尚全羅兩道各分為左右道置兩監司○御夕講○召對經筵官○憲府啓前事諫院啓曰工曹判書金克幅已赴京六曹判書不可以曠宜適皆不允○乙亥 御朝講 上臨又曰所謂朋黨者小人陷君子一網打盡之術也歐陽脩朋黨論盡之矣有此朋黨之說則君子自不得立于朝矣大司諫尹殷弼執義朴守紋論前事領事安瑭曰合於兵曹判書者只李長坤李繼孟高荆山數人而已高荆山為戶曹判書戶曹事務最緊而荆山甚合於任不可搖動若適繼孟則不得已以長坤差之然政府亦多闕負矣 上曰大臣果薦長坤繼孟二人但政府多闕負故以繼孟為兵曹判書爾但高荆山知兩界之

事可判兵曹戶曹判書則繼孟亦可為矣安瑋曰荆山不可搖動也且
近者以師儒自任者鮮故未能作成人材金湜則甚合於師儒而今為
直提學若為大司成而以於其職則必有其效如承旨參議之任可堪
者多而師儒之任非湜莫可堪也以為大司成而有效則仍此陞為同
知亦可也 上曰吏曹之意亦如此今則既為侍從隨後可依此用之
○御書講叅贊官孔瑞麟曰近者自 上道學高明勉於學校之政年
少儒生皆知向方然其師友之間教之之方亦似有失古之時教人必
以忠信孝悌然後德器遠大今者年少之儒有躡等之弊不先於弟子
之職而敢議朝廷政事之失為其師長者宜知此弊檢討官權雲曰年
少之人雖有躡等之言古云必也狂狷乎不可如此論也瑞麟曰臣所
謂年少躡等之言非以其立志高遠為不可也但謂學者當先自治其
身不可先言治人之事雲曰將一時人材不可盡責以成德且人品亦不
可以一槩論其間豈無過中者乎然不可從而尤之也○議八道觀察
使兼牧及全羅慶尚道分為二道便否鄭光弼議請勿兼牧以任請
分慶尚為二道而全羅道則不可分也申用漑議請勿久任請分慶
尚全羅各為兩道安瑋李長坤李惟清議請令七道監司以任兼牧而

京畿盡司則勿令久任請分慶尚全羅各為二道○庚子 御文講○

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全羅慶尚兩道分左右事已與大臣議之大臣之議不欲以任而欲分道若慶尚道地大民衆全羅道則五十餘邑不異於忠清道但民稠訟繁耳今若分左右道監司都事之行驛路騷擾當更議處之皆不允○辛丑江原道揚口縣雨雹○壬寅江原道杆城民家有馬產駒前一脚下各生一足差小而短不及於地九六足也○

癸卯 御朝講 上臨文曰君子小人固當分辨進退之當時范韓富

歐之輩皆得用於朝而在下多可用之賢本草野之間豈無遺賢乎大臣當盡誠薦用然贊官趙光祖曰自古正人少而邪人多如王安石用事之日可見矣及宣仁之時小人皆退斥囊括而不言然私相誹謗者多矣今時則果未知為何如然同朝之臣豈無相抵牾者乎未知大臣相為戒勉否也而在下之人亦豈無常懷安民之憂者哉當此之機上與大臣固當明辨邪正要使君子揚于王庭而小人不得有所爲則其惡未著者自然潛消而向善在大臣勉強而已今者教化稍行年少之輩向方得正者雖不中節可容恕而用之上曰良醫之視疾不待有病而後治若病生然後治之則緩矣今豈無如此之慮乎君子小人

相爲進退小人之進非徒陷君子害及宗社甚可慮也領事申用
溉曰雖極治之時不無小人但不能行其術待時而發非祖曰以目觀
之事言之廢朝之時揚于王庭者但以功臣相尚阿諛求進其間行雖
不高然其志歎慕古之人歎慕古之人者即駁擊而不容焉今則似無
可疑後日大臣或非其人小人乘間則君子無遺類矣宋時與今之時
大槩相似其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尤宜斟酌而深慮之掌令奇遵曰王
安石已去而朝廷之政漸復於舊元祐之君子皆退而小人又乘之頃
刻之間翻覆如此使朝廷之勢不為之堂堂而預防之則此小人可乘
之際也今須進用君子防小人窺伺之路使朝廷堂堂可也小人雖退
坐而日夜欲害君子貽禍朝廷其巧計百端鮮不為不惑矣中人以下
不能無私而有嫌疑之心則必陷於小人之言上曰君子進則小人
退小人進則君子退其勢不能相容雖一時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然
小人常欲害君子幸投其隙則君子無遺類而社稷必危矣光祖曰君
子非欲害小人而不可與之同故也小人必先窺人君大臣之心何如而
後乘其隙也大臣與人君須同心協力無有間隙則可也遵曰或以外
戚或以淫巧小人冒進之路多矣上曰小人之進其術百端近來亦

不得發用其術故有射矢之事矣

射矢於憲府門及關門

一遵曰以此見之小人之

心可見矣用漑曰小人情狀終必不能拚射夫乃細瑣小人之所為或

於士林中有小人則固可畏也光祖竒遵等論監司以任及分道便否

用漑曰臺諫豈皆得計大臣之計亦豈每失乎上曰已令分作二道

不可更也光祖曰物論以為全羅道不可分置兩監司同知事李耜曰

慶尚道則地大可分而全羅道不可分也且必以任然後可見成效遵

曰一期而適故不能擇人而任之三期而適可以擇任用漑曰若不巡

行而長在本營則道內之事必多滯矣光祖曰此等弊皆在人不在久

任與否也用漑曰以全羅道言之全州為本營則康津海南之民往來

有大弊光祖曰聞外方小民以不關小事呈議送者至多若監司在遠

則如此之流必不得往訴用漑曰平安江原道尤難遵曰監司出入之

際百姓紛紛呈訴何能一一親決若得人則自有效矣欲為大事不可

計小弊今若不得人則特馬上觀察使而已特進官尹世豪曰以中原

事見之天下之事總於禮部而事不擾刑部亦然今我朝之事與此不

同雖細瑣之事皆呈於觀察使觀察使欲禁之則百姓或有乘昏夜登

高而罵詈者監司之任固難矣慶尚道則可分為兩監司而全羅道則

不可必也且若賢者雖不久任暮而適何事不得為乎特進官方有寧
 曰 祖宗朝設官分職其計不偶然也今兼府尹牧使而以任則觀察
 使亦尚州牧使而已全州府尹而已坐於一處則百姓持牒遠訴甚難
 且慶尚則分之猶可全羅則不必分也無端欲紛更臣未知其意也
 遵曰此特更變不便事使歸於便也耕曰雖有小弊必不若一年之滯
 矣有寧曰若率衙眷則其勢不得數出巡行今雖常巡行百姓或有冤
 不達若安於一處而憚其鞍馬之勞則百姓之怨庸有極乎遵與正言
 閔懷賢論前事皆不見○傳于政院曰今講小學幾畢當講性理大全
 宜講於清朝心清氣定之時且性理大全可講人負擇啓可也○御書
 講 上臨文曰胡瑗為教授不以文辭為尚大抵師表之任當使如此
 者居之使之誘掖激礪漸摩成就叅贊官趙光祖曰誠如 上教師表
 之任須以一動一靜皆可師法者居之可也今者可任師表者少如胡
 瑗之實固難得也說經安處誠曰頃者金湜為司成時學者以為當及
 此時為學多欲聚學未久以湜合為經筵官遷為直提學學者聞而還
 散湜未仕在家時學者多有聚學或有買家於其隣而居之此正如四
 方歸之學舍不能容之語也不可以誦令聚散之又不得以圓點拘之今

有志之士或有不屑科舉者豈見拘於圓點之法哉今若以金湜為師
長則儒者自爾就學雖不設圓點之法亦自聚矣臣又聞在 成宗朝
進講性理大全或以他官兼之今湜雖任成均豈不得兼經筵官乎
且今輪次官只科次製述入格者饋酒而罷伊川以為月使之爭殊非
教養之道今不可專為製述令輪次官講明義理探討幽微使儒者樂於
興學豈不美哉 上曰製述不可廢然輪次堂上或講論可也先祖曰
製述亦不可廢然教之使理勝則可也今之大司成即尹多知經史但
不知儒者向方之學也且今 上之春秋鼎盛性理大全不可不早講
其中如數學則雖至數年功不能成如此處雖不講亦可○忠清道韓山
舒川庇仁兩電○甲辰 受常參 聽朝啓○兵曹判書李繼孟辭
職不允○御夕講○臺諫請勿分全羅為二道久任八道監司不允○
乙巳禮曹判書南袞等啓曰文廟洞口當大路行者騎馬過之有乖尊
禮先聖之意為是已立石于洞口禁騎馬者而外方別無禁令其令
諸州及郡縣鄉校亦各立標禁之如京師傳曰可○丁未幸東郊觀稼
駐駕濟川亭觀武臣射○晉川君姜渾卒渾時退居家鄉慶尚道觀
察使以聞 上曰渾者舊勲臣宜別轉贈史臣曰渾少以文章顯事廢

主致位崇品反正以乘動被物論久不得志於時解官歸養老母平時
不慎酒色裘疽新愈卒以此亡○戊申以李長坤為議政府右贊成李
耔為右叅贊金淨為刑曹判書趙光祖為司憲府大司憲金湜為弘文
館副提學李延慶為司諫院獻納權璜為弘文館正字○己酉 召對
經筵官叅贊官尹自任曰八道觀察使久任事大臣雖或以為不可而
物論衆情皆以為便大九人之思慮有限一期之內所學亦難盡展是
故觀察使雖或有可稱者其所能不過剴煩治劇分明黜陟而已是乃
末節耳今若久委方面使其所學優游盡展則其推之效庶幾見之矣
上曰觀察使久任乃新立之法姑議之於大臣而或難之觀察使之
任若不久任則簿書猶難盡理何暇見治化乎觀察使不可不久任自任曰
古之人幼而學之至四十然後仕是以其人必至成德為國家良臣碩
輔後世雖不能如此使其所謂賢者久在其位以見其效然後陞之則
朝廷大勢自此而存下亦無僥倖之心雖賢者位過其德則物望未浹
如此則下至廝養不安其分矣是故用人不可不久任久於其位則思
慮亦必老熟然後陞用可也且待賢者豈在於用之遲速雖賢者驟
居高位則亦不自安耳賢者之中亦豈無可先用者可後用者此不可不

察○政院選性理大全可講人書於南袞金安國李籽金淨趙光祖金
世弼申光漢金正國金絀洪彥弼金湜韓忠朴世熹奇遵鄭膺張玉
趙佑李希閔黃孝獻權雲李忠健等二十一人○庚戌 御朝講司諫
朴世熹論八道觀察使以任事 上曰若久任則雖慶尚道不可分也
世熹曰金安國云慶尚則雖久任一人之力不能徧治宜分為兩監
司 上曰此實大事當廣議為之領事安瑋曰此議果歧而不同
今見 祖宗朝事 世宗三十年 命為久任至 文宗二年而罷必有
弊而還革臣以為不可也世熹曰其初設之時朝臣多不欲而 世宗獨
斷也○右叅贊李籽懇辭不允○御夕講○臺諫曰訓鍊院副正李
世弘凶險貪鄙請削去仕版訓鍊院正任績耄荒庸劣前為守令多行
淫穢正乃堂上階梯之職請改正憲府啓曰領敦寧尹之任以士人守
節之妻為已妻其迹似強奸推覈則情狀可見請推皆不允○領議
政鄭光弼以風痺呈辭狀遣使書還其狀 命調理而出○辛亥 御朝
講領事申用漑曰請擇物望可為師表者為師長自 上亦宜時時幸
學講論勸獎經學根本可專治而製述又不可廢天使出來則不得已
以文章應答近來儒者專不力製述矣知事李長坤曰今年少儒生謂

經學為本而可學以詞章為陋而不力於製述故既不及於經術又未能為詞章彼此不及者甚多矣文章雖不足貴然事大詞命之事亦不輕若使於上國則以文章見彼許可近者南袞等以奏請使在上國其所製書章傳播誦說華人以為朝鮮文章經學詞章雖有輕重皆不可廢也用漑曰徒以言語舉動為羨而不學問則無其實矣持平趙佑正言閔懷賢論前事不允○政院啓曰全羅道觀察使金安國精於性理大全今以講官見選請留之 上曰安國未合用京職前按嶺南已有治效予不忘其底績亦欲使興化於全羅耳○御書講 上臨文曰鄉約甚羨外方則觀察使勉勵而行之可也叅贊官金湜曰呂氏以匹夫不得行於天下故但施於一鄉耳成周之時立其黨正族師比長以相勸其規模行於天下且一鄉與一國其勢異也今以一鄉之規模而欲行於一國故或阻礙有爭鬪之事宜自 上倣周之制大立規模特進官尹殷輔曰今八道稍稍行之以德業相勸習俗漸變不如曩時之偷薄矣 上曰觀察使及守令勸勉則可望有效觀察使獨任一方之寄不亦重乎湜曰此則呂氏但與所居鄉人為之故欲入者入之不然則不與焉若行之一國則與此不同初不分別其善惡而皆與為同約入約之後觀其

行而出入之可也。史臣曰：先是金安國為慶尚道觀察使，有意於風化，倡行呂氏鄉約於一道，督責守令，鞭苔吏胥，人多病之。京中及他道亦多倣而行之，時議謂京中政教之本，不可以施於鄉黨者，行之而閭里小民無知妄行，只以聚會為事，或有廢業而奔趨者，都下為之騷然。湜欲矯其弊而卒無建明。上亦不留意焉。○命放罪人朴永文、弟永昌、辛服義、兄遵義，因其家陳訴也。○命減水原府使申淵罪，淵為水原府使，府奴強奸校生妻，淵論以和奸，故出其罪，有司當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只奪告身三等。○申用溉、南袞、李繼孟、高荊山、申錦議曰：監司久任之法，先王朝曾試行之，其後兩界之外六道皆定以一期行之，至今未見有巨弊，今不究。先朝廢革之意，而遽議更張，恐善化未見效，而弊先及民也。且沿革之際，必多有措置之事，如營中支供及衙前設置等事，不得無弊。為觀察使者，不勤周巡，多留本營，則民瘼無由得知，其弊反有甚於今日。近又凶歉連仍，災殄荐作，民多餓殍，當此之時，謹守成憲，猶恐不給，更易官制，恐非其時。若慶尚全羅兩道，分左右道，事臣等亦以為仍舊之為便。然慶尚一道幅員廣濶，分之似亦無妨。全羅道則土地之廣，郡邑之多，視慶尚道狹少，分之不便。安瑋、李長坤、李惟清、李耕

議觀察使體任至重不可以期月責效慶尚道地廣民衆分左右道爲
仗全羅道幅員不甚廣大不須分左右道各道觀察使依兩界例兼帶
二期而迤唯京畿只令依他道任二期除挈家何如用漑安瑯長坤准
清李紆議女樂便否曰奏歡 慈殿廢歌舞則是廢樂且無可代用
者臣等意朝廷及外方所用女樂可罷而奉宴 慈殿仍舊行用諫
所不得已也傳曰觀察使之議姑留政院女樂之議宜依大臣等所啓
○壬子 御朝講左右論觀察人以任便否掌令奇遵因力言以任爲
便知事南袞曰改 祖宗法度當自 上與二大臣議而定之如臣者亦
不可得以與議也人臣安敢請改法度特進官申錦曰臣之所見亦與袞
同古者變更利不十倍於舊則不爲欲新舊制人之常情然其作始者
人主大臣非有出人之智明見百世以後之弊者不可也此議不同亦
豈有私意而固執也如臣者雖任二期亦有何效臣爲平安道觀察使
率眷下民之受害多矣且如江原道原州則判官亦可革况以觀察使
兼府尹乎今者軍額不敷設立衙前亦甚有弊今雖曰以府尹官屬可
以代之觀察使體統異於府尹本營之事又不得已而別設庶尹使掌
之矣慶尚道分左右道其議已以然二觀察使行於一道僚屬亦多駟

騎交錯 祖宗憲章不可輕改 上曰欲為久任非徒下人之論予之本意如此教化學校等事須久任然後可也若果有弊則雖朝令而暮改可也予意亦以為不可遽定故時不定議導曰雖有小弊其利益豈小哉 上曰治效不可速見宜悠久而待之大司諫尹殷弼曰弊法不可不改也一期而逝則獄訟等事不知其何如矣金安國為慶尚道觀察使時欲窮心極力而為之然纔立設施之方而不得見其效矣 上曰欲見其效雖三年亦為之不足繼者賢則必有其效察曰前朝稱按廉使云者六月而逝如古之刺史也今者中朝則布政使果三年而逝是疆域之大不如我國之小而分憂於千萬之里外朝廷紀綱之所未及焉故如此也我國土地不廣朝廷清明則其紀綱皆可及也臣之意若改舊章而無益則寧遵守而不變也殷弼曰率眷有弊之言臣未知也今者府尹率眷亦豈異哉 上曰議者則曰可曰否予意以謂全羅慶尚道則欲分為左右道矣領事安瑋曰臣之議則欲久任也近者治效之不出皆由於數逝若果久任則必率衙眷而全州慶州則又必須設其庶尹今年則似未可行也導曰今定議而待秋成率衙眷何妨歸曰慶尚道須先量驛路及諸事便否而後可分為二道 上曰若久任則雖

不分左右亦可瑋曰雖以任慶尚道不可不分也 上曰呂氏鄉約甚善外方則或有行之京師根本亦無乃可行乎遵曰京師洞坊或有結志欲行者有不可之議故止之也袞曰若於京中為鄉約則甚垂事體呂氏以一匹夫不能行法於一鄉而名之曰約蓋不得志於一時設施之也京都則三公以下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有其善者自有褒獎之典有不善者亦有法司之禁朝廷輦轂之下為此一鄉之事甚不可也瑋曰臣意亦與袞同遵曰雖不可教令而使行之若如今鄉徒而以善惡相勸戒則豈不可也昨者敦義門外賤隸之徒結志欲行有不善之事則相糾正其中有一不遜者歐打其兄責之不改其徒乃呈憲府憲府刑問而放之袞曰此亦有弊國自有刑曹若十餘人同心相規為善則可也若多聚而曰都約正副約正不從國家之法禁而從都約正之令甚不可也遵曰使無知者有向善之心亦可也因與殷弼論前事不允○御夕講侍講官李清臨文曰所謂權者聖人亦所不廢而我國則凡事多以權道處之非但待外夷近於詐力事上國亦有所欺習俗至為可羞伯者尊王而猶有譏責况此欺之之習乎是則伯者之罪人也參贊官尹自任曰清言甚是近者 聖學高明一以三代帝王之道存

心往者處置之失有深可恨者反正之後宰相以廢主為無恙而奏達於中朝今赴京使臣事目皆以此書之今則計無可出王者之事千萬世之所為法程安有若是之可寒心者乎說經安處誠曰一時雖如此失其處置及廢主之後可以計告也清曰廢主有貫盈之惡所不可容於天地之間而今上應天順人之事初豈不可以直告之乎不獨此也如詎執無識之虜指莽尤不可也○癸丑 召對經筵官 上曰 祖宗法度所當遵守而不得其人莫能行之若得其人此足以治矣侍讀官宋好智曰六曹判書久任則一司之中無不盡知戶曹判書高荆山猶久任故能知一司之事以此見之刑曹獄訟尤不可不以任而治之六曹尚如此况方伯之任乎○臺諫啓前事又啓曰申淵故出強奸之罪當以律論傳曰觀察使久任當觀時宜斷之不必促而行之餘亦不見○上欲悉放廢主時作弊人徙邊者鄭光弼議曰在廢朝時雖文武科出身之人橫恣不法者多矣况無識之人有何計乎似可放送然其類有不孝父母凌辱其主罪犯綱常者亦多今分辦為難雖有非輕可放者而不得分辦則不可并放申用漑李長坤議曰分辦為難則宜量移近道安瑋李惟清議曰放之則刑政為失矣傳曰分辦為

難不必放也○甲寅幸西郊觀稼駐駕望遠亭觀水戰○臺諫啓前事
不允○丙辰全羅道觀察使李彥浩卒 命別致賻贈史臣曰彥浩
昏愎無治劇之才案牘委積而吏不敢白一夕暴卒人言中惡或云過飲
燒酒而死○全羅道全州兩電○丁巳 召對經筵官上臨文曰此言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聖人既已大治猶曰未極况未至於聖人之治則尤
所當勉焉豈曰有裕乎侍讀官宋好智曰允治國若曰至此是也則衰
亂必至矣 上曰若不至於堯舜之治則不可謂成且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賢才必有之顧不能盡知耳若能舉其一賢而用之則其餘皆
可薦而引之矣若以用所知者不已狹乎好智曰允人才器不同用之各
得其宜則乃可若求備一人則難可得矣 上曰成王委任周公而周公
三吐哺三握髮其勤如此故能盡用賢才為相者如周公之志然後
可也好智曰大臣果如周公則可也但周公大聖今不可得擇其賢士
之中最尤者用之亦可也○刑曹判書金淨以母老上疏乞解職便養
詞甚切至敦諭不許○黃海道海州民家雞雛一首四足二足如常二足
倒出尾上其根相附○臺諫啓前事不允○戊午臺諫啓前事不允○
己未 御朝講同知事趙光祖臨文曰群小窺隙離間之時為宰相者

須定其志向者然後能不負國家於危疑之際也觀人於平時不可知也然平時正直慷慨之人則他日可恃也古之人非獨皆賢今之人亦非盡不賢大抵君子孤身特立惟國家是憂略不顧禍患然君子逢禍則國家從而亡矣可不寒心乎於此等史迹上須留念中夜思之可也上曰宣仁歿後未數月君子退小人進其機之有關如此領事安瑋曰此時大臣如呂大防范純仁不為不足拓宗之昏暗至此素有疑於宣仁諸賢亦且奈何哉光祖曰為大臣者既委質於國家則危疑之際當盡力救之不可為保身之計也執義朴守紋論李世弘事光祖曰此入用心臣固細知之以僉正為副正亦何有關而臣等至此論之者但其用心至為凶險其於父子夫妻天倫之間甚為悖戾又欲陷害善類如仇讎若在侍從臺諫者有如此之心則當逆諸四夷也臣之兄家與其家相近故臣自儒時與之接談聞其言語極為凶惡今入侍獻納李迺慶亦知之雖子息不得入其家此人若見用行其心術則欲以一手掃盡善類矣臺諫所論之事或有中止者此人決不可在於仕版如此之事實留難已久迺慶以歲月上下之情似不相信也迺慶曰臣則切親何忍言之先祖曰世弘若在權要之地則雖迺慶亦必以身當之矣今所為

官果不緊故不啓之也。延慶論前事瑋曰：近來崇儒重道，作成人，才果至矣。然可為師表者不易得。凡教儒不可以法令驅責，師表得賢者然後自然隨而興起。今副提學金湜未為登科之時，士林皆欲為大司成。如宋時之孫復也。適為登科，為司成。趙光祖又為同知儒生，皆欲往。聚未幾，湜為副提學。光祖為大司憲，不得數往。諸生甚失望。副提學名士之中亦有可為者，合於師表之人則。祖宗朝亦罕有之在。世宗朝金堦金末而已。尹倬物望雖未及於金湜，然淳直博學之人，可為守同知湜則可拜為大司成。且湜合置經筵官，以大司成兼帶經筵常仕成均館時，或入參經筵，乃便先朝俞鎮知理學，故以成均館員時，或入參經筵。金應箕亦以禮曹正郎入參此亦。祖宗朝事副提學則如承旨金練、吏曹參議申光漢皆可為也。近來以文官有名望者為兼官使之往來，而職事無閑，未得往來，故旋即罷之。今若使金湜、尹倬、李得全等久居其地，自有其效。上曰：吏曹之意亦如此，但弘文館重而湜之為經筵官未久，今遷授之無乃不可耶？瑋曰：師儒不可人人為之，若非諸儒之取信者，則不可為也。且成均館國家之根本，人才皆由此出，以外官兼帶經筵官亦。祖宗朝故事何為不可？○左議政申用溉引疾上劄請

免上曰自古老成大臣在廟堂謀事然後其國治近來大臣或以病或以他事相繼而辭予甚未安卿母辭焉再辭不允仍賜酒○吏曹判書申錫等啓曰副提學金湜朝議及儒生之議皆曰可為師表經筵官雖重此則有他可任者大司成之任非人人所可為也以大司成兼帶經筵則兩便尹倬則可遷為守同知使之常仕臣等且聞趙光祖以務虛請辭同知命湜同知二員一同知雖不得常仕若稱職之人則不可改之請勿逾傳曰吏曹及大臣皆以湜可為大司成然副提學亦可擇差後日待得可為副提學者然後以湜為大司成何如且大臣雖云尹倬物望不及於湜然亦能教誨雖仍任可也且非弘文館員而兼帶經筵無古例在祖宗朝有俞鏞者亦以外官進講而不兼經筵官今不必兼帶而使之進講錫等啓曰以湜為大司成者已下 成命且可為副提學者亦有之考大典則經筵官本無定數如領事則大典只三員而有正一品官則不拘此法而兼帶其數過三矣今雖使大司成兼帶經筵官無妨雖勿兼入然經筵官亦可○以金世弼為吏曹參判尹倬守同知成均館事鄭順朋為承政院同副承旨金絀為弘文館副提學金湜為成均館大司成○庚申 受常參 聽朝啓○御文講○

辛酉御朝講○憲府啓曰正言閔懷賢於經筵啓曰申淵推案自
上不可親覽於萬機之煩可使大臣見而議處敢以妄言傳會 上意失
臺諫體請迤 上曰可○御夕講○諫院啓前事不允○大司憲趙
光祖等舉司啓曰國家大事則宰相臺諫當相可否申淵之事用情明
白而乃令大臣議之臣等不可在職請辭 上即引見光祖曰申淵
所犯至重然只是一朝士用情之事非大臣事而臣等至於舉司辭職
上必以臣等為過也然更深思計之則不可在職申淵與李耘為婚
姻家而強奸人保孫者耘之妻兄弟也以此用情未可必知而亦不可
為不用情也臣等意謂 上若見推案則必驚愕而乃反教之曰申淵
之用情不可知也保孫甚強悍府奴亦承淵志意恐嚇奸婦而成獄士
大夫亦畏刑杖况無識之婦女乎雖答罪為官吏者不可容易推之况
大獄乎且既報觀察使觀察使知其不可還令更推而又強以和奸報
之今又聞 下問於大臣若國家難斷如改 祖宗憲章之事則須與
大臣相為可否事體如是此則非大事而申淵之情狀已著法司之官
亦非皆不可信者而乃欲取決於大臣則公論不得行矣 上曰淵之罪
杖一百流三千里過重故以杖八十贖奪告身罪之耳見其推案則奸

婦招辭無強奸之語以此示諸大臣予果不知其用情也流三千里死罪
 之次與大臣議而定之亦不妨也仍啓前事不允○平安道江界府兩
 電大如雀卯○壬戌 御朝講大司諫尹殷弼掌今竒遵論前事 上
 顧領事申用漑曰申淵事大臣意何如用漑曰觀其推案果疏漏矣知
 事南袞曰事之首尾則臣未及聞知矣以強奸為和奸則果誤矣其
 用情與否則當畢推申淵而定罪 上曰憲府方推之而予命以時推照
 律矣特進官高荊山曰畢推後定罪則淵果無辭矣 上曰奸婦供辭略
 無強奸之語申淵則果失之今議之者議加罪與否耳袞曰自 上以
 為申淵何至於此是勵恥之美意若畢推知其用情而罪之則彼亦
 甘心服罪矣 上曰果可畢推○政院啓曰大司成金湜既兼經筵官請令
 直宿于弘文館以備進講傳曰可○憲府啓申淵事傳曰申淵事予亦見
 其推案果似用情然予初意以為淵出入臺諫侍從者豈至於此耶以此不
 欲加罪以不就法司之事觀之刑不就憲府進來之推 莽士大夫所忍為果無識
 之甚也其下照獄并推不就法司之由又傳于政院曰淵之所為甚可
 驚也曾經臺諫侍從豈敢若是以此見之亦必以亡命為不難其速囚禁
 六月癸亥朔 召對經筵官侍講官李清論治道之本在正君

心 上曰董仲舒云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人君若不正心何以為治○刑曹判書金淨啓曰臣犬馬之齒今
纔三十餘矣資質又甚愚暗豈可以乳臭之人置諸六卿濫陞至此決
不能就職辭之至四 命勿辭賜酒○甲子 御朝講 上曰昨者
憲府所啓申淵事甚可駭也不可謂無情大司憲趙光祖曰申淵之事其
用情甚明 上曰朝廷有紀綱則安有如此事乎知事李長坤曰見其
推案則申淵果有罪矣但鞫問之時精神茫昧莫知為對朝廷紀綱不
可以一申淵事遽謂之解弛也 上曰紀綱豈以一申淵事謂之解弛
然既下進來之命於法司則即當就問推而不往甚無謂也獻納李
延慶臨文曰以神宗實錄史官范祖禹呂大防等皆被大罪大抵史官
不可不擇若小人間其間則構害直筆之君子自古而然曩在廢朝柳子
光因 成宗實錄構禍士林至為慘酷此皆漏洩史事故也近日史官
至為虛踈政院乃注書翰林所在處而文官則例皆出入紛紜雜亂史
句不可如是光祖曰古者史官必以持公論明是非者為之今則不然一
以新及第者委之豈皆明是非持公論者乎不可專委此輩臣意春秋
館堂上擇當今有史才明是非持公論者為之時出入檢攝之則庶乎

其可矣。延慶曰：翰林等諉以古風，專委未僚，上官不之顧，此甚不可。允
記事之時，相與論議可也。光祖曰：翰林常所書者，時政記也。使其堂上
別為檢攝，亦祖宗之制也。今亦弘文館校理以上官稱，常坐檢攝，史官
之任甚重，入君動靜及經筵講論，無不書之，為史官而有異心者，則必
不書之耳。上曰：法司亦可檢察記事官，申潛曰：臣以史官入侍，經筵
者，今纔四五日耳，觀史官出入甚為未穩，入侍在曷，後未甚害也。出在
最先，甚為不可。臣意經筵官盡出而後乃出，為得史官之體。上曰：此
言果當領事。安瑋曰：後出之言，果是侍讀官。宋好智臨文曰：此言馮京
卒帝臨奠云：待大臣當如此。近聞領議政鄭光弼病革，自
臣內醫問疾。上曰：近者大臣病，則必遣承旨史官問疾矣。但領議政
病證予未及聞。古之人君，或有親臨問疾者，此禮後世亦可行也。祖
宗朝亦有此禮矣。延慶曰：古今豈有異也？大臣之病，親臨問之，有何不
可。瑋曰：此重大臣之事。然成宗朝亦欲親問，親祭於宗室之家，竟不
得行。古今之勢，自有異宜。○傳于政院曰：史官後出之言，甚善。其議於
三公，且史局虛疎，此甚不可。其令燕春秋堂上檢舉。○傳曰：領議政有
疾，既遣史官問之，近來實不知若是之甚也。其速遣史官問疾，且令內

醫診之劑藥以賜○史官後出當否三公議啓鄭光弼云雖前所不為
亦可行之申用漑云前者任士洪以邪言乘間而啓今雖無如此之事
後日之弊不可不慮行○為可安瑋云臣於經筵已啓之行之甚當傳
曰自今令史官後出○御夕講○乙丑 召對經筵官○刑曹判書金
淨啓曰如臣者口尚乳臭又無出衆之才學識淺薄出身未久陞堂上
亦未久而一朝擢處高位且今時勢自 上豈不知雖不可斥言隱然
有寒心者臣決不可任此職請速遞傳曰簡擢用之才非不足如或不
稱自有公論其勿辭淨又啓曰近者見二品三品之陞職者尚多然厥
初不計其人器而用之其人皆不滿於物望若養望而用之則苟可大
用者也不然故有識深憂之然此臣之所不當言者但如臣者不見適
則將為不可用之人矣反覆懇辭不允淨又啓曰臣反覆思之必不堪
任以兒童為大臣豈愜於人情今乃違拂物情禍將及矣臣之一身雖
不足愛其於天禍人刑之將及何不先○丙寅 受常參聽朝啓○御
朝講 上臨文曰允災變不可的指為某事之應也然廢孟后貶諸賢
亦可以召災也近日旱澍亦甚必有所召也叅贊官金絀曰但在吾心
之誠實而接群臣處宮中之時内外如一而已不可求之於他也民之

飢困以天災迭出而年歲不登也是以怨氣凝聚而災變不弭近來用人太半薦舉之人也臣聞此輩之莅民允所施為皆異於庸常之人民有被其澤者此輩皆用之於郡縣則民困庶幾息矣上曰薦賢在大臣為大臣者不可不力求而薦之矣且薦科之人今既用之其餘不與於此者銓曹亦須聞見有可用者勿以他例待之亦或陞之為六品可也被薦之人若以為參奉則豈能有所施設乎領事申用漑曰觀其所為而陞之亦可雖曰薦舉皆不可以驟陞也綵曰大臣於細事皆不可攬攬上之待大臣亦不可不推誠既委任則不計賢否而敬重之在祖宗朝待大臣甚重有病則伴問絡繹於道大抵待大臣不拘規模有事召對宜如一家之使幹僕也用漑曰未能的知其賢故未能薦舉耳持平趙佑曰外方訓導類非其人而亦不自重故不能教誨臣意以為近來被薦之人甚多皆錄在禮曹列邑教官雖不得一一以此任之若於大府大郡任之亦可此人等雖非大賢亦一鄉所推之人不拘取才而用之亦可若不肯就其任者則下書於其道觀察使使之勸勉就職必就其任矣且見其實效之淺深或拜參奉或拜直長以通仕路則外方學校稍可觀矣用漑曰此言善矣然今訓導之任甚賤故為生負進士

者尚不肯就若自求之人則甚無狀今之訓導皆是也薦舉之人雖多
然其人或有不學者此則不能教誨矣且外方守令尚不可盡得其入
况訓導乎雖不能一一擇送於州郡之大處擇送可也○御夕講○遣
都承旨鄭忠樑問領議政鄭光弼之病仍傳曰病中豈無欲嘗之味其
問而續遺之○金羅道光州等十八邑地震○丁卯 御朝講 上曰
聞遼賊攜唐人而去若我國兵力富強則當要截其歸路矣今既不能亦
不可恬然姑以嚴辭諭之何如知事李繼孟曰彼入屯聚不時而來又
安可預知其來而為備哉 上曰彼人等今方利其作賊於中國若利盡
則必為我國之患矣繼孟曰東八站盡為所侵沒則我國將受害 上曰
若今失其處置以生邊釁則尤不可也繼孟曰雖未大獲於尊上國之
義為得而反生我國邊釁亦深可慮○召對經筵官○刑曹判書金淨上
劄辭職 命以劄子示大臣鄭光弼曰 上若明知淨稱職則不可以
自辭許迺申用溉安瑋曰淨人物正大望重豈不合六卿 命召淨言
之○忠清道定山連山燕岐鎮岑懷德地震屋宇搖撼○戊辰 御朝
講○全羅道觀察使金安國拜辭 上引見曰全羅道風俗不美而盜
賊方為民害須與節度使同議處之且學校風化所關亦宜盡力安國

日期盡心力而止 上曰近者朝廷乏人卿不可出外但全羅道甚大
而卿前按慶尚道亦大用力民蒙其澤今又委卿以此道卿可勉力所
務莫大於教他教化行則盜賊可化為良民矣安國曰教化必以身先
之如臣暗劣固所不能也但今 聖上方興教化臣欲賴 聖德而冀
見萬一之效因請以在外被薦之人合為人師者勿拘取才法差訓導
教授其有異績者陞叙之多築堤堰以為灌溉又移民於智異山近處
開曠之地 命議諸政府○已已 御朝講講績綱目講至帝崩端王
佶即位 上曰是時不早定太子故至此耳早建太子則豈有如是之
弊乎同知事趙光祖曰封世子有年限乎臣不知在祖宗朝何以為之
上曰例於七歲封之矣且今之培養元子至重有少時不可不培養大
臣可勉之光祖曰 上教如此乃萬世宗社之福也但不知大臣數數
往來乎雖不設東宮僚屬輔養之人不可不多豈徒大臣而已弘文館
官負雖年少之人亦使之往侍以養其德性可也雖大臣不可謂盡賢一
有邪人廁於其間則雖曰元子年少害亦不少須使弘文館官負往侍其
側使元子知接賢士大夫之道則後日為世子之時自然不憚正士矣
大臣雖或往侍徒欲曲盡行禮無有警誨之益今大臣如周公者豈易

得哉大臣進見元子之時遇有所失則當警責之又或抱持如一家之老奴可也臣聞大臣雖往不能侍半日今須使所聞所見皆正而已

上曰弘文館官自亦可往來東宮僚屬不久當差若大臣勉力教導而或半日或終日與居則雖非年少之人亦可也光祖今之所憂莫有加於此者輔導之具不可不盡萬世基福端在於此領事安瑋曰元子天資聰明其於學問必無所不能宜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然年僅五歲恐未可常常以侍也光祖曰使正人常往侍欲使不忌憚正人也非謂大臣曠廢職事日日往侍也雖時時而往非獨盡禮而已或教誨之或警責之不可徒往來耳且自上亦勿拘忌俗事毋召入于內凡善善

惡惡之理時政得失之由亦皆諄諄言之使自盈耳則自然薰陶漸化矣非徒此也民間疾苦亦可言之雖不得盡領耳濡目染自能習與智長矣此乃東方萬世之福也光祖又臨文曰今國家修舉皆先朝未舉之事也或有更張後日小人若托之於紹述而陷之則善人必無遺類矣上曰此言甚善不無以紹述之言構出大禍者矣光曰祖一二年間臺諫所為皆後日小人所藉口者言念及此可為寒心我國弊事多矣如今之文昭延恩殿是原廟也瀆於事神弊於生民雖不可一朝

毀之然聖學高明燭理洞然則自知其非矣此世宗所創以此觀之
恐或不明於理陵廟朔望祭與文昭延恩兩殿三時之祭徒紛擾而已
非事神之道也臣等之言不足以感動聖意然欲見至治則此不可
不正也古云神不享非禮是正如女子之事神也須自
上燭幽明之
理斷而革之則乃萬世之公論生民之福也雖世宗若於此時則必
不創之矣參贊官金絀曰有識之士孰不議之古未有如此事也是特
祖宗偶然為之耳今不可不正塘曰創始之意臣未及詳知常以為
世宗朝所創近日考春秋館實錄則太宗朝有祭于文昭殿之事不
知何時創制也祖宗朝事不可輕議改之然設祭三時甚煩數才撤
而復奠雖饜人膳夫日復日日豈能蠲潔如一哉上曰言之者果多
矣然不可輕議○庚午御朝講侍講官韓忠曰近日議事者必以朦朧
為得中此漸委靡之兆殿下之所當知者然凡事不可激而行之貴
得義理之所在耳歲月易流人生二十之前乃是童蒙四十之後則血
氣漸衰有為之時只三十之間耳為治之機不可失也○召對經筵官
上曰古者有師友之道後世無師友之道檢討官安處誠曰大抵人有
師友然後能成就其德今聞金湜為司成後儒生多集于學宮學者

欲以混為師久矣 上曰每欲擇人任師長之職尚未得人今得混任之
終必有效處誠曰遠方之人亦將來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圓點裹之自
然有聚之道 上曰今者師學之道久廢又未聞行鄉射之禮侍講官
韓忠曰師友之道廢之久矣而近來自 上留心故下之為士者大變
於前然稍異於常者則人皆駭笑又從而謗毀之今也 上若明示不
動之意則下亦不得動矣 上若稍有搖動之心則雖有志者終不得
就焉朝廷示其規模之大然後庶幾有為也鄉射之禮外方儒官或有
為之道者人心既溺於時俗故每為傍觀者所笑遂不從行凡鄉射本
意在揖讓之間皆學術之本也近者薦舉別試初皆以為未便而 上
銳意為之故其事遂行凡人自家而鄉自鄉而國則其人之所行鄉國
皆知之而薦焉夫然後人莫不修之於家而出為鄉國之知矣雖有儒
者只誦章句而其行無狀者亦由科舉而出焉 上曰科舉後世不得
已之事古者有鄉舉里選今者呂氏鄉約皆行之乎處誠曰近聞有議之
者京城乃王化之本不宜行約今有京城之民聚而為群相約曰不善
之事國有禁憲不可犯焉以此觀之鄉約甚善非但外方京城亦可行
之 上曰犯罪者不得已罪之非所欲也鄉中自然率勵則刑罰從

而省矣然京城鄉約不可設法行之亦不可禁止也小學之書甚善可以教人忠曰書肆可設處誠曰朝廷之人服色各異若常參朝參則必著時服至於經筵則著常服未審其本意然入侍 銜前服純色可也忠曰中朝堂上官則皆著緋衣堂下官則皆著黑色我國雖不能皆著黑色當服純色 上曰以設書肆改服色便否可議諸大臣○忠清道大興縣民家生雌牛六足○命祈雨于社稷宗廟楮子島○辛未 召對經筵官 上曰圓點之法欲學生聚學耳然不可以法律驅之若有賢師長則自多就學今則大司成擇而任之矣說經慶世仁曰儒生所以欽慕者以有學而又有德也徒能文者不足設也雖有德行不能知學則亦必不就今大司成具此二者人故樂就侍講官李清曰今之儒者大變於舊雖曰不勤於讀書用心則不變矣 聖上能盡誠於教育之方則安知不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乎○大司憲趙光祖等上疏略曰 殿下之學已洞於聽納之宜無少疑違之患而其於取舍之際不自審理貞固雖有洞斷快納之事尚有龜勉苟循之形形之所著漸之可畏漸成而疑阻乃起可不懼歟臺諫論一事駁一人非必大關而殿下例以滯久積歲月之久勢有不得已而從之者有牢已見拒正

論者焉。詭詭之色亦且拒人而况事爲之形而有不可掩者乎。以此而取舍進退之際下生疑籍之端皆以爲此本非。殿下之意也。實迫於臺諫之言而勉循已由是群情拂違邪。朋騰公論不明朝綱不肅趨向之不定士氣之不振願治已久而治效未著固非由此臣等所以有見於形漸而未嘗無預憂者也。殿下當鑒然省反懋恢虛受之量克祛依違之病臺諫亦宜規事論人詳譎重慎各盡其道上下相孚則公議立朝綱肅德澤下而治化達矣。傳曰大抵臺諫所論不宜留難上下之間相孚而或留難者非輕臺諫也乃相可否也。○大臣等議一服色設書肆便不啓曰黑色非我國所產而不可常著常於朝祭拜辭時必以時服見者以禮見也。若經筵則自祖宗朝必著常服此有深意必相親待之道也。書肆則甚美矣。然我國非如中國爲之亦難不須強爲如有爲者則不禁可也。從之。○以李沆爲慶尚左道觀察使文瑾爲右道觀察使金麟孫爲司憲府掌令金大有爲司諫院正言。○領中樞府事金應箕卒。史臣曰應箕爲人端重博學天文地理筭數之學無不精通人以東方聖人稱之及其爲相功名損於素望。○是日夜慶尚道慶州府有天變初昏月光甚明西方微有雲氣雲間有光似電非電似火

或如流矢漫空或如流星突過或如赤虵騰躍或如火點飛散或曲如張弓或歧如斂股變幻百狀乍見乍隱交馳急逐更發送連屬不絕大槩如放炮之狀光甚閃爍照燭幽室自西而始漸向東北至三更乃滅云觀察使因府尹金安老所報而啓○平安道江界府大風拔木兩雹大如鴨卵○壬申金應箕計聞傳曰未知病革今遽聞計不勝驚慟賻贈悉依成希顏之例為之○癸酉申用漑安瑋李長坤申錦李耕議被薦人差授教授訓導不拘取才事曰近來學校陵夷弊將難救以薦舉與選者差授教授訓導似當但清修謹飭雖著稱於一鄉其中或不無短於學問者不可一切差遣令該曹擇其堪為師長者差遣若有見效隨其才器錄用勸勵何如又議多築堤堰漑事曰堤堰漑農務所重固當修舉但開鑿所堤廢民正田則其失田之民無以充償寃弊恐亦不貲今各道觀察使審其水利緊要并問應廢田主情願咨聞後改議何如又議開曠之地移民事曰慶尙左道多陳荒全羅道智異山近處多閑曠欲以犯罪者移居則地無遺利似是可行之策但一境之內或為民居或為閑曠非特全羅道各道皆然若較罪之輕重別立科條以不至流配者並今徙之安土之民恐至騷擾秋成後令下三道觀

察使量罪之可移者及相可耕之地審度便宜啓聞後更議何如此以

安國拜辭又議合驛便否曰以五六驛為一道置一察訪負冗弊巨

合併似便今觀各道觀察使啟本則合併非其情願訟革重事固當因

民清願而民情如此仍舊勿併何如又議內禁衛事曰鍊才應罷者許

再試之法載在大典固不可輕廢近來兵曹以內禁衛假預差之數冗

多而不可無緣除下姑不許再試以假預差之盡為期非永廢再試之

法也假預差畢除下後依大典仍舊施行何如又議唐藥材貿易價市

准事曰勿論豐歉縣布每一匹米七斗之法載在續錄不可輕改但今

則縣布價賤而藥材價踴如三倍一倍等事初非據法似為高重請令

該司斟酌磨鍊施行何如皆從之○甲戌政院啓曰仁同訓導殷霖已

詣闕霖上疏請陳時弊傳曰今不視事可於明日入對○下平安道節

度使尹熙平啓本其略曰臣遣軍官命仁孫等於間延城底等處探審則

彼人金阿宋可等本居富寧者移居間延城底城內種粟城外墾田種

粟并皆茂盛其造家甚牢四面設木柵又設東西兩門有同以遠部落

九十七戶也備持牛酒饋之仁孫等論之曰汝等敢冒邦憲擅居我境

至為不當斯速撤家還歸汝土答曰此處未穀方盛今若棄還則彼此

不及終必飢餓朝廷斬我頭投諸水中則已不然何忍棄我方茂之穀而還歸乎且其各戶多積箱籠問其由則荅曰會寧居人等三百餘人將欲來居先輸財物置此朝廷終何禁止仁孫等更論曰汝等不即還去則朝廷自有問罪之舉悔之何及彼人等高聲佯應曰當如教令云非獨此處沿江上下彼人來居者總計九十二戶壯者無慮四百餘名此人等來居已以甚非國家之利雖欲驅逐勢有不能閭延茂昌之墟本是我國之土城子如舊而金阿宋可等二十戶以會寧舊居之虜擅自移居略無畏忌為心腹之疾三百餘戶又欲移居已輸財物勢將滋蔓若因循姑息不早圖之他日為患恐將難制觀其所荅辭甚不遜無還去之意江界咸興三水甲山之境將不以受害何以為之 命議于政府該曹及知邊事宰相○江原道高城郡蝗○乙亥 命納朱簾三十部唐粉六十斤于內○引見仁同訓導殷霖霖曰釋奠祭社稷祭厲祭皆國家重事守令慢不之敬釋奠祭則皆不備禮社稷祭厲祭則專不行之尤報賽之禮既倦而孤魂無托不得其享故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民不得其生臣意行祭時特遣御史擲奸則守令必畏之右議政安瑄問曰陰陽不調風雨不時皆由此等祭之不謹乎霖曰土穀之神不

享其祀孤魂無托不得其享此所以致凶荒者也左議政申用溉問曰
許多州郡皆可一一往見耶霖曰抽籤往見則他郡亦可畏之用溉仍
問祭土穀神之意霖不能對又問土神之配位亦不能對瑋曰又有可
言之事乎霖曰農桑學校皆國家重事勸農桑之教每下而守令專不
舉行請令守令春耕夏耘秋收之時親行檢舉又分民戶大中小使之
種桑各有條數學校則教訓之官雖欲勉力為之外方儒生憚於贏糧
不肯來聚守令嚴令檢舉則可也瑋問古為治之方霖不能對霖又曰
大抵水源皆出於山今則百姓伐山木焚之為田是故水根皆絕而山
木不盛夫松皮橡實皆窮民所食而如此故窮民漸無資生之理請治
火山之罪又請禁求請與私行捕告治罪用溉曰前者有如此橫行出
入者法司察其時指目曰梓生負傳適生負前者生負尹湯佑等結
伴作群周歷郡縣守令
畏其非毀也勞甚歛所求靡不應時人謂之梓生員以其羣聚其
行比之梓生謂之傳適生負以其騎馱僕從各邑傳適而送之也此風
今若不泯則可推而懲之若使之捕告則甚紛擾 上曰此果有弊然
守令得人則此類必不自恣矣霖曰武臣若為內地守令則必以邊方
之事施之其弊甚多且一家之中父子兄弟雖至四五人皆為軍保各
以其役更出迭入無時在家農失其時故貧窘太甚卒歸於流離外方

官屬過於其數鄉吏冒占者亦多今若抄出則軍保可足民力可寬矣
請刷無度牒僧人使還本土歸之於農凡寺刹並令撤毀以修公廨
學堂州縣各置一大刹處老僧使之自滅則僧徒可以絕矣塘曰無度
牒僧人今推之甚難矣霖曰婦女非如男子無風飧露宿之苦雖無耳
掩可也不可不禁斷塘曰婦人從其夫職而為之差等不可一切禁之
又請禁紬單搭胡各司書吏生徒禁著染色搭胡凡民禁著皮鞋以絕
侈靡之習用漑塘皆曰細碎不可禁霖又曰生員進士安於小成不能
大就請自今在京者禮曹在外方者監司以逐日所讀考課則庶幾各
自勸勵成就其業矣用漑塘皆曰今不可別立科條霖又曰凡物產古
與今異大鹿皮及鹿脯等物請自今蠲除只令濟州三邑代貢用漑塘
皆曰濟州今方凶荒不可移定如或裁減厥數則似可霖又曰留鄉所
京在所侵虐衙前鄉吏甚有弊請以鄉約中都約正副約正糾檢鄉風
而罷留鄉京在等所用漑塘皆曰果有弊然鄉吏豪橫者猶忌此不
敢放縱不可革也霖又曰災傷等第守令不能踏驗使民有冤抑者許
民告訴用漑塘皆曰不可霖又請加造漢江渡公船使民不病涉用漑
曰已令漢城府加造矣○召對經筵官○憲府啓曰昨日政院以府書

吏毆打門直使令事入啓令刑曹推鞠本府探報書吏出入政院例也
書吏欲入而與守門者相詰此非大事而政院聽使令之讒即請推考
以如此細微之事作為承傳大辱王言甚可驚也都承旨撻攝一院之
事鄭忠樛輕甚不能持體貌以小事為大而入啓在侍從之地不可如
是請即罷之他承旨請推之諫院啓曰金大有為正言請下諭召來其
陪書吏給馬乃例也而政院不入啓本院使人言之政院答以當自來
請殊失待臺諫之意請推色承旨傳曰予將親聽之遂御思政殿掌
令奇遵等將所論申啓之上曰都承旨不可罷職可推考也諫院之
言色承旨必以為例而然也不須推之○丙子憲府啓前事諫院啓曰
政院已輕侮臺諫之弊色承旨不可不推又啓鄭忠樛不合都承旨左
承旨朴壕可謂純謹人然非承旨之器左副承旨孔瑞麟暗於大事又
不憚物論此三人請並遞之傳曰色承旨可推餘不允○左議政申用
漑右議政安瑋右贊成李長坤兵曹判書李繼孟知邊事黃衡高荊山
右參贊李紉兵曹參判朴英參議金謹思察知成雲等議移居彼人事
曰今觀尹熙平啓本閭迺江邊來居者非特金主成可族親他部落相
率來居多至九十餘戶而移入江內居閭迺舊城傍近者二十戶為一

大部落將為兩界巨害固當驅逐使不得接跡但主成可等來居已且前有許居之辭遽即驅逐恐生怨忿然當初遣咸鏡南道軍官開諭主成可時有一彼人居江內問延城軍官以擅入江內數罪曰不即撤去汝等族類亦不得安接主成可等曰謹從教云今則擅入江內據舊城而居乃至二十戶以此數罪則主成可雖被迫逐不甚生怨令節度使更遣軍官以擅入江內多引他人責主成可以非本土而擅出近邊漁獵我境責其隨後來居江外者仍語之曰汝等前既諭之猶不即去當數以逆命而罪之恐爾未穀未收難於即去故貫之未穀將熟今可刻日收穫更有何待若不即還當領兵大懲為此約束而汝若如前則罪在汝等悔無所及云爾則彼人等自料其不得久居之意必有撤還之計遣軍官嚴辭峻責探其情狀馳啓後更議施行從之○丁丑召對經筵官○臺諫啟前事不久○殿最學官中下考者居多史臣曰是時金湜為大司成凡弊最一聽儒生毀譽由是成均館四學官負畏憚莫敢檢攝士習日趨驕惰凌忽師長徒整飭衣冠律繩成趨而無恭遜禮順之容有唐突矯激之習其為學無博究篤實之功有飾外沽名之心識者憂之○戊寅領議政鄭光弼疾愈謝前日問疾之恩仍辭之不

允○鄭光弼申用漑安瑋金詮以 上患齒痛問安用漑與詮別啓曰

臣等欲進藥餌未知證候何如敢稟內用漑詮為用漑瑋又啓曰臣等近

聞臺諫論政院事甚不緊或請罷或請濶深為未便政院果非他各

司之例雖小事不得移關必須啓請以行今政院所啓之辭果似細瑣

不當啓也然不可以此至於罷也且諫院吏給馬事本院若不及請政

院亦可請之然本院請之固例也不可以此謂輕蔑臺諫且孔瑞麟經

筵所啓之言臺諫雖曰不可其時大臣有開其端者瑞麟隨而言之此

豈必沮抑公論而殺耶今若濶之則無可當之人且奉旨數濶則亦有

驟陞之弊不可以此事濶罷光弼答曰臣在此始聞之臣意亦如是也傳

曰予之患齒恐成虫而然也今欲以藥治之政院事予意亦如是故已

言于臺諫臺諫之意亦非為更也微細之事不宜煩啓故臺諫欲防

後弊而言也果政院非如他司可用關牒故乃啓之耳政院近密之地

當初入啓之時若曰憲府書吏與政院守門使令共鬪請付有司推之

則憲府亦無辭而不然此果錯矣以此論罷承旨則不可政院乃出納

王命之地下吏之輩若有驕縱之弊則政院反輕矣今日欲御經筵與大臣議之適以齒病未果也○內醫院進如神散○大司憲趙光祖等

舉司啓曰今聞三公來啓政院事是乃救承旨而非臺諫也尊重臺諫
自祖宗朝為然今日三公為詣闕以臺諫所啓為非臣等未知其意
也政院乃近密之地其任不可不慎府吏與守門人相詰事甚細瑣以細
瑣之事至於啓請論罪正如婦寺在君側而為媚諂膚受之譖也豈君子
之所可為乎臺諫之意非為吏也自上亦應知之廢朝之時政院不
有臺諫務以自勝當時之居政院者類非其人故一時威權皆出於此
近者政府奪憲府之吏此亦廢朝之餘習也今承旨之中不正之人亦
不可謂無也此必憚臺諫持公論以微細之事先試之欲陵壓臺諫也
朝廷公論皆在於臺諫然後朝廷尊也前者金友曾之事安瑋論適臺
諫每幸其如此今又下手也臣等俱以庸劣在職不能維持體統故三公
如此動搖矣請速適大司諫尹殷弼等亦舉司啓曰臣等之意大槩與
憲府同但三公之意以諫院尤非也若臺諫有新除授在外者則下諭
書狀賫去書吏例當給馬政院亦可自請向左承旨朴濠言于諫院吏
曰汝司官負自當來啓此乃輕忽臺諫之意也孔瑞麟前於經筵以邪
慝之言進於上前其時臺諫駁之駁後不憚公論任然行職其後又
多進不正之言臣等以此為主而論適耳且瑞麟初進言之時必知大

臣之意傳會而言之故今大臣之啓乃曰非徒瑞麟其時大臣之意如此云以此尤知瑞麟傳會大臣之意也臣等既被朴壕之辱又受制於三公不可以臣等無狀汙諫諍之地請適之以小紙書傳于臺諫曰予欲親見而適以齒痛未果也臺諫非為胥吏而然也細微之事政院不當啓而啓之臺諫欲矯後弊而論之也然今之承旨孰有挾不正之心欲制臺諫耶臺諫侍從一體也侍從雖有誤事臺諫論之使改之可也大抵憲府吏雖因公而到政院毆打守門之人事不干於憲府乃私犯之罪也若政院啓曰書吏與使令相鬪闕內非忿爭之地雖微事不可不懲宜付有司推之云爾則可也而政院只請推府吏是果似乎偏也然政院非如他各司之例又府吏非他小各司之吏也不得擅令推之故啓之豈有私意且憲府以政院不必啓細微之事緘問則庶乎兩得矣至於論罷則似為太過其人物之合與不合姑置不論今以下吏之事罷承旨則政院反為輕賤如此則無知吏輩必以謂政院欲推吾輩而乃反得罪云爾卿等平心遠慮則必不至此論執也且三公以臺諫之言似過於情故啓之耳豈論臺諫乎予意以為憲府不宜如是也今以三公相可否之事臺諫辭職則朝廷甚擾其勿辭且給馬事必使諫院來請果

似膠固然非有私意也瑞麟更論已定之事於經筵果似不當然因宰

相之言而言之亦非重大之事也此人等豈不得為承旨乎人材有數

豈可一一得其俱備者乎近日以微細之事政院數適非特人物不足

驟陞之弊臺諫侍從孰不言之每於經筵則如此論之而退則不計此

弊徒為虛語耳若邪慝之人則雖日自適之亦不暇計也臺諫觀此傳

而嘆非但臺諫見者咸服此則不至於大關而若是朝廷其不為紛擾乎光祖等再

啓不允○副提學金絀等啓曰臺諫所論政院事大臣以為適罷

過當云大抵臺諫之責事有關於幾微者則形迹雖似細微不可不論

執今臺諫所論其為計慮亦有所見近來大臣下手或似容易臺諫

氣勢漸不如初九事始雖其微其末流終至於不可言者臣等不覺

惕懼當此之時主上必審擇公論所向使朝廷氣勢有所立而深固遠

大端在此矣傳曰大臣所啓非以臺諫為非乃相可否耳豈有害乎此

亦美事也○已卯大司憲趙光祖大司諫尹殷弼等以前事辭職傳曰

不可仍胥吏之事論貶承旨也且大臣之相可否有何不可四啓不允

○副提學金絀等啓曰臺諫氣勢不可不扶植雖或有小失而大臣不

得妄論此機會甚大自上宜自深慮其幾微預為處置傳曰大臣不

以臺諫為非以小事而罷承旨似過當故相可否耳非有意下手欲制之也○京畿旱 命降香幣祈雨○庚辰大司憲趙光祖大司諫尹殷弼等因前事上劄極論不允光祖等請面對傳曰初聞兩司詣闕而欲面對適齒痛故未果且當此之時若面對則上下可以洞知其情矣今予齒痛差減當面對也遂 引對大司憲趙光祖大司諫尹殷弼執義朴守紋司諫朴世熹掌令金麟孫持平丁玉亨趙佑獻納李延慶正言俞炯等 上曰政院果以微細事上達臺諫以此為非而謂必有後弊臺諫之意可矣然以此胥吏之事輕適承旨亦甚不可大臣之意亦以此言之非是沮臺諫公論也以是辭職似未穩光祖曰 上教至當臣等初議之時亦以為難今則大臣處之甚失故事勢至此况政院乃近密之地不可不慎重其任而近者微細之事率多啓達煩瀆 聖聽汚辱王命以至捧承傳推之正如兒戲計較淺薄事雖無情不無搖軋臺諫氣勢之漸若不懲之則必有後弊獨請罷鄭忠樑者以其都承旨恣聽裁決也此人其心雖正知識暗淺不可為長官臺諫氣勢為大臣所挫則其弊甚矣今三公其心非實險邪而然但輕率妄料耳且大臣之處心和平可也今之大臣不念朝廷之和平反論臺諫所啓此臺諫望

輕故也殷弼曰朴壕以馬文事輕忽臺諫而物論素有矣孔瑞麟曩時
於經筵出危疑之言以惑上聰又不善處其身不憚公論任然就職未
久而又於經筵亦有害士林之言其不合近侍物論已久而三公無端
來啓以搖抑臺諫雖不言臺諫之非而實則以臺諫爲非也世熹曰鄭
忠樞果廉潔可取然才短不能判決事宜朴壕不知事體迷惑之人孔
瑞麟暗淺不知自處之道於經筵發生禍士林之言此人等豈可苟容
於侍從也光祖曰前者小學進講之日瑞麟乃啓曰今之儒者不務孝
悌忠信而好尚高論而已此言大有弊焉必其入之心量狹小故不能
為遠大之計而且不能堅定其志氣疑畏其禍而然也然其心則是也
上曰瑞麟之言果有弊矣但一時言語偶然而無他情矣且大臣之
意以胥吏之事不可適承旨故言之豈有他意耶今若罷適則政院反
不重矣守紋曰前者臺諫見適之時安塘云某則當適而某則不當適
今又以如此小事亦來啓之居此尊重之地數數下手而沮抑臺諫氣
勢凡事弊成則不可救也今使臺諫氣勢不能振張則後有不可救之
弊矣光祖曰某當適而某不當適此言大有弊端上曰其曰某當適
而某不當適則果非矣然未便之意則言之可矣光祖曰臺諫氣勢

推抑則厥終之弊臺諫無所措手足矣如鄭忠樞其器果合於六曹參議而都承旨則不合也世熹曰政院所失甚大非因胥吏之端而言之其幾微甚關故言之耳且孔瑞麟傳會大臣之意不無計較尤不可不論也麟孫曰臣等所啟非為胥吏而發以政院近密之地而為如是婦寺之事甚不可也大臣之可否若於經筵則可也同詣賓廳專為此事而啟則甚未穩凡事當謹其幾微大臣之沮臺諫其幾微甚可懼也王亨曰此事熟思之則固非細微也方論執之際大臣來救承旨是雖不指斥臺諫而實以臺諫為非也 上曰大臣之意必欲於經筵論啟矣而以予不御經筵故因問安而來啟其意耳世熹曰若可不相濟之事則大臣亦可論之此則論駁人物而已非大臣所宜與論也且忠樞之不合都承旨大臣亦豈不知而啟乎趙佑曰臣等啟之者非以輕政院也固欲歸重政院也廷慶曰瑞麟不畏公論其人心術未可測料俞炯曰政院乃出納之地朴濠本不合於承旨孔瑞麟前日以危疑之言進於 上前至今冒處重地此雖因微事而發實議其人物久矣今不非大臣及政院而獨 命臺諫就職甚是未便 上曰大臣若以臺諫為非則臺諫之去就難也大臣但言其以微小之事而承旨見適則大不可也於

臺諫何嫌乎○命臺諫就職臺諫啓曰大臣果輕料妄動而非有挾心
矣上教屢下言甚切當臣等當退而更議○辛巳憲府請罷真忠樑
諫院請適鄭忠樑朴壕孔瑞麟且啓戶曹禮曹兵曹刑曹工曹又漢城
府義禁府多有屬司而今殿最甚不嚴明并推之且雖無領經筵若有
知經筵可御朝講若無知經筵則例以政府堂上入察何如傳曰褒貶
事既委任於大臣而今又推之則於事體甚不可政府堂上入察事明
日經筵當與大臣議之餘不允○京畿水原麻田積城稔川等邑大雨
害稼○壬午曉刑曹從闕門隙啓曰夜三更典獄死囚七人越獄逃亡
適里人覺之追捕得二人其餘五人未獲也政院請令巡將各率巡軍
往捕又令刑曹諭捕盜將并力往捕從之○命下典獄署直宿官于義
禁府○命召刑曹判書金淨參判金世弼參議李邑等教以檢攝典獄
事○掌令奇遵啓曰臣等今日以讀性理大全事會弘文館聞獄囚之
逃莫不驚駭雖一邑為官者若能檢攝則必不至如此况國事乎此囚
之逃非一朝一夕之故典獄署官負請皆下義禁府推之刑曹當該郎
官亦不能檢舉並下義禁府推之從之○臺諫啓前事不允○三公議
啓曰領經筵數少且有病患若領事有故則政府東西壁堂上以次代

入無妨從之○癸未 御不時召對侍講官李清曰佛法出自周時其
入中國則自漢明始也此乃西域之法也釋迦以西域儲嗣見西域俗
尚以屠殺為事至於父子相戕兄弟相夷思欲化之不得其道故教以禍
福而防之耳西域之俗不可以此化之而不得已以刀山劍樹未來冥冥
之禍誑惑愚氓則愚氓亦易惑於難見之事西域以此稍變其俗矣此
浮屠誑誘之教所由始也釋迦之為人雖有如此過人才術而以吾道
觀之未得為善也如以吾道治其俗則尤可易化豈必用誑誘之術哉
自漢明之時其教流入中國而惑人頗甚其修塔廟崇奉者日益滋多
梁武帝舍身為奴唐憲宗迎骨禁中其惑甚大且若天堂地獄之說尤
荒恠無徵矣此於司馬光之論盡矣說經慶世仁曰此法僧輩言之則
深似近理故惑之者尤易入焉古人云彌近理而大亂真實謂此也歷
代以來以此亡國者不可勝言前朝崇奉尤甚至於士大夫家皆酷
信之婦人或有上寺而奉佛者至於辛晫有不可忍言者矣方今 聖朝
痛闢不奉既廓如也但即位之初自內崇奉之事不能盡廢今又革罷
忌晨等祭而乃絕矣然贊官鄭順朋曰佛之害如是而今則幾乎熄矣
尼之害亦如是而今不熄滅作弊為甚前日南大門外有尼堂今乃

毀破而無其處聞東大門外尼或出入於士族人之家云其或家長雖不知而不無婦女崇奉之事矣 上曰西域之俗雖惑釋迦之教而化之然不可謂化之也化之道豈如是乎李清曰佛者乃萬世名教之罪人天下寧有是理哉然而自我 祖宗朝不可謂不崇奉矣但豈祖宗之意哉乃有姦臣贊助而激成之如金守溫者心術邪妄乃使都城之內作圓覺寺守溫自撰碑文當時又有天花瑞氣荒怪無理之事是實彰 祖宗之累德亦萬世國朝罪人也今圓覺寺已頽廢矣碑則尚存愚民見之惑之者必有之請仆碑永絕其根鄭順朋曰圓覺寺已毀矣碑之存否有何關焉然踣之無妨此該曹所處也 上曰果無用故該曹不踣之矣此何必待傳教○論各道觀察使曰典獄署死囚叔丁同良今孫李善張植等本月十九日夜越獄逃亡卿其措置捕獲○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崔沆以聽訟官劫勅不強奸之人論以強奸直長金渾乃壓良為賤不宜遽給職牒並不允○甲申御朝講 上曰章惇為相故蔡下為臺諫大抵相若如此則其所用者亦如此相之於國其有開如是夫領事申用漑曰相任至重凡治亂興亡皆由於此至於今之時雖不如古時之揆裁然其進退人物及當時論議皆出於相此

不可不擇。蘇宋之時，章惇為相，故蔡京為臺諫，又與童貫表裡相應，同為構禍。然使徽欽及妃嬪六宮俱被擄於胡虜，其為慘酷可勝言哉。同知事趙光祖曰：臺諫之事雖小小之事，大臣皆論之，則臺諫無所措手。足而後弊亦有之，不可不救。正大抵公論在於臺諫，然後國家治安矣。且臺諫之論雖一時高亢過中，亦不為失也。如有委靡之氣勢，而大臣又沮抑之，則國家公論無所托矣。近日臣等所啓政院之事，若於經筵則相與論其可否矣。此非大事，而大臣為入來救政院，抑臺諫。臺諫氣勢自此而委靡矣。其輕動失體甚矣。用漑曰：臣等之意，承旨數適則入物數少，其充差甚難，故欲使上知此意而處之也。若以為抑臺諫救承旨云爾，則臺諫宰相相可否之路杜塞矣。上曰：若以大臣為挾私而庇護承旨云，則不可也。然臺諫則後弊亦不可不防也。且此事則出於吏胥之端也。以此承旨皆見適，則亦為過矣。是故大臣論啓此相可否之意也。特進官申錦曰：大臣臺諫有相疑之心，則必不相和其弊亦無窮矣。光祖曰：臺諫之任不可專以和平為主。錦曰：非以和平為事也。大臣臺諫之間各無疑心，然後國事好矣。上曰：有疑則果不可矣。大抵大臣好賢樂善，則大綱舉而凡事自然出於正矣。若微細之事雖不論

啓臺諫自為之矣用漑曰今之事勢至難矣大臣雖欲勉力為之自不能
矣光祖曰臣意每欲與大臣相為同心議事故雖相非之其中親愛之
心亦未嘗無矣古云和而不同雖相與和亦有所不同者矣且宋之時
司馬光等與臺諫表裡為一後世大臣不能主張公論故公論盡歸於
臺諫矣是故大臣臺諫相異之勢成矣 上曰近聞自金湜為大司成
之後儒生多聚于學然湜一人何能獨當他餘未差之官亦可擇授申
錦曰小儒口讀之學下官教之其義理精微之蘊則金湜尹倬可誨之
矣金世弼亦合於同知之任 上曰學校根本其次兵務為大今兩界
雖曰無事若有不虞之變則軍士皆無馬而器械不備矣將何以為之
用漑曰此事臣等亦每念之矣外方軍士當番次上來時以養馬為難
即還其騎下馬有所騎之時則必借人而償其直以此軍政解弛而又
於上下番適代之時軍裝亦相代而用之今若嚴督而責之此亦不可
也且武士不喜射太甚亦宜時時親試賞罰而勸勵之乃可光祖曰軍
士無馬此大事也時時試射以諸牧塲之馬賞之乃可申錦曰軍政馬
最有關諸牧塲馬漸至耗損而不蕃息此非細故 上曰馬之數未奇
知也若徒在於牧塲而不散於民間亦為無用之馬矣為司僕寺提調

者可察也持平丁玉亨正言俞炯請罷鄭忠樞適朴壕孔瑞麟炯又啓
褒貶不嚴事不可不推光祖曰可貶而不貶者果多矣 上曰不須多

貶若多貶則其充差亦難矣光祖曰崔沅金渾還職牒太速請停之

上曰果無懲艾之心姑還收之可也○由用漑啓曰兵務事朝經筵欲自

之精神昏耗忘却而不得啓也大抵軍裝甚虛踈非徒軍士朝官亦不

備軍裝以不可督使之辦備限明年豐鍾則軍士百官皆備待矣傳

曰武備近來果解弛矣兵曹當知此意而處之若豐鍾事廢朝時欲為

之人心甚洶洶恐驚擾也○臺諫啓前事 命適鄭忠樞朴壕孔瑞麟

○禁府啓曰內禁衛郭元宗亨宗兄弟與其母鄭氏欲構陷郭胤源以

為胤源奸其養母李氏覈之不實其反坐罪杖一百流三千里減一等

傳曰元宗等事罪犯綱常不可減等○乙酉 銜朝講 上曰天變不

可以指為某事之應也君子小人相為排擊夫如是故天心垂象而示

之於此時若恐懼修省則亦可以轉灾為祥矣且任伯兩半歲之間凡

上疏者百八而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為大臣者如此則豈可乎

哉右參贊李紱曰大臣之道不過休休樂善而已若媚嫉而惡之則

將焉用哉侍讀官宋好智曰大臣之道在休休樂善故周公吐哺握

鬻者欲得其賢材耳若媚嫉而惡之者不可在朝廷也且范純仁至死之日以清心寡欲有遺表而上之此乃淨人慾也司諫朴世熹曰清心寡欲之言雖小甚大小人見君心之暗則必乘間投隙或溺之以色或陷之以奇巧是故君心一暗則萬事從而解矣紆曰元祐之時司馬光為相凡病民之法一切去之姦黨亦必斥之純仁則去其太甚者若極治則小人後日必陷君子亦如之純仁之意本如此耳王禹偁曰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蓋孔子之誅少正卯似若己甚此則當於理矣若妨賢病國之人則不得已如此處之不然者則不必吹毛覓疵而置之於法世熹曰孔子之誅少正卯正以其罪也以我國觀之柳子光戮盡一世名士一時如成希顏者無識故既與之同事謂反

立與子
光同也

又加之賞格幸其後因其上疏只奪爵貶黜不能典刑至今識

者恨焉後世之事不可如此優游紆曰宋以家法最正者以祖宗以來不戮士大夫也罪固極惡則置之典刑可也然必用刑戮非為治之至道也以不為己甚云者觀之則不必用刑戮也○兵曹判書李繼孟啓曰臣不識兵務又羸病請辭傳曰卿可任他職兵務則果不知之今適改贊成故以卿為之耳史臣曰繼孟屢被臺論又於經筵語及兵事

上必曰兵判可擇其知兵務者任之以此來辭然繼孟天資英邁才氣過
人為兵判剖決如流至於軍機應變靡所不能以繼孟不合兵判誤矣
○以李繼孟為議政府左贊成柳聯年為兵曹判書崔叔生為判中樞
府事鄭忠樑為吏曹參議申光漢為承政院都承旨金絳為左副承旨
朴世熹為同副承旨李清為司諫院司諫朴薰為司憲府掌令○太白
晝見○丙戌 命下入直都聰府堂上郎官及衛部將于禁府以夜摘
奸時軍令不嚴也○傳曰昨見慶尚道觀察使書狀慶州災變事在本月初九
始略近古所未有君臣上下當恐懼修省其言于政府○憲府啟曰
贊成李繼孟其才可用然多術不可信之人也不宜在重職前判禮曹
見朝廷羨意多所非侮而又疾惡士林忌憚公論曾為贊成亦不洽群
情今不可復授此職請迺傳曰予亦曾聞物論皆以繼孟不好善忌憚
士林今若留難則必傷其人大抵無其人則闕其位可也不須充差其
即迺之○太白經天○幼學申誠上疏略曰好惡是非人情之所不能
無而國家之所不能不察也觀好惡是非之正不正而可以知朝廷之安
危方今之患不察好惡之當然而自以為好惡不察是非之當然而
自以為是非過為毀譽之論醇疵之議然則好惡是非其可謂得其正乎

以致飛議紛紛事情混淆欲其朝廷之正政化之一不亦難乎臣跽伏
草野朝廷得失未有所聞則安敢謂其事失其好某事失其惡某言失
其是某言失其非者乎然人心紛擾朝廷失和天災地異相繼譴告是
由 殿下徒為慕古不達時弊政事用人之間或未合於時中而亦有
出於群臣執偏見尚氣節好勝自異而不能相和也嗚呼好惡是非之
論至於此而廷臣無一人立言矯之者猶為國有人乎大臣位具瞻之
地任百責之萃猶不能使朝廷正焉他尚何說若因循不矯則其漸終
至於不救快意極正亦非至論為今之要在於上下相和朝廷協心而
已夫朝廷元氣也大臣股肱也臺諫耳目也 殿下必能使大臣臺諫
得其相和然後好惡正是非宜安有股肱不調耳目不明而元氣得安
者乎臣聞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 殿下和德於上群臣自然和合於
下朝廷之本豈在 殿下一身之外哉臣每念時弊鬱結長嘆願進
殿下以前歷陳宵中之素而難於自進姑撮其中之大者焉伏願 殿下
勿以臣言卑陋少加察焉下其疏于政院曰此疏不明言其是非其意
隱然且云 殿下徒為慕古不達時弊而群臣尚氣節好勝自異等語
尤為邪慝若面對則其情益著何以則可政院回啟曰其意欲沮 聖

上慕古之意及下人尚氣節之風邪慝之情敗露今雖引見無益矣史
臣曰誠之言多直在不避非殷霖之類而霖得進見誠不得見聞者詐
政院非出納之司乃壅蔽之地也○丁亥憲府啓曰昨日諫院以李繼
益不合贊成事先通于府欲共論啓本府論之諫院中止是繼益有氣
較宰相故疑畏而中止也大抵雖小事臺諫既與同議則不可中止况
大臣之事乎其心術則未可知事迹則甚邪慝大矣言官之體請罷之
傳曰諫院果先通其意而中止失體矣其適之然邪慝之迹未著不可
罷也至三啓乃命送西○命罷承傳色文王明仍下于禁府以傳宣
不直欺罔啓達也○政院啓曰左承旨柳仁淑右承旨尹自任右副承
旨鄭順朋以院中一事或適或否其心不自以為安昨日屢請辭免終
恐煩瀆而止之行公亦未安今日皆謝病不仕待其物論此於士風甚
可然政院機務之地此三人不可久退且別無外議請令出仕上命
出仕仁淑等來啓曰反覆思之臣等之冒處非獨一身之失亦關於士
風大抵士君子當尚廉退不宜苟且政院啓曰近來政院數適而臣等
皆新入之官凡機務之事不得詳悉今仁淑等所啓果有關於士風然
自上酌處此人皆以於政院者也傳曰爾等今若盡適則新承旨等

獨在恐或於政院之事有不知者也然以爾等強令行職則於士風亦
有關焉新承旨則於事可學而能也士風則甚重故命適之又傳于政
院曰政院所啓是也然士風甚重不可不適史臣曰臺諫駁啓鄭忠樞
時尹自任常語曰吾輩亦不可在職以一事或適或陞叙則其無愧乎
大抵士君子於爵位不可如此苟且矣素失進退故至是固辭見適於
是承旨及史官聞命莫不聳聽太息承旨欲留仁淑等相與議之傳教
之意甚凜然有不可犯者故相視不決都承旨申光漢曰傳教之言非
獨一世之格言乃萬世有關之言也古人曰明其道不計其功不可以
他意更啓乃止○傳于禮曹曰往者太皇太后崩逝元我國君臣行喪
之禮命禮官考之而禮官未即考啓此常時不溫習古禮故也其常廣
考諸書及中朝我國典禮以備後日有事○戊子憲府啓曰鄭順朋為
大司諫人物雖可當纒駁又為諫長似未便閱帳前為承旨有劣議比
人不合於侍從崔世節亦不合於承旨請適從之○諭全羅道觀察使金
安國節度使黃琛曰大抵事以則情忽變生於不慮道內珍島流配彼人
莽哈父子國家置於絕島之中似無遁逸之勢若口熟方言習慣國俗
則以彼懷土之情以畜狡謀而防護漸懈則事出難測卿其勿示形迹

密加措置俾無後悔○以李繼孟無知經筵事趙舜為左承旨韓忠為右副承旨柳灌為同副承旨李成童為司諫院大司諫柳仁淑為弘文館副提學宋好智為獻納金錢為正言○庚寅 御朝講 上曰昨日誕日賀禮權停事使文王明傳于政院令考舊例王明不傳於政院而回啓此甚驚愕宦寺擅弄之漸亦恐由此而起故命推之矣司諫李清曰 祖宗朝無宦寺傳命之事承旨皆親啓矣古史亦有相入卧内之語古時允政事必與群臣相對而議之也近來使宦寺傳命故有如文王明之事此乃朝廷之大害也持平趙佑曰若使承旨出納則必無此弊侍講官竒遵曰宦寺本陰類豈可以朝廷政事傳於宦寺之喉舌乎若至於未寧之時則 上在九重之內而朝廷治亂安危之機若因此而出納則所關豈不畏乎此非萬世子孫之計也宦官傳命朝廷皆以為未便同知事金淨曰時世豈常治平平若危疑之際則事不可言矣趙高壅蔽之事亦因此而起矣 上曰該曹公事取稟事及臺諫所啓承旨皆可親啓宦官出入之地承旨豈不可出入乎領事安瑋曰祖宗朝視事及親啓規模至 貞熹王后垂簾聽政之時廢矣此承旨不得出入故也今若聽政則朝經筵後或於康寧殿或於便殿引接臣下

則可也小小之事雖不得一切親啓如此則大綱甚嚴正矣 上曰康

寧殿今為正殿不可為也思政殿及夜對之所可視事也安瑋曰欲興

善治當親自視事然後可也 上曰聽政事中原則六部尚書皆親奏

之然中原則事亦簡矣我國雖細微之事皆啓之甚煩擾矣李清曰今

元子方知學問之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其幾其大今大臣以輔養之

官每常往來堂上以上官又加選逐日往侍以涵養可也近日輔養之

事恐解弛也 上曰輔養元子甚重大輔養之事豈可使解弛耶今則

大臣循環往來耳且東宮官屬亦將設矣今雖不加擇大臣亦可也○

命議定聽政視事及奉旨親啓事規模○諫院啓曰同副承旨柳灌人

物鄙瑣不宜在重選之地請速改正永興府使金壽卿無行之人不可

為一邑表率請迺不允○辛卯 御朝講臺諫啓柳灌金壽卿等事

命適之同知事趙光祖曰副提學之任不可以能於雜事者為之一時

公論莫不出於副提學下官亦取則不可不擇也是時柳仁淑為副提

仁淑乃諷獻納宋好智曰金絛為副提學未久適為承旨本院將欲請

上之言也留而承旨之任亦重故未果也○副提學柳仁淑以無學識辭職 上

曰副提學之任果重今又方講性理其擇用可當者仁淑其適之○憲

曰副提學之任果重今又方講性理其擇用可當者仁淑其適之○憲

府啓曰奉常寺主簿姜胤不合於朝官尤不宜於祭享重地永興府使皇甫謙為北道虞候近來永興府使或死或適以此疲弊皇甫謙請仍任沈思遜心府深密不合於注書請速適 命仍任皇甫謙餘不允憲府又啓曰尹殷弼本暗弱又送西不以今為承旨此甚未便崔命昌器識疎脫不合兵曹參判李延慶人物雖合於校理被駁未數日為之未便請乃未下批迺之 命適殷弼命昌○以方有寧為兵曹參判閔祥安為漢城府左尹崔漢洪為右尹尹自任為承政院右副承旨韓忠為同副承旨金絛為弘文館副提學趙廣佐為司憲府持平

七月壬辰朔

御朝講持平丁玉亨曰姜胤雖正科出身人物不可用

朝廷棄之以矣請速適

上曰姜胤出身已以雖為主簿亦可也大抵

近來人物不足六寺七監判事之闕亦多不可不充差堂上判事之議亦寢尤不可得充且親聽政事既令政府合坐而議但允公事承旨親啓又有議事六曹堂上亦當親啓矣不知此外別有聽政節目耶知事南袞曰五日一衙自隋而始此弊政也入君聽政不可不日日為之雖小小之事不以宦寺傳之令承旨出納乃 祖宗朝政事有識之士孰不欲復古耶若日日會群臣則職事亦廢 上體亦勞而非可繼之道

矣雖聽政使 上體安而百官無廢職事則可為永久此非上古之事
乃我朝家法也 世宗文宗朝事臣亦聞之古時尚書親啓故稱尚書
口含鷄舌香又謂鄭尚書履聲親聽政自古而然矣宦寺只守門而已
如小小之事則乃司謂之任也 上曰日日會議則果廢事亦多凡公事
之大者使承旨親啓其餘六曹公事使六曹堂上親啓則何如右叅贊
李耜曰臣見中朝之事日日視朝視朝後又講論於經筵三閣者每入
闕中日與咨訪我國家本無如此事矣大抵我國家接群臣甚踈雖待
承旨之時亦如大臣之禮此甚不可今若聽政於便殿以便服待之則
情亦相通矣君臣雖不可謂如父子之間自有相親之道矣 祖宗朝
亦如此矣袁曰 祖宗朝為大臣者亦入內矣 世宗朝如黃喜許稠
皆賢相故 世宗傾心待之而兩人亦盡其道矣李耜曰承旨親啓之
時亦有出接之禮則拘束非常久之道王亨曰今當親啓之時承旨注
書翰林須當擇之若沈思遜則心府深密人無有知者此人不可在職
請速適 上曰思遜其心術未可知久為侍從之任而別無所失不可
適也王亨曰李延慶臺諫既駁之未四五月即為校理人物雖可當於
國體甚未便 上曰延慶之事甚無情而且於弘文館闕負甚多故為

之耳○聽輪對○憲府啓前事諫院啓曰忠州判官權劭去冬為直長
今不可陞為五品韓昌愈為四山監役未二十朔遷為主簿請並並皆
不允○癸巳傳于政院曰今日當於便殿不時召對殿內窄狹注書史
官各一人入侍何如不得已史官二員俱入乎其議啓回啓曰便殿不
時召對及親啓時史官一人入侍事已有傳旨而此事不可為恒規
坐若於廣處則可備二人若於狹處則不必二人事院中已議之矣
上曰果不可為恒規若於便殿狹處及史官有故時則不必備二員也
韓忠曰古有左右史則必二人入侍可也而以位次為難故然耳上
曰可○御不時召對謹近忠錄井田封建之語侍講官竒遵曰古之時
必以井田為貴者以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自然教化行矣
上曰民甚飢寒則果不可治禮義然豈可謂飢寒而遂廢教化哉遵曰
仁政莫良於井田欲使民皆有餘則莫如井田也 上曰此固至好我
國土地不平廣似未可行遵曰井田則為之難矣均田則可易為之田
不均故富者尤富貧者無立錫之地流離破散以其制度不公也參贊
官鄭順朋曰井田制度至大不可輕易為之須立限田法有兼并過度
者抑之似可遵曰近者以五十結為限而已不得為矣豈有五十結之

百姓乎順朋曰慶尚道土地肥饒而人居密比若五十結則不可勝耕而尤有不均之弊故十結則可以生生而貧民何能得十結乎京畿人民亦有十結則可以饒足而有十結者幾人哉以是貧富不均矣○臺諫啓前事 命迺思遜餘不允○太白書見○甲午 御朝講掌令朴薰曰不知學術之人見學術之士皆以為恠靖國之初俗人以學術之人謂之頗僻今小學自 上亦讀之故下人亦好讀矣前日之所笑今反謂所好之物矣 上曰若不知學術之人則果必笑矣大抵小學非徒小兒所讀世人皆可知之同知事金淨曰小學大學皆日用常行之事三代之時皆以此進德修業後世則好之者蓋寡其笑宜也今下至市井之人皆讀之此乃 上之所示也若此不已一世之人皆可為醇正 上曰一時若皆如此則其間雖有不善者亦從而化矣薰仍與正言金錢論前事 上曰姜胤李延慶可適餘不須適之李籽曰近日事大之事至為踈緩如咨文所用紙多年作軸擇取一張後復如此漸至粗惡甚未安今後限其課程別造用之似可 上曰咨文紙果令造紙畧程限而造之可也籽曰貢馬看擇以三公有故且因政事停之事大與政事輕重有間以政事之故退看擇無奈不可乎 上曰此則予未

及聞侍講官李希閔曰外方鄉校儒生雖欲讀書書冊甚少請令廣布
上曰此言果是今若設書肆則雖外方果可易得昭格署銅鐵器四皆
在工曹以此鑄字何如紆曰銅鐵則我國果多有之校書館所印書冊
類皆刻缺雖買之不可讀今雖設書肆若不能多印則外方之人不可
得矣鑄字則庶可多印 上曰書冊廣布事不可不措置然贊官韓忠
啓曰明日乃致齋也經筵何以為之 上曰雖致齋日御經筵似無妨
也忠曰親啓何以為之 上曰若非緊急之事不必親啓忠曰若致齋
日則於齋室親啓何如 上曰可隨時處之○政院啓曰臣等聞致齋
之日欲御經筵似未可也大抵齋者齊其心也故古之人將祭之日齊
其思慮之未齊者以冀感格于神也今致齋之日不須御經筵 上曰
若朝講則與群臣相接不可為也若不時召對則似可為也今啓若此
果不可也○傳曰慶會樓下甚清涼可於此處御不時召對御不時
召對侍讀官李希閔曰臣見外方之事別無治效而又無巨弊然臣在
外方聞 上之用人其好惡是非之際亦不能精詳大抵政事言動之
間不可不慎重然贊官尹自任曰大抵為上之人盡誠待下則下人亦
自感動矣希閔所啓亦不無其意用人之際雖均為正人君子亦有先

後緩急之勢此不可不知趙光祖速可擢用之人大司憲之任雖朝廷
紀綱之所在然此豈大用乎必先用光祖然後次用他人矣 上曰光
祖陞二品則果不以矣然此人不可計以近而用之予意亦欲大用耳
希閔曰近來陶甄一時之功皆光祖之力也典經金明胤曰我國家士
習頽靡不振者已以賴光祖特起於衆人之中以身救之故士習今大
變矣自任曰光祖之功甚大如金淨者亦特立而危難不避者然先用
光祖然後次用淨矣明胤曰金宗直金宏弼等皆有志於世終不能有
爲而死今光祖奮發於世使頽靡之俗振起是宏弼等之所不能而光
祖乃行之其功不亦大乎仍宣醞左右皆醉○諫院啓曰昨日教以若
於便殿則史官一負不入大抵史官之任深密之地尤當慎重且今親
啓請令史官二負備入且啓前事傳曰史官事非永除一負也若便殿
則地窄而坐次似難故一負姑除之耳劭等不須適也記事官申潛曰
臣等意除史官一負以爲未便雖二負備入猶恐疎漏况一人其能盡
記乎 上曰除一負者以其地窄故也此果未便史官之任持萬世之
公論不亦重乎如時政記修撰等事近來似緩記事官趙九齡曰史官
二負本入直而一則在政院一則在藝文館二人皆在政院可也若於

政院之側別設史廳則似可參贊官朴世熹曰當問于大臣申潛曰若
經筵之日則弘文館進講大文及經筵坐目單字皆使翰林書之此非
史官之任於事體似未便 上曰此果未便矣進講大文則弘文館書
之坐目單字則承政院書之可也○以李忠健為弘文館校理權礪為
司諫院正言○太白經天○丁酉 命遣承旨尹自任往吊右議政安
瑋妻喪○憲府啓曰金麟明不合刑曹郎官請速遞諫院啓前事皆不
允○戊戌 御朝講侍讀官張玉曰今以簡儀臺度數差移見之我朝
樂制必至大訛其器之訛謬者亦不可不正之也右贊成李長坤曰臣
亦提調樂院見其樂器果多訛謬嘗聞 世宗睿聖天出又有臣朴堧
及樂師蔣英實應時而出故其制作聲音神妙莫測聞音而改之見器
而正之分毫不差其妙如是近日不知器之差謬如鄭子芝者雖若知
音豈能識其本哉守吏不謹又見盜竊雖該曹旋即改之亦何能審考
其制以中其度是以聲音不一果如張玉之所啓張玉曰我國只務於
禮而不及於樂 上亦不留意於此相與慢忽而棄之禮樂不可偏廢
也而樂之廢至此甚可慮也長坤曰樂要在於和神人通上下今之樂
不由於此是特淫邪之樂耳政府以妓樂已革男樂不可並廢其冠服

等儀近當詳定以啓張王曰此言至當今廢女樂而盡廢男樂其於治道何參贊官朴世喜曰樂豈可求於聲音哉然其聲音亦不可廢也上曰樂不可廢而閭巷所用皆淫聲邪樂何以則革淫而歸雅耶可得立法章而禁之乎張王曰豈可以立法禁之教化明而人心正則樂自正矣世熹曰禮樂並行而後為樂樂不自行自禮而出今禮樂不立教化何由而出乎 上曰前者有 太皇太后之喪臨時不能考定多有所失此講求不素之故也知事南袞曰大抵行禮世各不同必有該博者能周知而用其中耳聲音則自 祖宗朝已有成規今不須增益因舊制修用可也 上曰宗法不可不行且冠婚喪祭皆當求於古制而講明之至今不舉何也袞曰宗法傳教臣未及聞焉當退而詳定婚禮則前已令行故有勉強而行者冠禮亦令行則豈不行之有唯喪禮人道之大事故人常行之耳 上曰已令行之該曹自當申明也掌令金麟孫曰雖曰禮樂積德百年而興然隨時修舉之事亦不可忽也司諫李清曰禮樂之興固非一時之所為然不可斯須廢也今聞外方待倭人時有以女妓着男服作樂是必不得男樂故也然豈可也 上曰至為誤矣長坤曰近者以孝理為先故凡有歸養之人皆從所願此誠美

事然古禮親年九十衆子歸養八十七十各有等殺近者擯撥以親老
乞補三陟撥之親年未及七十亦有他子備養撥之忠直未易得也請
勿許歸養 上曰撥以親老乞歸養其言甚切不可不從○臺諫啓前
事不允○遣醫問大司憲趙光祖之疾仍賜藥餌○上召謂承旨曰國
忌日如有親啟事上下服色何為則可且揚州居民等因大雨山崩全
家覆沒此固莫大之變慶州又有雲霞之妖予甚懼焉宜速下求言之
教○已亥以燕服 御慶會樓下不時召對○命別聘安瑋妻喪○禮
曹判書南袞參判崔命昌參議朴壕稟書肆宗法冠禮國忌日變服等
事 上引見思政殿哀曰先儒有言收宗族勵風俗皆在於宗法所關
甚大古人稱堯之德亦曰以親九族宗法之行為治之本此王政所當
先者也然三代以後廢之已久請令大臣及弘文館廣考經典參考時
宜行之何如冠婚喪祭人道之大端不可不行我國家既有五禮儀注
此本欲使上下遵行也禮曹更申明而已且致齋享祀之日則不可以
接下然若軍機急遽之事亦可以接見下人也但如此則正殿決不可
御或於便殿接見乃可若齋中服色則於五禮儀注及大明會典皆無
可考此不可臆度而定制忌晨祭齋戒及大享齋亦不同矣 上曰頃

者秋享大祭齋戒承旨有所啓事引見于齋室後日例當如是若大臣則當見于思政殿但國忌致齋則以何服引見耶袞曰五禮儀傳香儀殿下具衣龍袍翼善冠以此觀之別無變服之禮恐無所可據而定之也 上曰然則雖不變服亦可也承旨申光漢曰忌祭則與他祭有異古人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以家禮忌祭儀觀之若忌日則以素服終日居于外云此禮豈有異於上下乎臣意以謂忌晨祭齋戒則當以素服接見下人下人亦不可不變服袞曰臣於弘治年間赴中朝見之一日皇帝以玄服受朝臣問于序班則曰今日夕齋戒故皇帝為此服云然不可以此為據輕制大禮也請令弘文館廣考古禮稍易其服 上曰可但大臣引見處議定亦可袞曰可於便殿引見塚曰有一定之制然後下人據而行之矣袞曰書肆設立其意則至矣然我國家與中國有異我國之民本貧故書板及紙私脩甚難然廣布書冊使民間可易得見事出自 天衷此甚美也故臣等更欲磨鍊以啓 上曰鑄字民果難自備昭格署鑰器及外方寺刹鑰器皆已屬公而多在以此為鑄字則甚可此事亦磨鍊可也且宗法及國忌日變服事問于大臣書肆及鑄字等事既有承傳禮曹自當為之矣○三公議國忌變服

事宜廣求古典而參定○憲府啓金麟明廢朝時爲瑞葱臺監役官
侵漁軍人多受市貨其爲人本不齒於士類豈可爲六曹郎乎諫院啓前
事 命適麟明餘不允史臣曰麟明在廢朝纔經短喪之期食肉無忌
○教政府曰予惟無類叩主神人上念繼述惟艱下懼民物失所夙夜
兢惕不遑寢食十有四年于茲然予誠未孚予德未究治功效迄無
可紀兩賜不時而飢饉歲仍民生憔悴而愁怨日積風俗衰薄茲况漸
滋以致干天和召災沴者極矣乃於今夏盛長之節亢陽爲灾旣兩過
潞川谷沸湧山冢崩潰揚州地面壓沒男女八人牛馬雞犬並罹其害
迺者南州象異非常日官方奏星變予之惻念曷有紀極實由寡躬不
職不獲庇佑于天地而百姓何罪凡我共承共菑者益思各盡乃心以
交修不逮用咎天譴其體予至懷坳告中外雖在山林草野窮閭漏屋
之下有能憂國念時者其極在寡躬朝廷痼病毋慮觸忤○太白經大
○辛丑論各道觀察使及開城府留守曰今雨水過多慮有人家覆沒
以致死亡者其盡心惠恤○弘文館以國忌致齋時淺淡服事付標于
大明會典以啓○壬寅大雨○御朝講諫院啓前事不允 上曰京畿
水灾為甚人物或覆沒田土皆損傷戶曹其何以處之特進官高荆山

曰京畿連年凶歉而今又如比人民恐不得聊生也且臣詳計之量田
 期限已過而不為此不可不為 上曰量田事以其年凶故不為耳荆
 山曰量田有詳定之事不可不預為之 上曰其報政府議之○遣承
 旨往問領相鄭光弼左相申用溉之病用溉則曰臣自昨日浮腫證鼓
 脹兼發不能支持今特遣近侍問疾 聖恩至重小臣平日少無絲毫
 之補而病已至此差息無期請適臣職光弼則曰今再蒙問病 聖恩
 至重無以報效唯冀小愈得拜 恩闕下耳且今雨水過多慮有屋宇欹
 危壓死之人幸令漢城府五部廣諭使避來何如 上曰令漢城府五部
 檢察吏臣曰 上聞兩相之病深有憂慮之色光弼病危尚慮民生慙
 懃啓達有古宰相之風○命致祭揚州壓死人崔小山等○城中平地
 水深沒馬○癸卯禮曹啓曰玉種以婦人能為丈夫所不能之事友愛
 節義宜優加賞典 上教以為可旌門是甚當但婦人外父母家而內夫
 家則此事雖褒異而以妹為其甥割指此實三綱外事豈可與盡孝友
 者同典旌表也大典云孝友節義者賞物優異者旌門復戶臣之意若
 依大典賞物復戶則於褒賞之典得中矣敢啓稟

斷手指時肩和酒而饋病得善又有京中中郎長通坊私押淑羨者年
 十四而其母病將死割股燒饋得差禮曹啓以玉種賞物復戶而淑羨

旌門復戶上問禮曹曰玉種於兄弟致裁人○御不時召對侍讀官趙

佑曰今之言者謂不可以古兩尤難可與淑義同旌門復戶故來啟如此事行之於今又謂不可一變舊制是皆膠

固之言也唯在見勢變通耳臣聞外人等皆云年少之人欲盡更古制

云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繼世之君率由舊章是常道也然有可變者

則豈拘古而不通也若以古制皆善則善莫善於三代之法也然後世

不能皆遵而隨時變易且祖宗創法之時豈期定萬世法也亦隨時處

宜耳臣亦非欲變更古制也必欲隨勢處中耳參贊官鄭順朋曰欲更

古制者非也欲固守一法者亦非也以一法強行之於萬世膠固莫甚

如不得已可變之法則變之如不可變者則不必變也上曰祖宗

之法徒守而不知變不可也一切更之亦不可也變之而後必有弊則

其弊彌甚要須慎重趙佑曰聞上欲定親問疾於大臣宗戚規模知

上欲行古道也時君世主孰不欲致治而其所未能者特不行古道

也如定服色立宗法等事亦近古未有之事也我國自廢主大亂之後

頹廢為甚主上中興修舉此大治之會也願終始如一堅守此志以

至於至極之地順朋曰臣考祖宗朝問疾事與昨日傳教暗合世

宗朝柳廷顯李穰等死而上率百官舉哀今若行之則亦可以增

光祖烈矣○諫院啓前事不允○命議文王明事于政府○甲辰政府
議啓曰承傳色文王明罪在欺罔當如律罪之然欺罔之事不甚若置
之極刑則似過重請自 上裁 上曰可減死○領議政鄭光弼議壓
死人致祭事 上念至此上以敬天灾下以恤無辜雖致祭非不可也
然非國家祀典所載備給葬需致恤親族雖不致祭可也且與戰死者
有異矣左議政申用漑右議政安瑋議國家設厲祭以祀無主者亦有
例壓死人今雖致祭可也然若得尸身給葬需又有親族用恤典則自
可致祭國家不必致祭若不得尸身又無親族者雖不載祀典亦可致
祭 上曰若不得尸身雖致祭可也若得之則不須致祭○春秋詔稟
京外實錄曝曬事 上曰史局事重例遣史官于外方曝曬可也然不
無其弊以外方兼春秋為之何如其問于春秋館堂上○諫院啓曰弘
文館非徒文翰為重論思之任甚重為此職者不得已以任然後所任
專一近來侍從數易故弘文館甚虛疎今日政竒遵亦為檢詳檢詳雖
重豈如經筵官之為重請仍任不請遷韓昌愈 上皆從之○教吏曹
判書申錡曰直提學有闕竒遵雖資級未滿擬之何如錡等回啓曰竒
遵果可特用者然恐其速也 上曰其以單望擬之史臣曰初下問時

錦則以為遵之人物雖可為直提學者但年少筮仕未久如此速陞於朝廷體貌似輕深有重難之色參判尹殷輔參議鄭忠樞則默無言正郎李若水曰遵人物既合而又有上教豈可計年少與筮仕未久耶錦尚難之○以金湜為成均館大司成竒遵為弘文館直提學鄭膺為典翰張玉為副應教李延慶為校理權雲為副校理○乙巳正言權碩啓曰昨見政事心以為未便前日循資格此固有弊今時之用人則甚善而古之遺意亦可復也然人雖賢者或有器之大小或有等級或有久近若不計而用之則此亦過矣吏曹之任乃如權衡唯其稱輕重而已不可以人言為之若如道聽途說而為之則不無砒硃混玉之弊此非論人物也大抵有關位即填差非三代遺意待其人而填之乃可上曰用人之道果如是也然不異於衆人者則固當循資用之若擢用者則不須循資如竒遵鄭膺者固合於直提學典翰故差之如無其人闕其位者乃三公之謂也若直提學典翰之任有其人則不須以闕史臣曰是碩乃知製教肅拜時所啓也昨日政竒遵為直提學鄭膺為典翰張玉為應教碩雖因此論啓然其意不獨在於遵等而乃在於吏曹判書申錦碩常卑之及為正言乃曰吏曹乃天官冢宰也錦不宜居之欲

駁之顧迫於僚議不一懷而未發者累月是故其所啓多指於吏曹一時之議則以為非迫急之事而不與同僚議之徑來直啓甚輕率也云然其指意時人不知也○御不時召對叅贊官韓忠曰臣頃者赴中朝聞之前此奉使朝燕者多行不義使我國蒙恥奉使之臣專對上國不可不擇遣 上曰此言果當專對之任豈可人人為之銓曹當選遣忠曰我國偏邦也而九章服制度皆中國之禮則是必往者有識之士入學而見之還本朝倣而為之者也前朝遣子弟入學甚是好規今若遣子弟入學及請書冊音律仍求其禮儀乃可 上曰書冊奏請及遣子弟入學等事果可為也叅贊官金湜曰今則中朝昏亂雖許入學無所可學忠曰學校之事不可不體念也近日久廢幸學如釋奠祭不可不親行 上曰予意亦欲視學今方暑月未果耳待秋涼欲行之湜曰臣聞 命攷宗法事臣不勝喜幸宗法乃三代之法也厚倫成俗使民知本而為善者莫先於此然此事不可一一督行之自貴戚大臣先自行之則下人自為之矣 上曰大抵教化自上為之然後行矣速議之可也忠曰用人之事甚重不可不致察也末世好惡不明雖不正之人或能於文翰或能於吏事或有才技者則人必好之自上少有好尚而

示其意則下人必皆趨於此其弊不賢若不正之人則雖有才能不可授以國事今者雖無形迹亦不無如此之人其言辭吏治雖可謂能既無學術而又其心可疑則豈若少文而朴訥者耶雖不名目而啓之此上之所可察者也 上良久若有思者仍曰未之知也其誰指耶說經慶世仁曰近以特旨授官者多矣有才氣之人不可尚也湜曰取其才能授之官爵其弊不賢 上曰如此之人予豈知之惟其不知故或有特命之事矣予雖特命其人若不合者臺諫自有公論矣忠曰不可喜用才能之人 上曰近未知予用如此之人也仍曰忠而欲聞者良以忠終不達焉 上曰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若用如此之人則下人自當言之忠曰如此之人自有物議之地臣不可以名目啓之世仁曰人才各有大小長短之不同其用人之際務適其器而用之可也忠曰用人之事皆自 上酌處大抵用人無機關而有質直者先用之然後趨向一定矣若有機關之心者不可用也史臣曰大抵忠之所啓皆有意用人以朴訥質直為言者其意在於金淨若善吏治有才能者指柳仁淑也世仁之言又指李繼孟也繼孟以特旨為贊成而臺諫駁適之仁淑亦以特旨為副提學雖不駁適以其辭免適之一時之論頗有之

然繼孟為人既出於公論而若仁淑則一時士類皆以為有機關之心
頗疑之而亦未得暴言之大抵仁淑之見議於時論已久而上之特
命亦不一矣必喜其才能而有所異待焉忠之所啓深有含蓄之意
上頗疑之而終不識其為誰也大抵臣之於君不甚含蓄可也而忠之言
如此使上不能無疑惑之志識者以為失○臺諫啓曰竒遵為直提
學鄭鷹為典翰張玉為應教此等人其才氣則皆可為也然筮仕未以
年未三十於國體何如此端一開弊終難救且中人以上不以爵祿動
心若中人以下則於爵祿不動心者蓋寡臣等所啓豈無意耶請遼憲
府啓曰鄭兄誨陞嘉善拜會寧府使人器不合請適上曰竒遵等果
皆年少然用人不可視年之多少惟其賢否而已用此等人何弊之有鄭兄
謙乃吏曹所薦不須適也○鄭光弼申用漑議爵命之柄人君所當
慎用今加平郡守李成禧重林察訪具思謙皆資窮今若加資則必陞
堂上尤不可輕易事目雖云給資此在上裁安瑋議刑費事目甚重
勿難舉行然其事目業已不改今若不用則是失信也臣意當依事目此論

捕越獄入賞也刑曹
事目過重故議之

上曰堂上不可輕授但資窮未准職者叙之於實

職何如其問于吏曹○承旨朴世熹啓曰近來獄囚多死者則有六

月初一日至今月望前死者十五人 上曰近來獄囚相繼而死予甚驚恠前日獄囚多死則必推其郎官其將予惻怛之意言于刑曹○丙午聖節使朴英奉表朝京 親行拜表如儀○左議政申用漑以疾辭

其批荅曰卿才識挺發文章贍富決疑辨難如灼龜而定吉凶理煩應機若運斤而破盤錯自先朝而負名遠寡躬而著勞遂躋三事始卜衆望任老成之在位動為心膂攬謨猷之陳前發為施措何意一疾而引

辭遽欲全身而釋負勉思大義毋懷固避○命兵曹選武臣堪為將帥者○臺諫啓前事不允○丁未 御朝講 上曰予於花石綱一事見

人君所好不可不慎徽宗一惑朱勔等之言天下蒼生已困而其幸至此囚虜庭亦由是也特進官金世弼曰人主之心少有嗜者則小人必

乘隙中之必加存心常察吾之心少有嗜者乎不然則安知小人有窺隙而禍及蒼生乎知事李長坤曰今者 聖學高明能辨是非豈有此

患但懼一念之或誤耳 上曰果然近多災變城中有水災而楊州亦多覆沒且獄囚多有死者恐刑官不慎刑而然也予甚惕焉世弼刑曹

曰近日獄囚果多死焉疑其癘氣相染移其病者於古兵曹則未幾而死至為驚慟聞獄中至狹而深夏月蒸濕擁塞杖傷處潰爛以致多有

傷者然不可增大其獄臣意如義禁府作行廊溫涼有室使人氣踈通則無乃可乎又因舊廊而隔壁別處何如上曰使之隔壁而處則可無薰蒸之弊且刑官全意於速決不滯則亦可也史臣曰自金淨判刑曹徒拘文法理獄不加欽恤故時人以此為傷和召灾之由也先是淨為大憲混為掌令互相風聞務持深刻如有可惡不問情罪枉加拷掠至有父子枕尸獄中者大司憲趙光祖曰竒遵鄭詹張玉等皆明白通敏他日大用之人也不循資格而擢用是固美意然鄭詹則年纔三十竒遵張玉皆未滿三十青春少年子也此豈必超陞乎古云四十強仕雖聖人必至道成德立而後可就仕也大抵老成人必居上列而後朝廷禮貌重而萬事和矣若是成例則年少在下者皆次次擢陞朝廷至輕至於聖子神孫以此為例則後日之弊其有窮乎為國之道必重名器名器不重則朝廷至輕治世則名器重亂世則名器輕須慎重之正言權碩曰竒遵雖是非分明而有材器豈可謂成就乎用人必待成就而用之臣等非以 上用人失當也見其勢不可故啓之安瑋曰在上必愛惜人材而謹重爵賞可也光祖曰安瑋所啓雖不能知細密而言然其愛惜之言甚可若大臣則能知其材而盡用之使之展布豈可愛

惜而已愛惜之言於在下者則宜也於大臣則未宜也 上曰今聞大
臣臺諫之言不宜超用當問于銓曹而處之權輿曰用人事銓曹主之
不可不謹必使公平者主銓衡可也光祖曰申錡好惡明白不可易得
之人何有不公之事仍啓鄭允謙事長坤曰允謙嘗為熊川縣監甚謹
於事又為南道節度使又甚勤謹此人人品當於宰相之職則未可知
也其治事則可謂勤謹矣 上曰於承旨中有可人而除承旨未以故
未遣耳光祖曰承旨未久而速遣亦甚有弊 上曰於文臣中擇遣何
如瑋曰文臣雖有弓馬之能而知邊事者不易得也 上曰李世應何
如瑋曰世應雖能於決訟等事其鎮服人心則臣未之知也光祖曰臣
見傳旨有捕盜人賞職事甚為未便大典內賞職事乃指自己捕告者
言之此則乃承差而捕者有何功焉賞格人之所趨若如是猥濫則弊
將難救 上曰其初議定賞格頗為過重而其事自己如此不可失信
故然耳安瑋曰臣亦以事目如是不可失信故議以當賞然事之是非
果如是言矣 命適鄭應等改捕盜賞格史臣曰膺天資超邁有西京
之文遵金鏗玉潤深得濂洛之學時人目為雙壁 上器重之擢用不
次間有躁進之謂故憲府以年少彈之屢啓乃允 上曰納衣敬差官

以儒將擇遣分賜士卒其將士在邊塞妻苦者亦宜賜酒肉以慰之○
春秋館議啓曰外史庫曝曬事欲令外兼春秋為之然外春秋非史官
也史局之事如是開端則恐史事輕矣 上曰可依前例○憲府啓鄭
允謙又啓昨日拜表將入帳幕時百官皆下馬景明君非惟不下馬又
自騎馳過行是不特無禮於百官實乃輕蔑朝廷也請鞠之 上曰鄭
允謙操心勤謹則不可適也景明君其令宗簿寺推之○戊午 命召
右議政安瑋禮曹判書南袞右贊成李長坤戶曹判書高荊山兵曹判
書柳聃牟吏曹判書申錦右叅贊李紆刑曹判書金淨禮曹叅判崔命
昌叅議朴壕議宗子法致齋時服色親臨問病聽政及家禮五禮儀注
歸一等事安瑋啓曰今日所議皆禮文之事也館閣堂上如權鈞金銓
請 命召與議韓忠曰今日之議至關國家請並召臺諫弘文館齊議
○臺諫啓曰國家大事臺諫皆可與議此在禮文之事必行無疑可令
禮官磨鍊行之何必廣議凡事議定後臺諫自可糾正何必會議 上
曰議定而臺諫糾其是非果可也但國論一定則後不紛更今欲大定
故俱命召矣今既齊會則可即入對臺諫回啓曰各言其志耳今當入
對與大臣等俱入承旨韓忠問曰國忌日服色何以為之安瑋曰服色

事考之 祖宗朝日記亦不明言之朱文公家禮云忌日服色以淺淡
色丘濬大學衍義補云至日以淺淡服至日其日也大明會典亦云前
期二日淺淡服今國忌致齋啓事官用淺淡服何如權鈞金銓曰臣等
意亦如是南袞長坤曰以文公家禮為主可也左右之言皆類此崔命昌
曰吉祭以翼善冠袞龍袍香祝親傳夫翼善冠袞龍袍吉服也似未合
於禮此亦問之何如安瑋曰袞龍袍華服也此於致齋似不可也須令
禮曹弘文館酌定使萬世行之長坤曰吉祭變服事須大定金銓曰古
云齋明盛服吉祭則何以變服乎僉曰所謂盛服以其精潔耳豈謂華
也 上曰常時致齋日則不為華盛之服矣此則非特不為華盛也乃
謂變服事故云爾校理李希閔曰其曰以淺淡服則齋日亦必有服矣
金淨曰齋必有明衣布則必變服矣弘文館皆曰臣等亦考之齋必有
明衣布則乃沐浴衣也金淨曰然豈無齋衣乎韓忠又問親臨問疾事
瑋曰大臣病革而行此禮乃古昔帝王所為之事然臣曾未詳究古禮
耳必有碩德重望朝野所倚望者可當此禮然以我國見之大臣家多
陋隘若行此禮則一家感動蒼皇奔走而病者亦恐驚動促死近日遣
內醫問藥而又遣承旨注書問疾則此亦特恩也親臨事固非輕易須

有上斟酌權鈞金淨南袞皆曰臣等意亦同似未可行長坤曰臣聞先代帝王於問疾時有閭巷隘塞者則皆闢破而入此可以震動臣子之誠使一代鼓舞者也如此美事臣何可抑止然當觀其人而處之不可定格例行之李紆曰古之人君於大臣病則臨問死則親歛一如骨肉非特問病乃問後事也今則君臣踈隔自上若行是事則下人亦自感奮然不可人人而為之申鐸曰雖三公不可人人而為之也上曰此事在下則必以為難必自上為之可也然此乃新立規模故廣問之耳且以其可嘗其位故已居三公亦何有間安瑋曰固不可一一為之左右皆以是為言李希閔趙佑李延慶沈達源慶世仁金明胤等皆以為在所當行韓忠問聽政事瑋曰大抵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接賢士大夫之日多則道義日長若大事如朝啓則御正殿命召大臣論議若小事則或御思政殿或於康寧殿或於丕顯閣令承旨史官出入啓事甚當權鈞金銓南袞等皆曰臣等意同金淨曰世宗朝逐日視事故治化大行南袞長坤曰此事於外已悉議之無異於安瑋意上曰允政事承旨常親啓六曹公事則郎官亦或引見若逐日會大臣聽政則朝講等事皆廢而政府六曹公事亦廢矣若不時為之則可也瑋曰

不時聽政事一從 祖宗朝事可也 上曰祖宗朝果不時聽政矣瑋曰臣聞 世宗朝皆於康寧殿召對大臣矣若大事則必 御正殿如朝啓矣常行公事則皆使宰旨等親啓也 上曰於便殿接大臣不可也申鐔曰近日承旨親啓而六曹郎官皆引見則甚盛事也然以是謂之聽政則後日簡忽之弊亦有之矣未朝啓之時有所啓則引見亦可瑋曰 世宗於經筵官有時以便服見之於嚴謹不可也 上曰便殿則用便服何如光祖曰正衣冠尊瞻視衣冠不可忽也雖云冠帶豈皆謂袞龍袍也若用深衣等服則可也如帖裏等服不可也韓忠又問宗子法瑋曰臣本無學術又未考古事大槩繼高祖之宗繼祖之宗繼禰之宗自世不遷之宗同姓之親則皆於宗子家聽命此古昔所為至美之事也若行此事則風俗一正然我朝不行此法久矣雖同姓親或居外或居京相遠之甚故統於宗子者專無支子例不行祭于大宗家雖有睦族者亦不以為貴雖欲行之亦不易也須令禮官與大小諸臣會議酌定權鈞曰宗子法古制也可廣取古制大立規模必使合於古宜於今可也臣不知故不能建議左右皆以未諳古制為言申鐔曰此良法也若行此事則厚倫成俗之道何過於此但見繼禰之宗繼祖之

宗而其節目則未之見也如我朝太宗則立廟而文宗亦各立廟其立宗之意則未之知也須博採定之李紆曰雖未盡古禮而舉行可也若以未知古禮而遂廢不行則治道何自而出也金淨曰若欲盡行古禮而後為之則無可行之時以此厚倫成俗之美意以廢不行甚累於聖治須立一代規模可也廣考古禮則自有節目光祖曰一世之人雖未盡行而如王室大宗先行之則下人亦可觀感而興行矣且有耆需循德者自立一家之政則亦有化之之道若詳考則豈無古例乎韓忠又問家禮五禮儀歸一及陞補事瑋曰五禮儀家禮臣未能考之故未能詳知然大槩五禮儀乃祖宗所酌定時王之制也則遵行可也於是有所不可則考古禮而酌定亦可也有志者薦舉陞補事甚好然舊例以初試入格者及陞補取才者居館矣權鈞曰五禮儀與家禮不異雖有異處亦不多矣依五禮行之而有不合者則考家禮酌中行之似當陞補事三年一次為之則有志者或未陞補從金湜議左右之議皆以為以五禮儀行之而參以家禮可也陞補事或曰可或曰不可韓忠曰今日所議後於合坐時更議書啓何如光祖曰今日議大同何可復議自上欲行則自可行之時夜二鼓矣○鄭光弼議國忌日 殿下變

服則啓事人負不可從而變服

親臨問疾事古今事異似難舉行

親聽庶政依

先朝故事宗子法我朝之事似乖古制然習俗難可卒

變似難定制五禮儀與家禮不同處參考議定似可學生陞補自有舊

例不須別薦申用漑議忌日

殿下御翼善冠淡服烏角帶似當啓

事人負非祭官不在致齋之列則變服似未穩

親臨問疾恐難施

行聽政不須立節目當日

御政或召對或令承旨親啓為當宗法

廣考古制酌定似當五禮儀疎漏不備者以家禮參用為當陞補取才

大典所載不可廢但於陞補外有志學行者令四學別薦于成均館揀

選入學教誨似當○慶尚道鎮海熊川昌原金海固城昆陽三嘉河東

等邑大風雨木拔禾偃○己酉傳曰國忌日服色如朱文公儀啓事人

負服色亦素宗室至親與大臣有重病者不可例皆臨問此則自上

斟酌處之六曹公事最大者預入于內先見其便否至常參之時與大臣

及六曹堂上議決且朝啓之日刑決之事少則六曹各親啓其事宗

子法更令政府弘文館禮曹博考古文議而參定之五禮儀有未盡者與

家禮參而用之可也陞補取才事如左議政議取才外又令四學別薦有

志行儒生于成均館揀選入學教誨韓忠啓曰前日小學已頒給內外

官矣今呂氏鄉約亦可皆給請並分給於外方留鄉所何如 上曰呂氏鄉約者本為民也當如所啓韓忠曰京城之中亦有坊里必為鄉約矣此冊令五部官自分給于各洞約正何如可之○上曰今見平安道監司書狀夏月兩雹甚可驚也而又大風拔木禾穀盡傷災變甚大此尤可警懼者其言于大臣○三公議啓曰大典連二中見罷而無限法者必有其意吏曹隨其人物而用之不可別立新法○以竒遵為弘文館應教鄭應為副應教○庚戌 受常參 聽朝啓仍聽政○御至顯閣不時召對講近思錄參贊官趙舜曰於喜怒等事失其中者以其不正其心也故先正其心則何有失中之弊乎故存養省察為大耳 上曰凡人於喜怒將發之時不能制情則自不知其過中矣凡人喜怒不可不謹况人主乎人君愛一頓一笑當喜則察之當怒則察之不使過中可也趙舜曰以一人之死事于多至數十人而皆無冤枉死於杖下傷和召灾恐由於此 上曰死者不可復生若是冤枉則必感傷和氣大抵刑者輔治之具也不可以是而致治也檢討官沈達源曰此言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此言尤可省念人君信能先正乎己則何有于之者哉上曰果如欲防小人則先正其己正己則如鑑空衡平奸自照無有

遁隱何有小人之于其間哉若先有志於防小人則非矣趙佑曰上
教如是真千載一遇也○辛亥 御朝講知事李紆因論蔡京事而言
曰人君待小人則當嚴正不為體貌若進退大臣不可不為體貌上
曰進退大臣當全體貌李紆曰事不甚關而輕率進退不可也韓忠曰
李紆所言待大臣之言乃計當今之弊而言也若與之論道經邦之大
臣則不可同於奔走服役之臣秦始皇屈抑大臣使不敢仰視其習至
於後世而不廢谷之待大臣或有過失譴責太嚴似不合於體貌大臣
近日行幸時大臣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此於體貌不可矣史臣曰似
指李繼孟事繼孟非有大惡而臺諫一啓即 命退之一時之議或以
為太急 上曰君臣之間情不可不通自秦之後尊君抑臣太甚故其
相見之體亦嚴以此情義亦有不孚矣 世祖朝己上待群相甚親自
成宗朝君臣之禮嚴矣今時規模漸變自相親敬矣安瑋曰今時則君
臣之間漸至相親矣臣在中朝見君臣之禮侍臣皆踞床我國習俗既
如此不可變群臣之間惟在相孚而已朝廷體貌雖嚴有懷必達則何
害之有 上曰大抵災變不可視以尋常近來獄囚死者甚多或云受
刑雖不多必死此何以致之瑋曰大抵近日獄囚死者甚多臣恐刑官

疾惡如讎欲以刑法嚴治也

璿之意恐刑曹判書金中疾惡如讎而然也

上曰獄中無乃

有病氣而致之耶此朝廷所共議處之也且守令有親年七十者則法

當滯之若僉使萬戶之類則不載於大典此與守令何異焉僉使萬戶

若非獨子則不可滯之若獨子則不可差遣此事令議之而別立科條

以為定式何如璿曰此事不載於大典者良有以也必不遺忘而不錄

也若武才卓越而可用於邊方者不可多得例以親老不赴則非徒僉

使萬戶六鎮守令亦不赴矣若非獨子則雖親老不得已送之 祖宗

之法必如是而不載也李紆曰國家以孝理為本故有或年老而乞郡

者許之然親老者例皆歸養則亦不可雖有老親病若不甚而又有他

子則亦不必盡聽其歸養也 上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主之於為治

孝為本也若於朝廷有闕之人則國家不可不惠養其親而留之若於

有無不甚闕之人則不可一一惠養其親亦可聽其請歸 紆常欲留權

者肅三矣或指名而啓之 上皆不聽非徒紆也李旻坤亦啓之金爭

則命惠養其親而留之權 撥則紆等雖請留之 上不聽乃曰若於

朝廷不甚有闕之人亦可聽其歸以此觀之 上 上御丕顯閣視事

○遣承旨韓忠賜輪欠堂上成均館官負及儒生酒又令試以製述又
教學官及儒生曰凡教誨非貴乎教口讀耳向方不可不正其各勉之

韓忠自成均館來復 命啓曰臣見儒生製述皆專力於為學下齊儒

生亦皆成才忠亦甚舉止多失語言 命給舉首儒生朴光佐三分其

餘給分有差科場用分數定其耳 命賜承旨史官等麻布苧布靴子等

物○壬子 御勤政殿簷下受朝參(御朝講) 上先指程頤書卒論

之曰程頤得孔孟不傳之學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者最多後世莫

有如此者若廢朝時雖或有誨人者其被禍卒如彼至於今時未聞有

專力於此者同知事趙光祖曰 上教至善師道立然後進知其向方

而事親事君之道皆由此出如或有人可為師表者則後進之向方可

一而朝廷之上名士多列焉廢朝士林之禍慘酷金宗直門徒皆被誅

戮當今之時無宗直者矣然其間或有疑慮而不肯為之者亦或有不

敢當而不為者欲有為者則但以己所見教之而已李清曰今或如程

頤之人在焉則師道之任亦可盡委之先祖曰當今之時雖有一善者

皆擢而用之若如程頤者在焉則豈不引用乎宋之時若用程頤則何

至亡乎今也師道則無矣朋友之道少有不盡其古之切切惻惻

之道然相與規責而為之勉焉故朝廷氣習賴而少變焉若朝廷後

日有所變也則必指為朋黨而攻陷之此書言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

學術者是也今雖勉強圖治而後日之事亦不可不慮也朝廷完固然後
小人自不得干矣 成宗朝士大夫類皆尚詞章而不好學術此時
成宗亦不無勸焉故其習乃如是然朋友之道雖未盡切切惓惓之道
亦或有之故一時相與放心交遊未久而遇禍慘酷大抵國家士林之
禍相繼而起雖不歷舉而陳 上亦必知之今世亦不可不計也我國
家人物本不多而一番人物出為世所用有志於為治卒為士林之禍
掃蕩焉此於一身無足念也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念哉當今之
世不必有此等事至聖子神孫恐或有之也是故不欲是非而專意於
保全者今之世亦不無焉必須於今振作士氣此機甚大 上曰當今
之世如程頤者難得然亦不可謂無矣若有如此之人誨人不倦以
師道為己任則必有所興起耳光祖曰程頤若見用於世則其門人各
舉所知善治可興矣今時如程頤者不可謂無未知其在草澤也然雖有
一才必皆見用亦不可謂必有之矣大抵有一時人物然後有一時之
治而其中所關者在君相耳君相之好惡是非分明則下人亦必展布所
懷若君相之好惡是非不明則一時人物雖在而不可謂有之矣大抵人
才甚有關不可以不培養也且今三公署事規模已定然大綱不舉而

公論在臺諫臺諫不得其人則甚不可 上曰遠慮亦不可不有之

成宗朝賢者蔚為輩出而至廢朝殄滅無遺可不念哉李清曰諫院之職掌補闕拾遺也人君動靜語默有所失則諫院即論之我國家設局在闕外故凡事但據下吏所報以為耳目是以人君雖有所失或未能聞臣意若於政院之側別設一廳使諫院一負輪次直宿備聞人君動靜過失若小事旋即規諫如大事竣出直與同僚議而論啓則庶盡其職雖未得直宿朝入暮出亦不妨今聽政之時規模一新此亦美事

上曰諫院在闕外果似遠矣凡事時或有未及聞者然今非上下壅蔽之時也別設諫院予未知其可也仍問大臣之意何如領事安瑋曰諫院非憲府之例也臣於 成宗朝見之諫院只論君德而已無與駁人近來彈劾人物之弊漸成遂如憲府諫院之任甚繁重今又別設諫院於闕內輪次直宿則於本院必有未及會坐之弊 上曰別設諫院果不可也使諫院只論君德不駁人物亦不可也清曰諫院乃拾遺補闕之職須在左右不可使踈隔光祖曰清之言善矣然闕內既有承政院又有弘文館今必不更設諫院也 上曰香室事甚重予見 祖宗朝古事非徒使承旨往見或有親臨之時予亦欲親往凡祭祝文亦親押

其可乎此乃人主舉動不可不慎重左右之意何如光祖曰此甚美事行之乃可但香室甚窄奈何然美事則不可以地窄止之也世熹曰臣見香室地勢果狹小然其中諸事甚精潔矣但所謂使令者冠服與自隸無異此似褻慢改使令之號又改冠服如別監所服則似可 上曰

此言果是文昭延恩殿有守僕香室亦依此例似可○成均館儒生等詣闕上箋謝 恩以前日賜酒 上引見于思政殿講生負李世銘朴光佐

等書

因韓忠之啓有是命

金湜曰臣本疎濶儒生今幸居師長之位其能使人感

化乎光祖曰才不借於異代今捨湜則他無可為者不可不以任韓忠曰趙光祖亦可以任於同知若有故則當以金淨代之尹倬性甚淳直於書無所不讀居家又清簡能於訓誨後進此人亦宜以任光祖曰今

聖學既已高明國家之勢庶可有成而今世之憂在於經筵官 上之

聖德既已日進而在經筵官之列者無淵源之學進講之官若未稱其

職則此非細故大抵進講不可以臆見為之須有學問然後庶可稱職以

此憂之也 上曰知文館直提學典翰無可為者如洪彥弼朴祥前日

以為可當於經筵官此人等何如耶光祖曰此二人不可謂極盡於經

筵官也然朴祥介潔之人彥弼用心亦不非者且彥弼與臣四寸故知

之耳忠曰祥之為人有儒者氣節若彥弼則非儒者也大抵用人之際

雖可用者於國家有自謀之計而無誠心則亦不可用也光祖曰祥亦

非寬大有容之人忠曰大抵此人不可以大規模責備也若論人則雖

踈濶之人尚可用也如中立而無是非靡有定止則於國家亦非關

矣大抵忠之意以彥弼為無懇切之誠故如是云光祖曰雖有誠者若無實用則此亦不可提

曰方今教養元子之事甚重大此亦不可不謹光祖曰保養之官須於

宰相中擇其有德且賢者常使之親炙教養以成德性可也我國家因

循為習王子例必出避於閭閻以養之此甚不可也今亦使元子入於

闕中以教養之凡生民休戚之事與夫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以及國家

治亂常反覆開說則雖不盡解耳聞心深自然有得矣如此然後教養

之方庶可得矣又時或於經筵處使之出坐預聞論難則自少亦親接朝

士矣至於今之避寓亦使時時遣承旨見其居處及教養之事若保養大

臣則雖如周公之撻伯禽亦可也且近日祭魯山復昭陵等事皆前日志

士所嘗憤恨者幸遇 聖世乃得行之此乃他日為國家禍本也且慎

氏復立事朴祥金淨等至於上疏雖似狂悖亦是正論也然其時至欲

置之大罪此皆小人藉口而言之者也中夜思之未嘗不感歎徃在廢

朝時有金駟孫君子人也既不畏權臣又直書國之所諱終羅戊午之
祀其可忍言乎大抵君子之事非為謀身也為國家持正論而已如此
而卒被滌醢之禍至於今時以祭魯山等事為言則亦為國家之禍若
不省察則當小人構亂之時豈得辨乎臣每欲啟此若於朝經筵則左
右侍從豈皆平正人乎是以每發一端而已不能反覆詳盡也今日則
密侍所當盡達所懷湜曰有懷則不可以左右之故有未盡也忠曰此
言亦是矣然君臣之際若密通無間之時則尤可從容也光祖曰臣等
每見上有一善政則喜有一非事亦未嘗不懼也且未知宮中居處
之事為何如亦憂之也上歛容而聽之光祖等相與論說誠意懇切
未覺日暮小宦執燭而進遂退○禁中外織惡布○以孔瑞麟為左副
承旨朴世熹為右副承旨○癸丑上以便服御不時召對於慶會樓
下上語承旨韓忠曰前主簿李琬所上古今烈女傳甚好而其意亦
佳雖堯舜之道何過於三綱五常其意欲上化民成俗而進之必有志
者也其即召諭以是意此人若在職則不可加職矣若是閑散者則
除以軍職可也韓忠曰召而賜酒賜言以慰之亦足矣不問人物可否
而除職甚不可也上曰果然矣但前既為主簿則雖除軍職亦不至

不可也○甲寅傳曰社稷祭香祝則當親傳釋奠祭風雲雷雨祭香祝則攝行可也○乙卯忠清道槐山郡雨雹○丙辰 御朝講○將適都

承旨吏曹首擬權撥次擬柳仁淑仍啟曰撥以歸養老親呈辭已有三

陟府使之命然此人宜在朝子不當補外大臣於經筵亦有言者且以

嘉善為都承旨有例故撥焉 上曰權撥雖合於承旨為親歸養情義

懇切已授外任且不乏可當之人不須還收成命以沮孝親之志其以

柳仁淑為承旨○上引見慶原府使潘碩枰 教曰北方防禦最大皆

置不可不謹且守令刑罰過重民生甚困其慎之碩枰曰臣承命固欲

盡力但愚昧才短恐不副 上意○丁巳 御不時召對 上曰鄉約

於化民為最人皆知習於鄉黨之中而不為不善之事則其於教化之

補豈不大哉使勉力為之可也侍講官李延慶曰臣在外方見鄉約未

速於善俗矣人性本善以善事指導之則自爾易化若得善人以為約

正則足以變習俗而人皆樂趨於善矣韓忠曰臣家在清州與忠州相

距不遠忠清一道鄉約勝於他道而忠州為最於道內其初為約者乃

校理李延慶也此人為約正以導率之故稱最焉延慶曰復昭陵祭魯

山數事乃所以培養氣節之一端也漢光武之於嚴陵待之如友至加

是帝腹故其未有黨錮許多士也氣節培養自 上須知之而下之立
朝者亦當以此自勉也復昭陵自 成廟朝始有此論而一時志士皆
欲復之而不得至我 聖世乃能復之士氣之立此其原也其時有一
儒感慨至作祭文而哭於其墓者其儒乃南孝溫也卒以此被罪於廢
朝忠曰復昭陵非上下相遇詎能為之延慶曰如宋仁宗朝事亦可慮
也說經慶世仁曰不暇遠引廢朝柳子光以 先王之事為辭陷賊士
林其禍不可勝言忠曰紹述之事如史所錄甚可畏也 上須知之忠
與延慶同辭曰後日小人欲謀陷士類者必以此為辭雖夷事豈無可
喪之際乎延慶曰臣在鄉家未得詳聞矣致祭魯山固美矣而繼後之
事未知發落何如今須舉行以勵士氣魯山正如甄城之事其所不知
也深可哀憐也今若立嗣以續之則是存亡繼絕之義也雖以遠族為
後何妨乎忠曰如此事非獨培養士氣尤關於國家之元氣也伏覩大
明會典自伏羲以後歷代聖王皆立祠於國中以祀之此皆關於元氣
者也國家修舉廢墜禮至當矣而恐奉祭者不以誠也凡如此事皆在 上
盡其誠耳延慶曰臣又聞 恭靖大王國忌不行而不設春秋之享凡
事不與 先王同禮曾已臨民理國而不以 先王之禮待之何耶臣未

詳國典及先王之旨然甚未穩 上有慘惻難處之容左右時聞感

歎之聲矣因以他事答之曰國之大事在祀享所器四等事所當精潔

○憲府啓曰昌城府使李亨順今為北道虞候大抵守令數易其弊甚

大且亨順人物非卓越而不數年間以縣監為府使未幾驟陞堂上官

爵太濫林千孫亦不合於昌城大處請仍任清道郡守孫世雍素稱狂

妄朝廷棄之以矣請速遫皆從之○刑曹判書金立淨以獄囚多死待罪

○戊午 御朝講 上曰宗親若任之以事則作非必多從而罪之則

必傷於親親之恩以是為慮耳若二品以上可以任事者俾擬提調之

任則可也同知事金淨曰不任以事出於後世之嫌疑非古制也人材

可惜擇其賢者而用之則必與國同休戚矣 上曰後世有形迹而不

任則不可也只以任事而犯罪則恐傷於恩故不任也正言權輿曰今

雖用之非人人而盡用只擇其中可用者而用之則古者親親尊賢之

意并行於其間領事安瑋曰我國本不任事臣但聞 世祖朝創開任

用之路而常曰嗣王不可繼也待讀官李希閔曰人材之出一時不多

我國用人之道甚隘宜擇其可用者而用之且今賢父兄有愛其子弟

者擇其師以教之則保持門戶今或時引內殿多方而教之搥擻而警

覺感激之心油然而生矣其中志學者當特任之以勸其餘所謂志學者乃指詩

也山正史臣曰金淨權殞於經筵薦宗室詩山正正叔學問才氣異常可方

漢之劉向當以為宗正官安瑋亦贊揚薦之上曰豈可以任職為勸

勉之道哉其委責於宗學可也且刑曹罪囚多死予甚惻然何故而至

是耶金淨曰獄室隘小氣鬱不通其勢宜易死臣不能刑措使無枉死

之人而徒欲加築獄室者甚不可也然畏此小嫌不謀救活可乎上

曰祖宗朝尚不加作今其加作乎淨曰前雖不作今宜加築則豈可待

拘於前而莫之救耶碩曰前日李長坤趙光祖等皆曰不能刑措而加

築獄者不宜示諸後世也上曰後世必有藉此者特進官方有寧曰

獄窄罪囚不能便卧則雖無病之人必速死况杖痛之人耶如不加作

宜分囚于他所碩曰一夫不獲其所王者之所恥當時人多死歿猶畏

後世之議而莫之也是豈人主之事哉瑋曰前日長坤光祖之所言大

槩甚好然臣嘗為刑郎親入典獄而觀之獄間果隘男女之獄俱窄且

卑鬱蒸人所不堪不可徒嫌於加作之名未有處置之方矣且見其局

鑄不固垣墻低微日者死囚之逃亡固緣於此也宜增修築以防之

上曰果可修理○左承旨趙舜請歸養老母上命往來觀親連致食

物于其母○太白晝見○己未親幸香室押八月朔祭各陟殿香祝

○庚申御丕顯閣視事○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漑啓曰聞

上幸香室親押香祝此其盛羨然臣等見五禮儀註有曰押香日上

御思政殿使校書正字奉香來進御前上即親押之雖或不親傳

其押必於其日如儀行之臣等以為五禮儀註始於世宗畢備於

成宗一代制度備極無餘當倣儀註而行之則其於盡誠敬之道得其

宜矣上曰禮文如是可宜遵行但此非予臆行之也前日經筵與右

議政安瑋左右諸臣議而行之○徐不時召對叅贊官金湜曰臣見國

朝寶鑑世宗嘗曰事須極於遠大昔元魏孝文其時豈盡制作而自

以為盛羨自後見之猶多闕略後之議今日猶恐如今日之議孝文也

叅贊官朴世熹曰上之立志遠大則下必有其人矣殿下勿以為

今之人材何足與有為也上意既篤則人材自然興起矣日月逾

邁春秋亦富正當孜孜有為之時也古人云不進則退勢使然也然人

君雖或有為不能獨治必須左右惟簡在上心湜曰彼所謂伊川每

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其長處臣謂當用人之任者不可為

如此渾然也人材各有長短用之各當其器可也上曰用人如良工

之用木隨其長短而用之近來銓曹用人失當多有不合之弊湜曰人各有能或長於吏事或合於侍從而銓曹用之不得其宜故臺諫從而糾之彼亦終為棄人也 上曰予嘗見官案二品堂上甚多而無可用之者銓曹其初果不審用而濫陞之以至於此耳湜曰人品不一其材可列擬三四品之人者陞為堂上嘉善則不合矣世熹曰吏曹必不得已而例於三望官多人少不能盡擇而徒備數而已惟 上審察於用人之際或議于外或斷于內使合於人望而已 上曰人君深居九重之內何以知外人之賢否今雖親啟與曩日官寺出入之時不異而不得聞百僚之賢否予甚憫焉世熹曰今之人雖有識者莫不避形跡故有此弊也然識見不明則評人亦不明論人物果難矣且王安石方執政議改法方怒言者程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事安石媿之明道之為人蓋渾然天成故自然感動於人夫誠積於內者然後能如是耳伊川明道所造者同而伊川則一時之人皆憚之明道則見之者皆感焉大抵天下之化成必本於渾厚之人人君用人當審觀其渾厚能使人感動者用之甚可○辛酉 上以燕服御至顯閣視事大司諫李成童等因災變上疏荅曰疏語切當予所留念○大司憲趙先祖以病辭 上曰

大司憲得人甚難可給暇○御書講講小學同知事李紆曰我朝如鄭
 夢周等正可立廟以祀 上曰立廟報祀果是國家大事李紆曰金宏
 弼鄭汝昌等前已議享祀而只令其官給祭需此實苟且立廟報祀有
 何難哉且雖不贈爵而賜謚古之道也金宏弼贈爵雖至極品而不賜
 謚亦欠典也 上曰令其官給物莫若立廟祭之贈謚事亦可為也當
 與三公議為之侍讀官李延慶曰李存吾亦可祀也○慶尚道豐基郡
 雌牛產雄犢三雌犢二產後皆斃

八月壬戌朔

殿講生負朴光佑等三人

上命左右議鄭夢周李存

吾金宏弼鄭汝昌賜謚立廟報祀當否右議政安瑋曰前日林霽光輪

對所啓此忠臣義士事禮曹方議抄之待盡抄之後更議立廟之事何

如禮曹判書南袞曰三國以來忠臣義士果多盡立廟祀之固難故欲

抄啓議定戶曹判書高荆山曰此事甚重豈可以一人之啓定制立廟

乎待其抄啓議定為當袞曰中朝則稍有功德於世者舉錄祀典其右

善之道視我國遠矣瑋曰雖無功烈有德望者則令弘文館禮曹同議

立廟可也袞曰若擇其大有功烈者如金庚信崔冲等則不多而一時

能禦大患者則必多矣大司憲趙光祖曰是實美典然不可輕議要須

慎重 上曰此實羨典禮曹抄啓後議定也瑋曰兩界所送衲衣其數甚少恐不得福及邊卒請分于朝官使之縫造 上曰衲衣今已晚矣不可加造光祖曰量田巡察使洪淑信實人也今適淑而沈貞代之甚未便上曰淑有八十老母以是適淑而貞代之然貞時未始事淑可遣也光祖曰今若適貞而還遣淑傷於事體然貞本無實之人量田大事恐不能辦雖非淑貞豈無可遣之人可與大臣議為 上曰可光祖曰近年災變甚多昨見一牛生五犢此何灾也袁曰考于文獻通攷有牛禍難禍此則乃牛禍也 上曰今年災變極多何緣致此因反覆嗟嘆瑋曰人事失於下天變應於上臣等之罪也光祖曰此正上下交修之時也○慶尚道鎮海縣桃李開花結實○癸亥吏曹判書申錫辭職至三不許史臣曰錫為政曹累月無失政而正言權碩有不滿之論故錫不自安有是辭時論以為錫愷悌君子碩妄拘小儒聞者然之○遣承旨問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溉之病仍賜御札曰予即位以來災變無歲無之豈卿等之過皆予不德之故天示警責而予不能應答以致此也近者非但物恠水旱風灾並作民多壓死禾穀偃仆惟我赤子生理甚難誠可惻憫寤寐未安且近來卿等以病不出朝廷若空股肱病則

元首豈能獨安哉卿等證候近不詳知故遣近臣問之○御夜對 上臨

文曰此言君臣契合莫能間之自古君臣未能契合故小人間之若能

至誠相契則何能有間父子親戚之間亦然參贊官趙舜曰至誠契合

至難若不以誠相遇則小人投其隙矣 上曰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

父兄百官皆不欲而文公毅然行之父兄百官後皆感悅若事之當於

義理者則何計人之是非乎侍讀官李希閔曰三年之喪廢之已久故

父兄百官皆不欲焉然文公斷然行之哭泣之哀吊者大悅此雖異於

俗而義理勝故人心悅服 上曰三年之喪天下古今所通行者今士

大夫皆行庶民願行者聽之近者聞之有詐偽者云然此是美事豈可

逆其詐偽乎希閔曰三年之喪行之久而成習則不行者反以為愧而

詐偽者自無矣○以鄭順朋為忠清道觀察使尹殷輔為禮曹參議朴

壕為承政院左承旨趙舜為右承旨○甲子 御朝講 上曰近以水

災壓死者多前日楊州死者將致祭矣其他指忠清亦可舉祭之耶知

事南袞曰災異果大而 上之懇惻者亦至矣若存此心而不弛則此

一念足以動天也水旱之災橫罹非命者當篤恤典此自有故事 上

曰楊根敗船而死者雖異於楊州之死者亦當致祭也致災之事雖不

的知其由事事固當警懼行進官李紆曰近日災變甚多如慶尚道一
牛生五犢之灾古所未聞必有所召上曰五犢之灾果可驚恠慶尚
道風水之灾多害禾穀尤切於民灾變之生必有所由此應天不以實
所致也○遣承旨審社稷宗廟及諸陵文廟與諸壇○太白晝見○
乙丑御慶會樓下召對經筵官○召承旨朴世熹教曰見京畿監司
啓本有私奴貴千奸其主之妹此綱常重事其罪甚大政府當速詳覆
以啓且諸道刑決公事亦可速詳覆史臣曰上之愛民詳刑於此可見
時金淨為刑官之長而惡惡大過時議未便○上親傳社稷祭香祝○命
停秋夕六曹進宴及進豐呈以謹灾也○戊辰左議政甲用漑以疾辭職
不允○憲府啓曰量田從事官俞仲翼吳濼皆輕淺者請皆逆之得一道
敬憚者遣之再啓不允○己巳遣承旨問齊安大君病○召承旨教曰
大臣及宗室有病則親臨問病事前議已定齊安則於宗室屬尊之親
當行其禮今可即遣史官更問於大臣○召對經筵官叅贊官金湜臨
文曰古者設詩教使童稚無不學而吟咏之間自然鼓舞振作變化氣
質今則廢詩教與樂教無感動之幾故人之變化氣質尤難焉叅贊官
韓忠曰中原則以文為言故雖不知文者其詠歌皆擬古文而其中有

知文字者則知其意而自有鼓舞感動之幾我國之人語音與文字頓異又村巷所歌者皆厯雜淫褻由是易入於輕蕩怠惰之中至於祭享歌詞又甚無理而不中於節奏前年雖命改作歌詞豈得如古之作者若無本之學則所作雖有文彩而不合於理今之作樂詞者不考本末而但聽樂工之言以定豈能和神入乎澁曰教養之道固重而至於教養元子為尤重三代以上天子之元子與凡民之俊秀同入於學而切磋琢磨故聖賢之君世世不絕今古異宜雖不得同入國學然使元子與端方之士同處常以言語勸勉則成就易矣上曰元子國本教養為重元子今尚幼少輔養大臣另加掄選可也澁曰近來災變甚大物恠亦多京城中梨花又開不可視為尋常上曰近來有災則大臣徒為辭免一無措置之事此不可也○鄭光弼議親臨問病可否曰齊安屬親而年高若先舉此禮則必聳動一世為之至當但此盛禮近代所無似不可率爾行也且病人恐有勞動尤宜詳審安瑋議亦同申用漑議親臨如宗室至親固可况齊安屬尊則行之尤嘉○命禮官定親臨問疾儀註以啓○禮曹啓曰於宗屬之人遣醫問疾賜藥物盡情而已可也人君舉動非輕不須親臨上曰屬尊之人則雖往問可也○

弘文館前庭梨樹花開○庚午政院啓曰聞齊安大君家狹窄侍衛諸將似不可入 上曰可止於門外又啓曰其大門卑窄不可乘輦以入奈何 上曰可以步入○上幸齊安大君瑄第問疾仍賜米豆五十石縣布正布各十同憲府啓曰今日 臨問大君之疾將復古道聞者孰不喜感但今聞有賜米豆等物大抵人君不可有無名之賜而此人則有公侯之富如藥餌則可以米太為賜則是開利端請遂收成命 上曰示以利端果不可然 祖宗朝亦有賜以米豆之時還收已賜之物於義何再啓不以○全羅道珍山錦山龍潭地震黃海道海州等十二邑大風雨傷禾松禾縣山崩岸頽野鳥多死○辛未 御朝講大司憲趙光祖曰今申明以任之法此甚美政也 上曰以任則不可經逾此意口教吏曹矣知事李長坤曰兩界將士勞搞之事甚善然無時餉士則彼人必生疑惑且宜醢酒肉轉輸有弊咸鏡道則咸興平安道則平壤備饋為當 上曰此意兵曹亦啓之故已令歲時餉軍而只行宣醢于兵使守令耳長坤曰武才勸獎事不可不為領事安瑋曰文武不可廢一長坤之言是也 成宗朝每觀射以勸獎今亦為之亦當 上曰習陣須數為之習陣後觀射可也光祖曰問齊安大君之疾孰不喜悅但

有無名之賜此則不可第以成命已下不得強啓 上曰所啓當矣但
予意問大臣之疾則不可賜以財物宗室至親則雖常時可賜今又移
寓不無所需故賜之豈以是為成例乎光祖曰朴壕則前有臺諫之論
固難出仕孔瑞麟則甚正士前日所駁以其言錯非論其人物瑞麟可
出也 二人皆除承旨而以前任 瑋曰瑞麟為人簡重好善之人壕亦純
謹正大人也光祖曰謂之正大則未也純謹則近之○上欲加選李長
坤趙光祖金淨季耔為元子輔養官而長坤薦申錦三公皆曰可既而
教曰前既有三政丞及余詮南袞李繼孟六人今若加此五人則無乃
太煩乎姑以李長坤趙光祖先除餘可待闕補之○政院啓曰觀察使
久任事已廢鍊觀察使二品職皆兼府尹何如 上曰可問于大臣○
傳于政院曰欲見元子讀書其召輔養官南袞趙光祖等 上以便服
御思政殿元子具便服先坐于東壁下端拱對案嶷然如成人焉 上
謂元子曰讀前書乃小學也元子讀之如流訓誥分析聲音雄而清如識
其義 上憑案或視或笑喜意若不得裁也讀罷又受新讀元子掩卷
端坐熟視左右若有默識者光祖曰今聞元子聲音厚重大有人君之
度不覺感動之至仍辭輔養官 上曰輔養官始以五人問于大臣則皆

曰當也然人多則輪往必踈少兒之性數見則親踈則不親故慮是而只以長坤及卿爲之耳光祖曰今聞元子音聲甚仁厚臣甚喜之古人教太子必以仁厚為主今之教亦不須急迫爲之必從容浸漸而成就可也○壬申 御朝講 上臨文曰遼主淫酗遣使以市名鷹其使者亦貪縱徵索無藝以致女真怨苦此雖遼主之過其所以怨苦者亦因其爲使者貪縱也大抵使於敵國及大國者不可不選擇今我國家赴京使臣以下如通事者亦可擇遣特進官金世弼曰選擇通事徒取其言語而已不能擇其心術故率多以貿易爲先凡貿易書冊醫藥外如紗羅綾段皆不可賀也 上曰國用匹段尚衣院所織不足故果有所貿然其餘則業已立法使不得貿可重禁之同知事金淨曰如此利端不可自 上啓之少有開示其路則不可禁也世弼曰前此書狀質正各任其事今以驛路困弊兼之如或遇事之難處則不若與衆共議臣意書狀兼之不可也 上曰質正書狀果可各遣其問于大臣叅贊官韓忠曰弓角不足則別議奏請可也而潛賀之則甚不可也 上曰奏請之外亦有潛賀之事乎領事安瑋曰此於事體甚不正然弓角在我國甚大故不獲已奏請之外別有潛賀之事特進官金詮曰潛賀之名

甚不美雖加數外之質不必以潛質為名 上曰當收議為之大槩潛
質之名甚不可也司諫李清曰近者外方災變甚大田土覆沙人物沉
溺者多有之災傷敬差官請兼御史訪問覆沙處使百姓知 上惻隱
之心 上曰已令兼御史訪問矣所經郡邑皆可訪之且濟州雖海外
其民亦吾民也其可並訪乎瑋曰濟州則有所不可既擇遣牧使不必
更遣御史李清曰女樂為 慈殿不能革然考諸唐時正樂則屬于太
常倡優則別有所屬今女樂屬于禮官此甚不可只屬于掌樂院何如
上曰果如此言大臣之意何如瑋曰女樂不能革者乃為 慈殿宴享
無代用者故耳今可只屬于掌樂院 上曰可○聽輪對○命承旨往
問齊安大君病○鄭光弼議觀察使兼府尹當否曰以任意在欲見治
效臣恐治未及效而目前之弊益大申用漑議略同但云今設久任之
法乃改官制也皆兼府尹為當安瑋曰合坐日共議啟之○癸酉 上
出香室親押文廟釋奠祝文○傳于政院曰烽燧屢絕此乃大事使兵
曹加檢察而又下諭于外方可也○傳于政院曰前日吏曹擬扑壕於
承旨望時子固疑之趙光祖亦云可適今可適之今日擬望時須以在
京者擬之如尹殷弼前為承旨雖有物論今更擬之何如但未知吏曹

之意至於堂下官有可擬者倘擬何如吏曹判書申錦回啓曰殷弼可合承旨前日再擬而皆被物論今又不知物議何如但以金希壽洪彥弼擬之耳上落點于彥弼吏曹啓以開城府人民請仍留守韓亨允果善治可許之然箇滿當遷大典法也不可許傳曰可○三公議潛買黑弓便否我國三面受敵乃用武之地黑角非我國所產不得已買於中國雖奏請加買必不許之若以潛買為名則果不可但不禁一行下人貿易則可矣○以洪彥弼為承政院同副承旨○甲戌 受常參聽朝啓○政院啓曰習陣者以備後日不虞之變也竊聞 祖宗朝將卒有違軍令者用刑罰以整齊大抵軍機重事允坐作進退不可不嚴明也 上曰祖宗朝若於打圍時則或用刑杖或下義禁府若習陣時用刑未可知也習陣乃教閱不可用刑若失律者兵曹置簿待歲末抄啓例也習陣而失律者遽罪之則似不可若有失律者使詔獄拿治示其嚴威可也○召對經筵官○乙亥黃海道觀察使金正國狀啓曰牛峯縣人內侍尚燭池仲亨橫行傍近各官直入公廳偃然對坐綿布雜物滿紙列書求索無厭恣行無忌為弊莫甚若不痛繩以法漸不可長 命拿鞫○御書講 上曰近來武備解弛為武士別立為學節目非不美也而自不學

也凡兵務等事兵曹不可不念特進官方有寧兵曹曰漢之光武令朗
門羽林之士皆讀孝經今亦可使讀也 上曰南北若有不虞之變則軍
士無馬者多此國之大憂也有寧曰扭於昇平故軍士皆無馬此可慮也
上曰武學可別設而使文臣教之有寧曰訓練院置文臣一員即此意
也○丙子 御朝講同知事趙光祖曰金澗孟宗仁為典籍又兼
司誨宗親豈欲受學於此人乎 上曰已令擇差而如此銓曹甚非矣
光祖曰前日權義亦為司誨人皆笑之且聞沈義昨日上疏疏意時未
知之大抵義之心術譎而不正者也 上曰義疏時未見耳持平趙廣
佐曰其人狂暴悻戾者參贊官朴世熹曰臣暫聞之斥禮曹判書南袞
也彼人性本陰險光祖曰臣亦聞之義之疏中有言南袞為無狀小人而
前日柳子光上疏乃袞之筆也今公論在朝廷而義乃極口詆毀一品大
臣此甚不可他日搖動朝廷者必此人也袞身經屢朝畏禍之態則固多
有之矣雖非社稷之臣亦未見別有邪慝之心也正言金錢曰臣聞義
之為人甚險若得見用則必濁亂朝廷記事官安珽曰彼其性本陰險
近來狂悖已甚兄弟之間不能相愛其兄貞至有流涕時矣義見兄之
位高快憤不能寐今此疏中間有善言皆希望之意也 上曰其人若是

則其間雖有善言不足取也且武學大臣雖云無例今廣議置之何妨
光祖曰唐太宗時亦設武學今可爲之 上曰如此則果極好矣○議
武學事鄭光弼申用漑議依前例文臣一員交差訓練院教之可也安
瑋議擇文臣二三員以他官兼帶訓練院之職教之可也 上從瑋議承
旨韓忠曰臣觀歷代皆置武學請廣議 命議于六州○沈義上疏其
略曰廢主暴滅天常杖殺父王兩淑儀其罪逆無異隋煬又奪其鄭氏
所生王子君待妾分與至親駙馬閔子芳儉邪淫荒公然率畜至有生
離污穢紀度 殿下非徒保全首領使之頂玉腰金出入朝廷以駭觀
聽今有郡國無知小民淫蒸盜嫂者比比有之皆以子芳籍臣願明
正典刑竿之藁街然後人倫明而風俗厚矣判書南袞學無定力素乏
節義近被奏請之 命不稱 聖旨以還不用為罰反受褒賞不特此
也奸臣柳子光在廢朝起戊午之獄賊害士林及 殿下靖國之後以一
代名士為戊午餘黨上疏開陳為一網打盡計或云疏是袞手所製
書疏者亦士類也嗟呼宋朝小人蔡京以大賢司馬光為元祐奸黨立
碑而無知石工安民猶不忍刻曰恐得罪後世今之製疏而書者皆石
工安民之罪人可勝痛哉袞及為監司昵妓廢事以 殿下分憂之地

爲宴遊肅咏之場自相廟堂無一嘉謨入告于內無一籌策動合時宜徒
將祝鮀之才習為軟美之態因循苟容以固寵祿詞章雖為優贍亦浮
靡而少氣骨不足以勸獎後進將焉用彼相哉昔在 虞廟朝宗室朱
溪君深源學問淵源才高經濟論道講書摠衣全集文章道德蔚為世
用者皆深源誘掖薰染之功力排佛教啓罷祀壽抗疏殿陛歷陳任士
洪亡國之奸宜加斧鑕當時不察使任奸得售秘術於廢朝深源父子
卒死於任奸之手不亦悲哉伏望 殿下封墓致祭錄用子孫依金宏
弼例立祠宇以慰無辜忠魂臣聞詩山副正正叔以同姓之親慨然有
志於斯道操存涵泳充養有素屢上封疏皆中時病當今之劉向也雖
不能擢置士大夫之列或於便殿或於經筵不時召對以備顧問尊其
爵祿共圖 庶政不亦宜乎仍以七事條陳一曰改官制以定祿俸二曰
革內需司併于尚衣院三曰革寺監提調四曰革兩府錄事以充兵額
五曰復野史六曰立女史七曰定冠服以別貴賤臣退處畎畝于今六
年著述之暇輒推迹朝鮮公革以及我國國祚脩短得失之由君臣善
惡忠邪之趣經營心腑馳騁上下筆為野史潛寓華衮斧鉞之旨誠恐
一日死于溝壑則臣所撰史沉沒無傳臣死之後伏願 殿下矜憐愚

誠依史臣例納于史局以補國史闕漏則臣甘心瞑目不負所學不報
史臣曰義貞之弟曾以工曹佐郎竊鑰器輸于家事覺錄賊不齒于朝
从矣至是竊探時論緒餘傳會作疏希望爵祿而反爲時論所攻○丁
丑 上親閱于慕華館仍 命講宣傳官陣法兵略○戊寅召承旨教
曰昨日講陣書宣傳官等皆不能對此由於常時不講也因書李長坤
黃衡安澗德高荆山柳聃年崔漢洪鄭殷富李長生金錫哲等名曰今
欲講論兵家方略其即召之○領議政鄭光弼扶疾入闕辭職三啓不允
○引見李長坤等 上曰方略常時不爲論難故昨日宣傳官等皆不能
對爲將方略今可論難聃年曰 上若如此則在下之人自然興慕矣
長坤曰今之武士全不讀陣書甚無識荆山曰習陣事扭於舊習但持
笏記而已當加兵子三令之事每月每行如有誤處輒論罪則自然知
其坐作進退之節矣長坤曰地震之變古人皆以爲兵象如前朝紅巾
唐時安史之亂可以鑑戒今當預習武事朝中可將者只有黃衡柳聃
年而已須預示勸勵之方可也且軍士皆無馬此扭於姑息苟且也荆山
曰平安道築城今未得畢彼連上國之境當遣大臣而董治之 上曰
變生後不可及救况中原亦亂捷子作耗必延及我國當脩武備而

待之聃年曰 上教至當 上曰其論方略長坤問于左右曰若賊來

衝則當倚險而待耶即立防牌而防之耶衡曰不可據險立防牌而待

變可也大抵雖無防牌立而待之可也錫祐曰臨時見賊之多寡而處

之兵不可預料聃年曰咸鏡之事尤重於平安道長坤曰所言是也

然自前朝我國之受賊皆自平安道也盜賊終為大禍者必平安道也

然六鎮之事亦至為難萬一胡羗跋扈則彼地非我所有六鎮之事金

宗瑞排置之功雖云至矣然非人力之所可持矣荆山曰咸鏡南道之事

有至難者彼敵之來近地者甚多不得已將舉兵而正之耳然其勢甚

難固所當慮左右商論不已 上設問之曰賊若圍城則固當自守若曠

日持久不解而糧食盡絕則何以為之長坤曰圍城而持久者必欲拔

其城也為將帥者通之於外使得救援可也且城圍而持久者必有所

恃而然也若潛遣銳卒先攻其所恃處則自然解圍而去荆山曰凡兵

事皆可臨時應變將得其人則事皆成矣漢洪曰北道向化胡人與我

民雜處軍籍時雖推刷而無屬處彼居其地多養材力而必與其類陰

相通好國家難欲置之彼居我土則亦我之民不可棄也且長坤言軍士

無馬自經廢朝盡納其馬於國空得馬價而有之今當推刷或給兒馬

或給綿布可也荆山曰漢洪之言雖正今不可盡給焉也長坤曰所啓向
化事如鏡城北青等邑向化今已以為吾民矣然鏡城向化多有交通
之患臣見向化國家嚴速之則彼必怨之今或為司僕之任何如荆山
曰前在北道推刷向化其率下皆我國人也其時成冊送于禮曹今當
悉推雖不勒定正兵甲士亦可為其道營陣之任也無年曰推刷則彼
必搖動上曰軍士有馬者少此甚可慮長坤曰文武本末雖異不可
不為預養一主偏著則悔生於後荆山曰擇武士非一道或以騎馬或以
弓力可也長坤曰朝廷用武士可謂至矣然示興起之道則數年之間
必有成效上曰兩界之事大臣皆為己任矣然各分兩界專主一道
而憂慮之如何長坤曰上教當矣然大臣則無一道不慮何必分掌
然後任其憂哉前者李克均則平安道成後則咸鏡道事無大小皆為
己任且金宗瑞亦專任咸鏡然以今觀之皆有不可者唯在上懇惻
求治文以理事武以禦暴而已上曰文武如左右手不可廢一也仍
賜酒○己卯戶曹啓曰江原道失農尤甚請停量田從之○向化人擇
差司僕事命議于政府教曰李長坤崔漢洪羈縻之言似可而予意以
為異類多聚京師不可也晉時之弊可鑑羈縻似可而滋蔓則必有後

患且漢洪所言給馬價事當矣雖不能一時盡給或以馬或以縣布充給似可諸道牧場馬非不多老死無用者亦不少若散給軍卒則自為熟馬而用之矣其問便否于兵曹○召對經筵官 上臨文曰安不忘危至當之言也扭於昇平則必解弛文治未洽而武備亦弛非細故也唐明皇正坐此而致播遷之辱近者邊境無虞故武備解弛須預為之備乃可無患察贊官柳仁淑曰武事不可不務文武猶陰陽當知其本末先後而俱舉不可偏廢也○庚辰 召承旨教曰養老國家大事近多災變不可設宴男女老人其給酒肉○殿講諫習吏文漢語文臣○辛巳 召夜直承旨下禁忌單字因教曰此單字從何處入手承旨洪彥弼曰國母有誕事雖不必禁忌如朝祭等事亦可斟酌行之此單字之入臣亦未知 上曰此乃閭閻間邪偽之事甚不可也○壬午政院啓曰禁忌單字昨日內藥房官負書來而啓○憲府啓曰尹孝聘事于既已歸一當身亦詳悉承服不可更推事干近來朝廷欲清汚習而被賊罪者尚不懲止此賊法不嚴之所致請改判付且忠清觀察使鄭順朋宜於是任然比前觀察使柳雲則有間雲按道闖歲其措置之方已悉於心况雲之政已信於本道請仍之 上曰尹孝聘犯賊汚罪至於死

必無一毫可疑處然後啓詳覆故判付更推矣詳盡推鞠俾無一毫可疑處可也柳雲則已逝不須仍任○傳曰武學事其依申錦議得奉傳旨施行其議曰今患武士之不學將才之難得欲別設武學以訓誨培養之其意甚美訓練院本兼掌武學其主簿以上文臣一員擇教訓可當者差下兩一員不足或加差學官數員務令勤謹教誨亦須別擇有名文臣分訓下誠心教誨或時殿講其褒勤罰慢一依大典及續錄施行或有特異者另加顯擢以激勸之專務責實不小慢弛○忠清道公海洪州等十一邑海溢○癸未召對經筵官○憲府請仍任柳雲上曰鄭順朋非不堪其任者也但似不及於雲耳今雲已逝不可復留順朋若逝則朝廷人物有數難於其代問于大臣○禮曹判書南袞上辭狀傳曰非以病也以有沈義之疏也沈義狂悖人所共知其勿辭史臣曰沈義之疏目南袞為小人崔溥為司諫時袞為正言劾一宰相使袞草疏殊無直氣溥盡抹去自製用之其後溥常言袞當為小人至是人謂知言○甲申鄭光弼議柳雲於經理庶務無處不可可謂長才憲府所言意有在也申用漑議臺論甚當但柳雲既逝不須還復其任順朋詳明謹慎似是堪任然臺論以為不足更選才賢者改授何如安

塘議柳雲名望素重於忠清道又備諸各官事仍任似當○金羅道觀察使金安國狀啓曰潭陽府居私奴朴有巖請其子謹曰妻主金求文祖上葬于潭陽東面明堂之地而四兄弟及第其將為王以治國矣與其隣人竇麟言之語涉敗亂置之為難故敢上聞其辭連人皆捉囚上覽訛笑而授其狀於承旨曰初不當問者也政院議啓曰此無知者談話間事而安國以是為亂言馳驛上聞甚不可也為大臣者當持大體鎮絕妖言豈可如此輕率哉請下諭使知其非 上曰彼語涉於國不能自擅故如是然當諭之曰今觀卿啓事甚無謂王者體天小民詈咨不足以為病矧此細民邪恠之說在卿猶容一哂任自處理何遠達予為卿其更思之予之望卿者蓋非淺淺卿加勗勵不殆予望囚人等可帥放之○平安道平壤三和等邑大風○乙酉 召承旨教曰政府所議咸鏡道向化差兼司僕事予意以為自古夷狄之滋蔓於中國必有後弊今向化者許多上京恐未可也其問諸三公且來月朔後欲行文廟親祭又舉別試並問之○憲府啓曰金羅道觀察使金安國以亂言馳啓甚為輕妄大抵小民有如此之言使之鎮靜潛消可也而安國不料虛妄至於啓聞若用刑杖推鞠則人心騷動國脉斷喪矣府使

柳希渚速劣不足數安國則不宜如是刑曹參判申公濟罷職未久又為參判被罪者於何懲艾李胤宗前守長湍不能救荒旋即見罷今復為大丘府使甚未便請並速適傳曰金安國只可推考申公濟罷職亦非自犯不可適也李胤宗可適○以趙元紀為開城府留守申公濟為刑曹參判柳雲為忠清道觀察使○丙戌 御朝講知事李長坤曰昨議欲以向化為司僕 上謂夷狄有滋蔓之患者甚是然晉之時徒諸胡於秦川為一部落終釀五胡之亂此則不可也如崔漢洪所啓向化則彼入吾地為我編氓久矣凡有婚媾皆與我民相結而使令於節度使者也彼詳知胡路有一不合拂袖經往則一日可至於胡地漢洪欲啓為京官固欲羈縻之術也 上曰此雖不如晉時事大抵夷狄多在中土則終必有禍亦不可不計領事安塘曰彼來為編氓久矣其中有弓力者擇為兼司僕則彼必樂為之用矣掌令朴薰曰金安國以虛誕之事上達至為輕妄當推問也正言權碩曰安國在大臣之列不知事君之義請推之 上曰果不可啓也薰因論申公濟事不從塘曰今年式年別試已兩行之視學後不須取人 上曰視學取人今可姑停○京畿驪州等十七邑隕霜水冰○丁亥 聽朝啓 上曰尹孝聘事

臺諫以為既服之今不可更推此言亦可當何以處之安瑋曰士大夫
罪至於死則極盡明辨然後置之於法可也李紆曰孝聘非徒貪污母
初死即割封而偷官物此人情所不為也然刑推事干則似未便矣
上曰既已服矣今欲更推者欲其無遺意也雖不更推詳覆之時當更
議之高荆山曰捕越獄人論賞事刑曹當如授教矣然加平郡守非庶
人例不可賞布也瑋曰賞以鄉表裡則可矣 上曰賞加則不可也鄉
表裡則似可○召對經筵官○平安道慈山郡損霜水冰○戊子 御
朝講 上曰慶源府使當適而武班無可為者六鎮府使可當之人
預議何如領事安瑋曰臣不知武士趙壽千有識之人可不次擢用知
事李長坤曰金海府使河瑛能別是非而江界府使金秀淵勤儉清白
有將帥才氣嚴正武毅則秀淵優於瑛而能文理則瑛優於秀淵也司
僕判官河禹治其器純實而不作非事者也趙壽千出身已久而亦解
文皆可用之器也瑛有老父不可遣北道也慶源當要害擇人以遣可
也訓鍊僉正柳榮元其才可用瑋曰許琨為金海府使居官甚清如此
之人亦可用之長坤曰皇甫謙前被論而能自悔悟待人以寬人亦懷
之亦可用也金鐵壽今雖被罪亦可用者瑋曰選將鍊卒不可不預圖

安不忘危當戒於無虞今文事至極而武事解弛甚可憂也○隕霜殺
禾穀○太白經天○黃海道大風雨雹霜降如雪禾穀多傷○已丑平
安道觀察使許琬馳啓曰聖節使護送軍回程時道遇獐子千餘名我
軍十餘名及馬三十餘匹被擄云即召政丞及兵曹知邊事宰相引見
曰平安道馳啓事乃近日所無者若如此則赴京亦難聞之甚驚慮安
塘曰彼賊非不知我國之人而乃擄去恐將有大變也此可以邀擊其
追逐與否及我軍被擄之多少至於節度使允所施為皆令馳啓然後
可處置又令招滿浦近處野人開諭之亦可也李長坤曰彼賊若避靈
陽堡則必由我境而還亦可以邀擊今聞結陣於松站云若使二三人
往窺之可知其留住與否以書狀觀之允處置之事無一言及之以此
知常時軍令不嚴明也塘曰彼賊必由一路而往來其勢可邀擊也
上曰更無他路而必由此路耶長坤曰只一路耳黃衡曰邀擊之勢易
也長坤曰邀擊之事下諭何如柳繼宗曰彼賊若來寇則必不遽還或
留十餘日或留七八日乃還今使邀擊尚可及矣長坤曰雖今邀擊若
發內地兵則必甚紛擾只使江邊軍邀擊高荊山曰節度使今以病不
出云允所施為誰能措置上曰果然矣今使二品人即馳往與節度

使同議處置何如左右皆曰不可長坤曰擇通達者一人以單騎馳諭
何如荆山曰柳榮元可也左右曰可乃命招之荆山曰兵使有病則其
何以處之長坤曰柳榮元今受 上教而去可能處置定州牧使吳堡
亦可措置并下諭何如 上曰既有節度使不可又使他人彌令也節
度使雖病號令則可行長坤曰賊兵絡繹往來邀擊不可不為也 上
曰可擊也然恐生邊釁也長坤曰彼既先失今雖邀擊未必怨矣 上
曰大抵兵事解弛今可共議措置萬一有邊事則軍馬甚不足如之何
聃辛曰春秋例為點考而軍馬則羸弱長坤曰禁軍軍裝皆借用故皆
不精善承旨朴世熹曰尚衣院弓角陳陳相因以此造弓給軍士何如
長坤曰武人專不喜射不可不懲勸時時 殿坐于後苑使武士爭勝負
賞罰則武士自然感動矣○命遣官點閱軍裝于慕華館備不虞也○
庚寅 御朝講 上曰昨日所議護送軍被虜事不可說也今謝恩使
還來時迎護事令兵曹議之何如領事安瑋曰謝恩使聞之必不遽還
上曰邀擊事昨議已定其曰彼賊先為無道我以此聲罪則敵不敢報
復於我云此言未知何如特進官高荆山曰見彼敵之勢利盡於中原
則必犯我土瑋曰比雖偶遇之事然團鍊使使健卒先探歸路而行則

必無此辱矣執義朴守紋曰臣聞護送軍多負私物不持軍裝大抵賊兵甚多我軍至小則不能支矣其勢不可坐此遙度但武備解弛今不可不嚴懲 上曰徐可詳聞而處之節度使義州牧使勢可邀擊而無設施之策未知其所由也司諫李清曰閩外之事皆付於邊將何待朝廷之命令乎節度使義州牧使亦可罪也 上曰團鍊使固當有罪而節度使義州牧使亦宜治罪守紋曰視學取人不可停也清曰欲其多取之則必廣取八道之人不可只取在近之人 上曰今秋未得取人則明春人愈飢困不可為也○召對經筵官 上曰昨日或議舉兵問罪者甚不可也彼若來犯則可擊也不可故為生事也叅贊官韓忠曰邀擊固不可也舉兵問之沂於王政而亦難舉也侍讀官李希閔曰古人相時而動今平安道不足以救民況可動兵乎 上曰西方之事當擇人而付之記事官權輓曰司中杏花滿枝盛開至為異矣 上曰恠變甚多至為憂慮輓曰霜隕殺菽是亦大災也 上曰變異之至非但恐懼而已為政擇人可也忠曰應天以實不可徒恐懼而已 上曰果不可如婦人憂愁鬱悒而已○御夜對 上臨文曰釋氏地獄之言令人欲入於善然不可以此勸善也叅贊官韓忠曰釋伽本惡其俗之貪惡乃設教而

欲化之其弊流入於中國侍讀官李希閔曰欲使下品之人見而畏之
之計也然豈有其理哉 上曰以天堂地獄之說雖欲化民然其教
偽也豈能久乎苟以善道導之習俗必美○辛卯 召對經筵官侍讀
官李希閔臨文曰凡人節嗜欲定心志則自然延年大抵生死之際人
所易惑故秦皇漢武惑於虛誕僅免危亡 上曰有生則有死自然之
理求神仙欲長生者不過欲耳希閔曰凡入之心色欲為大人君則尤
不可不知戒也

九月壬辰朔政院啓曰陳田免稅戶曹雖防啓京畿監司韓效元所啓
必有見而然耳 上曰當問于大臣○癸巳 上以淺淡服烏犀帶

御丕顯閣視事○謝恩使金克幅馳啓曰寧王起兵江西皇帝徵

諸道兵往計之又將自在云克幅在遼東所啓 承旨韓忠持入仍啓曰臣往

北京聞之寧王乃弘治皇帝之弟也而有賢聞故天下皆屬望至於

兒童皆知其賢今已起兵天下之事自此易定矣 上曰寧王若於弘治

為弟則於正德叔父也此與弘治同母乎忠曰然矣正德若奔潰而見

逐則必來于遼東矣又以平安道兵使護送軍被擄書狀啓曰護送

軍逢賊而兵使二十四日聞變至二十六日往稼山又不遣兵邀擊此

甚緩慢 上曰節度使事朝廷自有公論矣若團鍊使洪自淵則領軍

而往被擄於賊大臣等皆曰此不任候故也其令禁府拿來推問且中原

之事甚大而平安道亦將恐受弊即命召政府及兵曹堂上會議措置

○平安道獻賊首護送軍所獲斬○領議政鄭光弼右議政安瑋右贊成李長坤

左參贊李惟清右參贊李耔兵曹判書柳聃年參判方有寧參議金

謹思參知成雲議啓曰此事甚為驚愕若措置之事則兵曹自當處之

但節度使尹熙平謹慎之人然聞變之初當探其賊之留住與否又使

邀擊可也而不爾踈緩太甚且義州牧使權勝亦廉介之人然措置介

侯等事恐或解緩不能應變故也若仍在本職則朝廷殊無驚動之意

團鍊使洪自淵則請令禁府拿推熙平權勝適差事瑋力主之上曰然則節度使

及權勝皆可適之但此人等事甚踈漏只使迤來則無朝廷動念之意

其今禁府拿來推問且邊事今方重大須擇其望重位高者為之遣李

長坤何如其問于大臣安瑋曰儒將李長坤武將柳聃年黃衡也若有

邊事則長坤當在此運籌帷幄不可遣也聃年曰若非長坤則李安世

可也且中原之事甚大我國亦不無受弊宜令戶曹儲教兵曹訓鍊軍

卒且南袞以沈義之言呈辭不出袞若代述柳子光之疏則朝廷豈待

沈義然後知之耶此則朝廷皆知其非實也且沈義為人甚凶惡乃
聖世之鬼域也朝廷既不取信請速 命召南宸出仕且初九日親祭

于宣陵此固美矣然此日乃俗節也年凶雖不能大亨于 慈殿亦可
進酌矣請退行親祭何如 上曰長坤事予意亦如此不必送之李安

世可遣且今若為進宴停拜陵則於事體甚未便而 慈殿亦為之未
安拜陵不可停也光弼等啓曰尹熙平權勝等拿來事臣等更計之熙

平既不越境被擄我軍又無戰敗之事今熙平等若皆拿來則似無差
等雖只改差邊方之人孰不知朝廷之意請勿拿來 上從之○太白

晝見○甲午 御朝講 上曰中原之事至為擾亂而西方亦如此上下
憂慮昨日欲以李長坤為即度使更思之長坤若去則邊事無可講

之人可勿遣也領事安瑋曰中原之事至為憂慮昨日所薦李安世可
為節度使之任者也大司諫李成童曰李安世尹熙平相上下者也義

州牧使權勝亦非庸常之人今以相等之人物互相適代則恐無益於
事而徒憎騷擾而已前日兵曹所啓邀擊之事臣亦以為此境乃連上

國之地而且賊之出入無常今不可擊也且軍士渡滋之間幸有覆沒
之患則此固預慮也動兵行上國之境亦有嫌疑之迹不可為此舉也

知事李長坤曰此地乃胡地非上國之地也成童曰長坤之言至為誤矣今提兵而行之後日若明天子在上而問動兵之故則何以答之安璿曰成童之言是也然今以胡地為上國之境而不為之邀擊則甚不可計事不可如此迂濶長坤曰成童所啓雖是然此乃胡地非上國之境也且尹熙平雖清介廉謹而臨機應變之才則素不足也勝之為人亦等於熙平不得已而解邊將之職也上曰大臣所啓是也掌令朴薰曰禾穀未熟而繁霜已降霜則已降而花則爛開此亦災之大者所當恐懼修省上曰災變今年尤甚上下所當惕慮○三公議啓曰陳田以年凶例為免稅則雖有力者不為之耕也然今年京畿則饑饉已甚限今年免稅從之○憲府啓曰尹熙平權勝乃軍務之事不可以憲府推之且執義南世準所啓陝川郡守金城濫刑之事不可不懲上曰大臣議定令憲府推之不必改之金城可適○下全州府尹李思鈞上疏曰別無舉行之事其曰文多實少豈如是其甚乎其疏略曰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守令視民如赤子民之視守令如父母民有不率如嚴父之教子然後上下相保名分不亂若徒知民之可恤而無教以率頽則民之不率者令有所不快於心思所以去之今亦見民之如是也恐

吾今日率頑而明日毀至也令畏其民民慢其令至有官自備貢以恤其民者欲免多桀之名反被寬額之誚彼豈知民可使恤不可使慢觀察使亦或以民之毀譽上下其令之第或以文書行滯指認為賢否文多實少上下相蒙虛偽自生如使進退守令專責其實不為浮文流謗所動則民志定習俗厚矣物之有名實宜副之名立於外實沒於內在法為待有事為未軍器之設所以備有用也設之已以實未稱名充棟滿架半是百年舊物盡為蠱蠹之食一日修一破數日補一折積日成月積月成歲今歲之鍊已作來歲之棄弓上百架百不十彎甲綴十部十無一掇其視箭槍胄仗物物皆然數盈千百積如丘陵將焉用之臣請盡去無用之器著力精鍊使皆可用今者四方無虞兵革以韜將惰卒懈衛士無馬可騎戍兵無弓可張每遇點閱轉相借與至以一段布為一日點馬之具胄甲弓矢不破則折守令曰彼自成習吾難卒變與其欲變而招謗不如因撫而有今且昇平安有外侮水使同流兵使復爾皆不知軍可使撫不可使過逸設有一隅生梗則雖韓曰為將亦何能赤手防敵隻身摧鋒臣近點府兵裝具二三者十無一二馬具大小者百無二三無馬者皆是無裝者居半若恬於因循不亟更張日又日

歲又歲卒遇有事雖威以鈇鉞限迫星火已無及矣是不獨扭於昇平為然亦由兵額過多而家無漏丁助其治產飢寒切身力不及裝入既無丁不能治產出又無保可以助行士馬何從而完何從而精宜減其額優其保家且有丁使之生業有贍軍馬可完萬有大舉其不在籍者亦皆出而為兵兵貴於精何必多為其曰步兵水軍者例赴土木驅使之役若不堪役必代人歸直代者或闕罪歸於已竟亦不堪而逃徵及一族一族不支延及遠族又有甚於此者選上是也不問貧富計口定責必取盈不支則逃逃則族從而散日銷月削臣請減其額踈其番以保其生不然則請減其貢毋盡其財○以鄭順朋為刑曹參議房貴温為司諫院正言李安世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李邕為慶源府使○

乙未

受常參

聽朝啓○

南袞辭禮曹判書及大提學不允○御不時

經筵侍讀官趙佑曰異端之中釋氏之事最近於理故古人曰其弊甚

於楊墨至於程子之門人多有逃入者此不可不知也參贊官朴世熹

曰其論心性皆近於理故其弊甚大是以程朱極力辨之然儒釋如陰

陽不可無也其盛衰各有時若前朝則不可齒論我朝世宗以東方

聖主至晚年好尚釋氏至作內佛堂是未知實陷於其術也然如弘文

館官負及成均館儒生皆上疏而極論之終不肯聽以至罷弘文館官
 負未知何故而然也今時則無少可疑然及至晚年志氣衰耗則亦安
 知有此弊也此不可不體念 上曰 世宗時崇佛事未之詳知是無
 乃高麗餘風未殄為習俗所移而然乎今時上下皆知其非必無此弊
 然所謂慎終如始之言果是矣遠慮不可無也且欲排佛氏者必欲毀
 寺刹此特不知其本耳僧若在雖無寺刹必為窟穴而為之居矣僧若
 無則寺刹徒為空器而已大抵僧人雖不作害游手而食莫甚於此若
 無僧人則寺刹自無矣今外方僧人推刷事不可不詳悉為之佑曰
 上教當矣○丙申 上御思政殿講專經文臣仍引知邊事宰相詢
 以邊事右贊成李長坤曰李芑每為六鎮之任於彼人瞻視似有我國
 人物不足之狀且芑可謂計慮長遠者也送之義州何如 上曰前日
 以芑人物可當於慶源故持擬除之也右議政安瑋曰申至衡雖知文
 學必不及於李芑以李芑為義州牧使申至衡為虞侯何如 上曰欲
 以武士為牧使故以玉衡為之耳長坤曰李芑亦有武才者也大司憲
 趙光祖曰慶尚道水使高自謙氣質殘弱且病不能治事前守安邊亦
 被論而適今不可為邊將也 上曰適之可也判書甲鎰曰左右所啓

如此當以李芑換申玉衡

上曰群議如此換之可也○丁酉

御不

時經筵○庚子

上親祭于宣陵○辛丑同副承旨洪彥弼以疾辭不

允○領議政鄭光弼辭以疾不許○以李延慶為司憲府持平李芑為

義州牧使曹閏孫為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禹孟善為忠清道兵馬節

度使○太白經天○壬寅

御朝講大司諫李成童曰黃海道風水之

災甚為駭愕致災之事必有所召

上曰災變果有如此之甚故已問

于三公若人心狃而為常則不可也昨日出東郊觀禾稼多不實此甚

可慮成童曰張彥良已為北青判官而今移為虞侯之任適代之間必

有弊焉

上曰果如所言人物不足故不得已爾成童曰李芑今為義

州牧使芑有武才且懷方略必善其任也然義州乃要害之處幸遭有

事則當被甲馳馬身先矢石之間者乃能其任芑則恐不能也

上曰

前日大臣等言之李長埏亦言芑之能於武事而可當其任故為之兩

諫院啓曰延安府使李繼福貪污不合刑曹正郎權愚不合六曹請並

適平安虞侯張彥良已為北青判官挈家而往今若移徙必有弊事憲

府亦請適權愚皆不允○中朝刷還濟州漂流人十七名○癸卯臺諫

啓前事命適李繼福權愚餘不允○御夜對待讀官趙佑曰小臣學術

本不足雖有志向氣質昏濁今官處重地甚為未安史臣曰佑前以工
曹佐郎登薦舉科遷弘文校理有一時物望及薦舉科罷居家不至窮
貧而營求小官得拜水運判官遂為結城縣監其所為別無所取時論
輕之如金錢之家貧親老不辭求官人皆怒之其守靜閣退必如李迺
慶姜隱然後可謂終保君子之志焉○甲辰政院啓曰講榻事昨與政
府議之則皆曰前日視學時亦未知其意故闕而不設問于中原禮部
郎中崔傑則云榻之為言床也非上降坐乃三者五更升坐之榻然未
知其詳姑闕不設使正朝使金世弼詳問而來後行其禮何如上曰
可○咸鏡道安邊府地震○乙巳謝恩使金克幅至自燕京書啓曰
皇帝出游行院與養漢的游戲無度行院是養漢的所聚處也帝又屢
幸會同館與撻子回回等諸酋相戲使回回具饌物帝自嘗之或着夷
服以習其俗出幸無常大監小官等輪次宿于此帝常以游戲為事
一不視朝都察院文章諫止不聽游戲自如六部尚書率其僚屬亦極
論列帝以越職論事特有尚書侍郎自郎中以下諸員令於午門外長
跪五日隨其罪之輕重而杖之自此朝無諫之者○丙午 上幸大學
館以大字 親祀先聖遂 御明倫堂視學行欽福禮畢餉儒生仍

命同知事尹倬等論難經義又講儒士史臣曰祭之時月星開霽廟貌
肅然邊豆靜嘉環珮鏗鏘 主上陞降誠意不散只聞玉聲而已及至
視學之時青矜濟濟充溢于庭觀聽者猶可以萬計也然其講論問難
尚愧於明帝而未洽於聽聞識者大有憾○諫院請仍張彥良從之○
丁未承旨朴世熹以尹孝聘越獄逃走事入啓 上曰此甚可駭世熹
曰晉州人物繁盛而牧使申永洪坐見叛獄而莫之擒請拿問從之○
命遣承旨問寧山君性病○憲府啓曰李認以吏曹佐郎陞弘文館校
理出身未以請逆韓世昌本以綺紈子弟不識事理不可為鐵山郡守
請適傳曰李認不可適世昌依啓○以尹自任為承政院左承旨權璜
為吏曹佐郎史臣曰璜前為正言欲駁判吏曹申錦以僚意不一未果
屢於經筵極論錦失至是璜為郎錦使有欲休之計錦士林所重別無
所失獨於金湜有不和能者璜識量暗淺常傳會湜之餘論有此議士
林深惜之○戊申 御朝講同知事趙光祖曰李認為拔理雖是可用
之人然汲汲擢用則臣未之知也又聞認為吏曹郎官時與同僚不相
協請姑適之使無浮薄之習 上曰以無人物故陞用耳光祖曰視學
之事極為盛美但講論之事頗似儒生所為而上下不能相為問答昔

漢之明帝非極至之主當臨雍拜老之日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今不能及誠為可憾其日事未從容而天意似不留念臣甚有恨於
中心也自此以後上亦平坐而講論可也上曰近見各道書狀風
水之變甚多民生甚可慮也光祖曰以今士習似有可觀而災變之作
無異於亂亡之世是因何事而然耶如臣輩居於重地恐致紀綱解弛
而然也上曰朝廷紀綱可謂解弛近見尹孝聘越獄之事甚駭愕光
祖曰臣等亦甚驚愕孝聘本在悖者其逃也死有餘罪若其子問父之
罪謀與奴僕脫之于獄則此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之類雖可罪
之其為人子無窮之情固不可顧其罪也臣見其子嘗上疏來訴于司
臣甚惜其人也正言房貴溫曰前者臣入于政院見有一人高聲讀人
之疏問之則孝聘之子也父在死獄當匍匐救之安敢陽陽然如平昔
之為哉光祖曰不為之讀則可也然豈以此論其人物哉史臣曰先祖
之言拘於私意聞人正論不能反悟尚以苟且之辭過之其在上前
猶敢如是况其他乎其為心術灼然可知矣光祖又啟李認不宜陞職
上曰可適○上引見開城留守趙元紀平安道節度使李安世○左議
政申用溉以病辭至再不允○太白經天○己酉大雪○聽朝啟持平

李延慶曰聞忠清監司柳雲臨僖時率清州妓至鎮川動樂於樓上令者朝廷新革女樂至欲不用於慈殿而雲以一道之主乃敢如是下民何所觀化請罷職使知其失獻納宋好智曰雲非不知是非而今聞延慶之啓果為失矣須適其職俾知其失上曰雲之善治朝廷皆稱羨而率妓動樂未為得矣於大臣意何如右議政安瑋曰今聞延慶之言柳雲之事甚為失矣女色惑人最易難解自非節操堅確者皆陷溺焉恐以此多傷人也好智曰戶曹正郎尹溪已失婚姻之禮事固不正不可為六曹郎官德川郡守李坤無廉恥之人請並適不允史臣曰溪初與宗室孽女約昏及登第取嫡女為妻後與沈思順相友日以飲酒為事思順為諫官又駁其不謹父喪非特薄其思順之賣友溪之取友人亦笑之坤於靖國時泣而哀乞得祭其熟人皆鄙之○咸鏡道觀察使孫仲暉以病辭職命適之○御書講○大司憲趙光祖等啓曰持平李延慶啓柳雲之失至請罷職而臣等前日之啓則以雲為能於職事請仍以一人之身而善惡立異以一司而公論岐異臣等在職未安命勿辭○諫院啓尹溪李坤事不允○金浦幼學朴珣上疏大略請擇任守令革罷訓導又曰參天地贊化育講明其道經綸其邦者宰

相之職也苟或不盡其心則何以盡人臣之道而致君於堯舜之聖乎
何以致陰陽於燮理乎頃者我國公卿大夫挾勢放恣無所忌憚斂財
巨萬奢侈相尚子弟第宅僭擬宮掖至於江湖山上新茅伐石掘土平
基數月之間華亭起焉飛甍凜凜丹青赫赫以為觀遊荒樂之所安有
臣克艱厥臣奉天惕若之理乎 殿下鑑廢朝之敗毀遊觀之所此臣
子所當鑒則而公卿大夫不體 聖旨常以構亭之華麗為誇而荒淫
無度伏願 殿下京外構亭者 命毀之以戒臣子咸與惟新則天之
休徵必應矣史臣曰世謂疏所言構亭游觀者指沈貞貞其時被論於
年少之輩時或遊會所構孔巖之亭其弟沈義惡其兄為陰族朴珣使
之疏云義之為人雖似愚妄然兄弟至親雖聞于墻當外禦其侮貞若
無議者則義必不至於是况義常詆毀其兄至於疏奏非一再不但止
此而已○京畿水原楊州等二十三邑下雪深可一二寸山野盡白至
翌日乃消○全羅道全州下雪人家簷薇花滿叢如夏初潭陽茂長梨
花開古阜郡雨雹桃及玉梅花滿開靈光淳昌等十二邑或雹或雪○
庚戌 御朝講 上曰近日災變無不作而昨日下午雪有如深冬甚可
驚愕也領事安瑋曰天灾物怪疊見層出致此之由雖未的知如臣無

才德者備負三公豈有一事可稱者乎天之降災恐必以此而致也古

之人主策免三公者豈無其由請逆臣職 上曰災變固不可指為某

事之招然最切者民事未穀在野而積雪如此其將何以收齊耶大司

諫李成童曰致災必有所由外方獄訟無乃不得其情而然耶 上曰

應天以實不以文恐其以文而不以實也予嘗以是為慮大司憲趙光祖

曰災沴之作若此不止豈無其由耶今朝廷清明上下協和則可矣而

或有被論而退者多不平其心則其氣自不得和矣○領議政鄭光弼

七議政安瑋因災變請免不允○憲府啓曰忠清監司柳雲率妓戲樂

不可表率一道請逆之晉州牧使申永洪既 命拿來而所犯非輕其

勢不可還任請先逆之諫院亦啓柳雲及尹溪事皆從之○三公請仍

任孫仲燾從之○冰○辛亥政院將兵曹意啓曰平安道節度使啓本

內建州衛野人事甚為可慮請與大臣議處其首長來言於邊將曰我

朝鮮其子弟欲報復宜可慮勞使之安集云節度使具由以聞上曰其與政府及知邊事宰相同議

以啓○以崔重洪為忠清道觀察使朴濠為判史事○憲府啓曰崔重

洪為忠清監司重洪平日所經歷處甚簡而且政迹然於教化黜陟

之任則短矣况久任之初多模畫建置之事請逆不允○壬子刑罪囚

十餘人○憲府請迺重洪又啓武科取人不可不講書 上曰重洪

曾有善治之迹不可迺也武科講書依所啓○癸丑京畿長湍府雨雹

雷震 甲寅忠清道忠州槐山延豐等邑地震屋宇皆鳴○乙卯 御

不時經筵 上御玉顯閣引見禮曹判書南袞右贊成李長坤京畿觀

察使韓效元等袞曰臣等往審 厚陵今年則非汲汲修改處也以不

緊之事動役於陵寢於神道恐為未安 上曰若不得已修改處則當

不顧民弊矣不然則不必動役也顧謂效元曰畿甸之內大有水災而

霜又早降禾稼多損窮民之生厥惟艱哉卿豈偶然惕念而措置耶

效元曰今年私儲盡蕩而公廩亦乏不得已而有漕運之策矣且畿甸之

民貢賦雜役倍於他道可為矜憫請與大臣議減可除之貢何如 上

曰貢物前日或有蠲減之時而各官猶不遵行故民不被實澤云其何

以然耶效元曰非徒守令不即遵行該司亦不趁時行移故然耳 上

曰將議于大臣○憲府請迺重洪從之○傳曰洪自淵只拔贖充軍

○以成雲為忠清道觀察使朴壕為兵曹參知徐祉為判決事朴薰為

司諫院司諫崔山斗為司憲府掌令○丙辰 御朝講執義朴守紋正

正金鉉論忠清道監司成雲不合方面之任請迺 上從之史臣曰昔

柳下惠三黜不怨者知其在我者雖見黜而亦未有見黜之實故在外之患不足介於吾心而怡然自得不見喜愠之色雲則不然一失其職逐舍之而不忘于心俟時得中猶日汲汲及其已卯禍發與其用事者助為唇齒以成其志小人之怨毒亦可戒也守紋曰本月二十一日刑叛獄罪人彼雖自作之罪為人上者當存自責之心而其日行望闕禮習儀舉朝皆往鼓吹如常甚為未安 上曰行刑之日本不視事而其行習儀禮曹之失也錢曰百姓方困於飢寒皆為流散之計而賦役則與古無異是可慮也同知事趙光祖曰今年凶荒尤甚而視為豐年之例不舉蠲減之事則恐無以救民之流離也錢曰京畿學校之事甚為廢弛臣竊寒心光祖曰京畿監司全不用心於學校等事甚不可也侍讀官趙佑曰今畿甸將為飢餓國家雖有蠲減之事民不得蒙其實惠矣然當此流離之時不為救濟則惡在其為民父母乎特進官閔祥安曰各官輸納於掌苑畧實果如榷子等物厥數甚多每欲啓減其數 上曰提調酌減其數則可矣何必捧承傳而後為之乎○丁巳同知中樞府事柳雲來啓曰允監司適還例授同知小臣則大有所失被駁而逆反為同知非徒小臣未安於心其於國政亦未為得也臣本無狀猥在宰

相之列而有如此之失其辱朝廷甚矣小臣若於聲色淡然之人則安
有如此之失乎平昔不為檢束故得其名也請適臣職而致罪使有所
懲戒史臣曰物議云雲事不然而李延慶所聞有誤云 上曰其適本
職是亦懲戒也勿辭○勅刑曹毋滯獄事○以朴壕為刑曹參判特授
申公濟為忠清道觀察使成雲為兵曹參知○戊午 御文講侍讀官
趙佑曰昨日特拜朴壕為參判臣等聞之至為未便特拜之事必須物
情稱服然後可矣壕之人物別無拔萃之材而如是超遷則窺伺僥倖
者恐從傍而闖然也 上曰壕雖非大材有純厚之心故特拜然物論
如此則適之亦宜說經慶世仁曰 特旨之事非輕不可為試驗而已
也 上曰非以為試驗意謂可用故耳○己未 御不時經筵講近思
錄侍講官竒遵論民同胞之理 上曰仁者以天地生物之心為心故
如是耳近來百姓飢荒將何以救之哉檢討官李認曰仁者天地生物
之心也人以生物為心而私意無所間則慈仁之心油然而生古之人
有視民如傷者下車泣辜而遠其庖厨乃出於自然之心也若其本心
有所矛盾則好殺而天理亡矣參贊官朴世熹曰 上之是念能擴而
充之則其效甚大其於教端克加體察可也遵曰臣見全羅道亦為凶

荒未穀已長而朽落於秋澇之餘不能結實而京畿為尤甚朝廷之運粟而救之者只賴全羅之穀而本道之凶灾如此將何以救之哉上曰然則為之奈何記事官趙九齡曰全羅之農事為秋澇所傷皆不得收穫且無絲花衣食俱艱今若轉運其道之穀則監司守令亦恐不得救本道之民世熹曰近觀國事大綱則幾已定矣豈有伺隙僥倖者乎但朝臣疾病者頗多三公之中二負病卧于家不能行事已過半年事多解弛大臣雖退在于家當不忘職事人君亦毋以退在為心每加咨諏可也非徒上下不問大臣等於辭免議事之際亦無別啓臣恐朝廷之事自此踈虞也近來朝廷論議之間或有未便之端凡於人物進退常為重難可也雖以公論而亦不可輕易者或有流言飛語而竟無實者矣臣每欲啓此事而嫌於越職而未敢也史臣曰時士林儕輩之間有相責而言之曰何必苟同時之不知者假此而欲擾之乃曰儕輩不相協或以飛語間之語侵有志之君子而聞之或因而疑焉世熹將憂其弊故反覆微諷冀上之知此弊而正之也上曰近來大臣疾病者果多朝廷之事似不如古豈其可乎遵與世熹進言言甚切懇史臣曰遵等自以千載相遇專恃聖明銳意圖治各陳所抱情辭懇至

上亦優容之非徒遵等為然一時狂簡之輩不揆時勢嚶嚶然而嘆以
為古治可復於當世舊習難以卒變而人心驚恠者多豈意奸邪因此
傍觀竊笑欲打盡於一網乎趙先祖雖知士習過激而不得裁抑形以
為憂未及措施以速士林之禍可勝惜哉（領議政鄭光弼以疾辭
上引見問救災安邊之策○太白書見○庚申全羅道興陽縣董巖里棠
花梨花處處開鼓（憲府啓曰今以朴壕特除為刑曹參判至為未穩請
改正從之○命納大明輿地圖于內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三十六

(B)
732.55
4724
[v.11]
no.18
0194220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18